公元2019年8月修訂版



蓮華集(一)

黃念祖居士答問篇

淨空九十一歲

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

前言

恩師黃念老於1987年8月到美東維州弘法，在幾場法會後面都有開放與會者發問，而於訪美期間訪客及其弟子亦數有發問；筆者與美國幾位同修後來於1989—1991年亦數次赴京拜見恩師並請教問題。此答問篇是根據當時的錄音整理而成，只可惜恩師已示寂，未經其親閱校正，特此聲明。

恩師曾於1989年在京對我們美國來訪的弟子說：「你們聽了之後，覺得特別應當向別人介紹，也可以把它變成文字，……你把這文字記活潑了就更好了，將來可以就都擺在這個《蓽草集》（註：《佛果克勤禪師心要》「拈一蓽草作丈六金身，拈丈六金身作一蓽草。」）裏頭。還是擱在文字裏頭好，可以反覆，就是我看了之

後再回頭再看，前頭翻，後頭翻，錄音帶沒有這個優點。就方便，錄音帶有錄音帶的好處，但是你要反覆的比較比較，前頭翻到後頭，後頭翻到前頭，到處去看看，這才容易深入，這就是文字的好處。」

恩師的開示理事皆備，處處無礙、禪淨密三宗圓融，此答問篇中的分類，乃筆者不自量力，大膽嚐試，只為讀者方便閱讀。分類所用文字，大都是恩師開示中常引的經論文句。又為尊重原味，故文中諸多口語予以保留。

筆者資歷淺薄，能力有限，筆錄文稿難盡完善，其中不免有錯聽、錯會及錯字，但確已盡己所能，敬請十方大德見諒並棒正。

筆者多年前開始將恩師開示錄音變成文字，原為自修以加深印象，以此做為個人深入學習的方法，後將文字稿傳給幾位同修參考，皆生了歡喜心，家姊蔡素琴居士及家嫂果圓居士亦將文稿數

度校對。近來經圓菩居士極力鼓勵，認為可以出書流通，並偕同華真、黃永欣、宗恒、淨明居士發心積極參與校對、出版及流通，特此感謝！希望有緣者能共沾法露。

本書為非賣品，出版後歡迎翻印流通，但請翻印者勿任意加減修改，有疑慮處請先來信賜教。

2016年初秋　龍樹大士聖誕

妙圓（shufo33@gmail.com）於美西家中

再言

此書初、二版於北京發行流通後，復由高雄淨宗學會參予校對，白石文化出版社重新編排及設計封面，並於台灣出版流通，特此註明並致謝！

莖草集（一）—黃念祖居士答問篇 目錄

一、圓人修一日，等於一般人修一劫……1
二、修行方要……69
三、若要佛不離口，先須珠不離手……130
四、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……139
五、信為道源功德母……147
六、不離佛法而行世法，不廢世法而證佛法……152
七、往生正因……163
八、無量光明遍照一切，極樂娑婆同一法界……192
九、六七因中轉，五八果上圓……201

十、了則業障本來空，未了則須償宿債……217
十一、密宗……241
十二、禪宗……281
十三、臨終津梁……303
十四、《大經解》答問……319
十五、其他……377

莖草集㈠——黃念祖居士答問篇

一、圓人修一日，等於一般人修一劫

●TM居士問：燃臂供佛是代表他求法的決心，還是有其他的意義？

這個事情是在《法華經》裏面，後來蓮池大師不主張這樣做。在《法華》裏頭，藥王菩薩焚兩臂供養。所以隋朝的大德他讀《法華經》讀到了這個時候，豁然開朗，他見到靈山一會儼然未散，證到陀羅尼。他捨這兩個臂，這個肉體我可以忍辱忍痛拿去做供養。其實佛要你這個幹什麼呢？它是表示捨掉斷常二見，斷見和常見。因為眾生不是斷見，就是常見。

這個斷見，中國老的說法，現在科學有一些人的說法，「死了

就完了嘛，還有什麼？」就斷滅了，屬於斷見。常見呢，就是像耶穌教，將來要審判，上天的要上天，入地獄的入地獄。那上天的老在天上，入地獄的老在地獄；道教要修到九轉丹成，不壞之體，老長存，都屬於常見。所以不是倒在這邊，就是倒在那邊，不是落斷，就是落常。更有，他一會兒落斷，一會兒落常，這就病更深了。

我們首先就是要捨掉「斷」和「常」兩個見。有的人修得我就是長存不老，這就是道教的概念，這個思想中有常見的成分。我們說證到無生，入無生所以就無滅，生滅都斷了，我們是這個概念。還有這個阿賴耶識，所以佛教每一個地方都比別人高就高在這裏，我們阿賴耶識就是不斷不常。不是說死了黃某某，這地方死了永遠是這個樣子，什麼時候要找黃某某，找這個靈魂就是黃某某，這個就是一個常見，還有所謂靈魂。

阿賴耶識是什麼？阿賴耶識很微妙，去後來先，這第八識，死的時候最後去，來的時候最先來，先入胎。阿賴耶識又稱為藏識，我們所有的一切一切，所見所聞這一切訊息他都存入檔案，這叫阿賴耶識。這阿賴耶識是相似相續，他離開斷、離開常，因為相似就不是常，沒有一個東西常存。前面一個，後面一個，這兩個相似，所以他不是一個東西常存。所以相似就避免了常見，相續就避免了斷見。

怎麼說相似相續呢？現在其實我們這一說話，大家腦子就進去很多很多訊息，現在的你已經不是剛才的你了，現在的你跟剛才的你只是相似，你已經變了，你這個阿賴耶識已經變了，不斷的在變，不斷的在什麼。我們修行也是在薰阿賴耶識，我們本有的如來佛性薰這個無明。我們聽了許多妙法，這些法又來薰無明，這樣子無明慢慢就薄了。那麼這無明在變，當然阿賴耶識也在變，他是相

似相續。相反的，殺盜淫增加，增加這些個染。你每一件事情不但是造了罪，它還給你一個染，你去酒吧間荒淫這些東西，這個縱酒，這一切都使得你這些惡念、染污更纏縛、更深，都在變化。

他都不是死的，他跟過去只是相續。所以我們人類都是在變化，我們在說話期間，我們有很多細胞已經死了，很多細胞又出來了，腦子裏頭進來很多新的東西，思想裏起了很多變化。這個時候咱們已經圍著地球又轉了好多萬里了，地球在太空中兜圈又兜了好多了，都不是剛才剛一見面時候的情況了。但是你不覺得，為什麼？他相似啊。

不斷不常，從阿賴耶識一直到成就的果，這因都是如此，不落斷常。這是佛法高於一切宗教的地方，也高於一切科學的地方，它總是不落二邊，不是抓著某一邊。一落到一邊就成為邊見了，邊見

就是見惑。破見惑思惑證阿羅漢，初果就是破見惑。修行要使身體健康，長生不老，使得身體起變化，都是身見。現在這些氣功，整個在身見裏頭。首先破身見，破邊見。落邊，落常邊，落斷邊，落有邊，落無邊。常見就落有邊，斷見就落到無邊，有和無也是兩個邊，總是落邊，這是邊見。邪見，不符於我們現在種種……。

見惑有十種，要把十種見惑破了才是初果，所以這麼堅出三界很難。貪瞋痴慢都破了，貪心、瞋恨心、愚痴心，實際上我們眾生怎麼離得了貪瞋痴？看一個好東西想去買，它沒有了，不高興，沒買到。這一念你覺得很自然，其實它就是貪心。一心情不好就生氣，還有許多該看得開的看不開，整個都在貪瞋痴裏頭。所以要真正直的來去修，你要破見惑，還要破思惑，不但咱們人類的，連天界的，連最高天界的他們那種貪瞋痴慢都斷盡了，才證阿羅漢，才

能出生死，所以非常難非常難。

現在世界上修小乘法的人，可以證初果的還有，但證到阿羅漢的人幾乎就沒有了。就說這條道很少人走得通，往生法門之可貴就在這兒。你帶惑往生，這些惑沒有解決，你帶著都可以往生。只要你這一生是在那斷惑，不是在增加惑。你一點也不努力，放縱貪瞋痴，也不肯懺悔，也不肯消罪，就完全靠彌陀願力，「他加持我，帶我往生」，這個就不行。只要你努力去斷，你斷不清楚沒有關係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LH居士問：想要去掉斷常二見，是意念的問題，為什麼一定要斷臂來表示呢？

都是表法，焚身都是表法。他這時候以割斷這個表示我去掉這

兩種見，人不是落斷就是落常，就如人有兩個臂是離不開的，那麼我把它割斷，是表示這個法。

修《法華》的人有很多焚身的故事，一直到清朝還有人焚身。我的舅公，現在大家看戊戌政變這個歷史是康有為、梁啟超，這裏頭最後一個幕後人是我的舅公，他是珍妃的老師，康梁的朋友。我這個舅公是個維新的，他們這些思想通過我舅公傳達給珍妃，珍妃影響光緒，這樣有戊戌政變。文廷式，我們這個佛教是從文廷式傳到我舅父梅老居士，我的母親，這麼引來的。當然我們黃家也是世代信佛，這麼兩個來源。

是文家的我一個舅公曾看見過這個事情，三個和尚焚身，築了高臺，好多人參觀。第一個，生了柴火，潑了油，那時候還沒有汽油，是煤油，點煤油燈的煤油，燒起來。這個和尚燒了之後，連

袈裟的扣子，這搭扣都沒動，大家禮拜讚歎。第二個，這個燒到一半的時候，還都是很安然，忽然間他大叫了一聲，就滾下來了。沒辦法，已經燒了一半了，只有趕緊潑煤油，就是燒得快一點。第三個，磕了磕頭，不幹了。有人說如果這兩個調一調也許還可以，第三個也可能成功。他因為看見第二個太可怕了，定力不夠。

蓮池大師說你拿發的那個心施捨，不要以這個肉體，以此作為供養，這本來是想升高，但是你定力不足，在你痛苦之中，往往會生起憎恨心，你是想升高，反而墮落。所以蓮池大師就不主張這麼做。在密教是不允許的，不允許摧殘自己的身體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㈢SC居士問：佛在因地的時候有捨身餵虎、餵鷹這些故事，那在密

宗裏這一些算不算犯戒？

菩薩修六度的時候，有專修某一度。專修悲心、慈心或專修布施度的時候，他唯一是布施，他就忘了自己，一切都可以布施，那就可以餵老虎吃。

我們小時候，母親給我們講釋迦牟尼佛過去因中的一些事情，我們都藏在帳子裏頭哭。釋迦牟尼他國王王位都捨了，什麼都捨了，就帶著皇后和幾個王子在山林裏頭就是採果子吃。他自個兒在打坐，他們去採果子。那一天來了一個人，見國王說：「你是修布施的，我跟你化緣。」國王說：「我已經無所有了。」「我就化你這幾個孩子。」「化孩子，好吧，那我就布施給你。」把孩子就領走。媽媽採了果子回來，一見一問：「孩兒怎麼都布施走了？」兜著的果子拿不住，一撒手果子都掉了。過後，這個人又來了，他說：「我現在還

要跟你化緣。」他說：「我沒有孩子了。」「那我化你的老婆。」那也就布施給他了。但是後來還來，他說：「我無所有。」他說：「我化你，要你，你給我做奴才。」所以他修布施度，就都滿他們的願。

你要修禪定度，一切都不動，這一切都無所見、無所有、無所為，都沒有這些事。所以有時菩薩在他修某一度的時候，他就是很單純。現在我們做這個事情，是不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投身飼虎？現在還沒有這個必要嘛，是不是。大家可能說老虎是害人的，你還去餵牠？你還讓你自個兒去餵牠？比方剛才我們說，你一個人修法，對於法界有這麼大重要性，所以這些個考慮主要一個共同的是利他，我們抓著一個共同的就夠了。

我把我的身體不要去餵老虎，是利他，不是為自己。現在我們說學密的人應該很愛護自己，好好去修法，不是想長生不老，我常

住世間是為了眾生慧命要住持正法，我要再修持，使得整個菩提的正氣，祥和之氣，能夠常住世間，是為了利他。你要是為了利己，那怎麼著也不對。你餵老虎，「我餵了老虎，我能得功德，我就能解脫了，上天了」，那你這個不對。你為了自己，我要常住世間，我什麼都不肯做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，這不行。所以就是這個，總的在這些地方。

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，專修某一度的時候，是有這些特殊的事情，不然好像這是很愚蠢的事情，但是我們就取他這種純的大悲心，到極點的大悲心，我們不需要去效法。我們是可以讚歎的，不需要去效法。你跑到動物園去，你看見老虎，你跳下去。牠有得吃，動物園養得很好，這個就不行，這個就要犯密宗那個戒了，事情就是這樣。

所以這個事情道理很清楚的，我們也不要怕它，自然而然。你就問你的內心，當然往往不能達到那個最殊勝最圓滿之處，但只要是真純的，你是慈悲心，利他的心，為法的心，如來悉知悉見，都是供養。眾生很難做到最佳的情況，他到那個時候就知道那是對大家最佳的方案，這個是不見得能做得到的。比如我回答一個問題，確實是我最佳回答，那這個就很難說了，但我是盡我最大的努力來滿足，來回答，這個就是在我的份上，就這麼做，也就對了。因為我不能夠做到最佳方案，因此不能做到最殊勝的回答，我就不回答了，那又不行了。所以這個就是這樣，你自己能夠放心就可以。我問了，我這個動機是這樣的，沒有什麼摻雜，而且是在護持佛法，利益眾生，也都對。

戒律也是如此。主要現在不研究戒律了，這個戒律非常之圓

融。釋迦牟尼佛有一生不是殺人嗎？不但無罪，反而有功德。在船上，他是一個和尚，船夫就不迴避他。船上很多富商，這是個黑船，他們就商量什麼時候下手，把船上頭這一些人都殺死，得他們的財寶。這個和尚就聽見了，因為是和尚他們就沒有想殺害他，也沒有防備。聽見了，他一想「這不得了，你看船上這麼多人都要被殺，而且更不得了的，這些人做了這些事，犯了這些罪，殺了這麼多人，他要受報，而且這個報他要多少生才還得完，我怎麼能夠阻止這個事情？勸這些人也是不可能；告訴他們，他們也沒地方跑，唯一的辦法只有我破戒了，我把這要殺人的殺掉。」他就這麼做了。趁他們不防備，他拿刀把開船的人殺掉。殺掉之後，就跑到師父那兒痛哭，說：「我破戒了，我犯了殺戒。」師父說：「你沒有破戒。」

所以我們對於戒律也是如此，不要很怕，但是要常常想到戒

律，就在這兒。不要明知故犯。如來的智慧是無量無邊的，他一切都洞達，這些情況完全清楚。當然有些事情不光是動機，還要看效果。有的效果也不好，可以懺悔嘛，這個懺悔是要經常的。你是想做好事，這個事情沒有做好，中間就不斷的進行懺悔，所以普賢菩薩說他懺悔是無有窮盡的，他盡未來際都要懺悔啊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㈣TC居士問：《四十二章經》裏面說「汝意不可信」，像我們常常不管有否正知正念，我們就覺得這個是正知正念，那這怎麼跟「汝意不可信」融會在一起？

這很好的一個問題。《四十二章經》：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」這是我們老要記住的，要強調的。我們現在腦子裏頭的這些還

都在這個範圍之內，但是所不同的呢，中間偶爾出現了一些無漏成份。這打個比方像吃筍，剝筍皮都是去東西，這個筍皮剝下一層再剝一層，我們真正的修持就是剝筍皮。現在你所有的就都在這一層皮，剝掉了，下面一層乾淨多了，但那還不是筍心，還是皮。

這裏頭包括的，不管你想的是什麼，總之是這一層皮的內容，無漏成份也是這一層皮的內容，妄想更是這一層皮的內容，但是比剛才那一層皮乾淨多了，沒有那麼多泥巴了。剝掉了，不斷的剝，筍子就出來了，就是這。你說我這一句話是對的，我要執住它，抓住它，這就是執著，常常叫做「繫驢橛」，「一句合頭語，萬劫繫驢橛」。就是有一個座右銘，我就記住了，我就抱住這一句話，就是它，老就認準了它，這就是「繫驢橛」。

如來無有定法可說，亦無有定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都

在筍皮中包，但是一層比一層乾淨，一層比一層接近筍心。這你放心，但現在不是！你就是也只是正智，正智還不是，到如如才是，才是筍心，越來越接近筍心，要不停的剝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㈤HC居士問：念佛迴向給衆生，跟迴向給單一個人，功德是否一樣？

這個事打個比方，你現在只有一塊錢，你要是只給一個人呢，那麼他得一塊錢；你要給一百個人呢，一人只得一分錢，是不是？那麼就不如都給一個人，你這就是這麼算出一個帳，不知道還有一本帳啊。你肯這麼迴向的話，你的功德就不是一塊錢。

你念佛的功德本來是一塊錢，大家一分，一百人一分就一人一

分錢了；你肯為大家迴向，這麼發心去念，因此你這功德是一萬塊錢哪。一萬塊錢，那每個人得百分之一，還等於全部的一百塊錢，或許一萬錢的比例還不夠，十萬塊，那這時候就是他只得百分之一，他也得了一千塊，比那個不迴向給旁人的還是得的多。

實際上，你迴向給旁人的時候，你那個功德就接近無限大，大的不可思議啊，你怎麼分都比原來功德本身的那一份要多，這一點是很難想得通的。為什麼這功德就幾萬倍，幾十萬倍，幾萬萬倍的翻上去？因為你這樣的心是佛菩薩的心哪。我只為我一個親屬，替他求，替他做功德，這還是普通人的心，而人的心用人的心去念，功德一定有，但是用佛的心去念的話，當然比人的心去念要大幾萬倍，幾萬萬倍，幾億倍，帳實際就是這麼一個帳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㈥TC居士問：您曾經說過，圓人修一日，等於一般人修一劫。那我們現在要怎麼當圓人？

圓人的特點就是見是圓的。這見很重要，有了圓見就是圓人，因此你修一天，等於別人修一劫。這個見確實重要，種種的看法，要向上提高的話，就是要去掉以前的見。捨身體都容易，要捨掉一個見好難哪，這是一個最困難的事情。大家都不捨見，他就覺得跟自個兒見上差不多，他有他一個標準，他有個道德標準，所以我說當時選舉的話，六祖是一票也沒有啊，是吧，那就是神秀啊。神秀是很不錯的，武則天是讓神秀當國師，他一點私心沒有，神秀說：「我不配當國師，我沒有得衣缽，我的那個惠能師兄他確實是有。」武則天就派人去請他，他不肯來，所以神秀還是很了不起的，就在這地方。這是說明神秀並沒有要去搶衣缽，沒有私心。

另外有個人又評論，這些話都是平時聽進來的，說雖然武則天那兒推薦神秀當國師，他不肯當，但是惠能究竟比他高在哪裏，他不知道，他只能迷信，反正師父沒把衣缽給我而給了他，他一定比我高，他是高在哪兒他不懂。這是虎禪師的言論，他言論都很好，就說明這些事裏頭很有天地。神秀很不錯，所以夏老師說：「南能北秀未容偏」，「南能」，惠能是六祖；北方是神秀，不可以偏在哪一邊。神秀他已經是很直捷了，心地像個明鏡臺，要天天常常擦擦，不要讓它髒了。這個大家正是用得上，大家先還是按神秀這個地方用，但是在用的時候，同時知道本來無一物，惠能那又直捷了當一點，所以這兩個偈子擺在一塊兒看，它是很好的。

為什麼六祖那個偈子五祖給他擦掉了，說「也沒見性」，對的嘛，就是還沒見性，要見性不需要再講了。又把他找來再講，講

了之後又講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他這才啊何其自性如何如何……一大串，才悟，才把衣缽給他，才跟他說：「你現在是丈夫天人師，你就是佛了。」

這裏頭就是在見上，在見上。你看六祖只聽了半部經，就這一點，多一點也沒有，他超神秀。他沒有別的，他到了五祖那兒，沒有聞法，沒有什麼，他就勞動。他圓人寫自己（本來無一物），他自己就超過神秀，所以圓人就厲害了，他見圓哪。這裏頭並不是他有什麼神通，有些什麼，沒有啊，不是那個事，那反而耽誤事了。走那一條路，是走一條很費事的路，很麻煩的路，並不顯得他高。

所以要想見圓，先要放棄自個兒的這一些東西，就是要放棄，不要堅持。多看一些佛經什麼的，多體會一些，總之這個轉換得快，圓見出現得就快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❼ LT居士問：「如如不動，感而遂通」，還有「諸法如如，一念不生」，這兩句怎麼解釋？有什麼差別？

「如如不動」，很多人都解釋錯了。《金剛經》的話：「云何為人解說，……，如如不動。」大家就看見後頭兩個字「不動」，以為心不動就對了。那只是個定，早得很呢，關鍵是「如如」。第二個「如」字是名詞，第一個「如」字是動詞，所以第二個「如」字是真如，第一個「如」字是如同，如同那個真如而沒有變動，就老如同那個真如，不是一個不動。這個意思就有點相近於禪宗所說的「安住於法身」了。真如就是法身，老如這個如還不動，這不就安住在法身了嗎？這是一個很高的境界。光是個不動，是個定，定那不知在哪兒去了，離這遠得很哪。

「感而遂通」是孔子說的，不光是釋迦牟尼說，孔子也說了。

《易經》裏頭：「無思也。無為也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。」光是「感而遂通」這句話沒有什麼道理。很簡單嘛，兩個戀人或者親戚，有一個要遭難很那個，另一個人心裏就知道了，感通。我非常思念對方或做夢或什麼，這都可以感通，「感而遂通」，一般也都有。但寂然不動而感而遂通，這才殊勝，是在無所動之中，而還有感通；雖有感、雖有通，他仍然是無所動。事理無礙，「感而遂通」是事，「寂然不動」是理。「感而遂通」，我念佛菩薩，佛就加被我，這也是感通嘛，這不也常見的事；曾子在外頭，母親咬手指頭，曾子趕緊回家了，母親心裏頭難過，是感通嘛，這不就是感通？「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。」就殊勝了，我無所動而相感相通。

所以「感而遂通」在這個地方，就跟常寂光似的，在寂，寂是寂靜、寂默，可是他常照，照就什麼都知道了，都照見了。照而常寂，

照是事，寂是理，這又是事理無礙，所以事理無礙是很殊勝境界。

一念不生，有人說「莫謂無心便是道，無心猶隔一重關」，所以我大概是在寫《谷響集》裏頭，就寫了幾句嘛，說：「掩耳不聞末後句，無心猶隔一重關。」你無心，無心還隔著一重關呢，所以一念不生就是無心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㊽TC居士問：那個「佛心自心無二無別」，還有我們常說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」，這個「心」是哪個心？是我們現在想心事的這個心嗎？

就是你現在能念佛的這個心，現在就是這個心。總之你能念佛這個心稱為始覺，他是一種覺悟。始覺是從本覺生出來的，本覺當然是佛了，眾生就是不覺就迷了。你現在開始念咒，開始念佛，就

稱為始覺。開始這個始覺是從本覺出來的，你說他不同也可以，說這個是始覺那個是本覺，但是始覺是從本覺生的，最後始覺還是要合本覺，始本不二，不是兩個就不二，所以你現在這個心就是從你的真心所生出的，你就這麼去念，這就是「是心作佛」。

再就告訴你，你作佛的這個心他本來就是從本覺生，本覺就是無量光、無量壽。所以這樣的一些法它直接，我們是從我們的本心開始始覺來修持，修持在什麼地方？這關係很大，始覺要合本。始覺合本才始本不離，才能走上覺悟的道路。你產生始覺，結果沒有合本覺，那這個始覺也沒起什麼作用了。你拿手電燈照，它照外頭去了，沒有照你本心；珠子就不一樣，我們這個修就如珠子生光，珠子生了光，珠子首先是把珠子照亮。所以我們念佛這個譬喻是最好的了，從珠生光，還照本珠，珠子生了始覺，始覺照的就是本覺。

這又有很多名字，「從性起修，性修不二」。還有說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」、「心作心是」，這都是說明這個殊勝的地方。我們就這麼做譬喻吧，珠子放光，珠子的光就照亮了這個珠子，珠子愈顯光，珠子就照得越清楚。所以你這個念佛念什麼？是珠子放光。光照了什麼？照你的本性。那麼就這樣不斷的修習，始本不離，直趨覺路。

「暫爾相違，便墮無明」，你不念，跟他一相違，馬上就回覆到無明裏頭了，所以我們這是一陣一陣地，要證到三昧就好了，證到三昧還不行，要證到陀羅尼就殊勝了。因為證到三昧，你要住在這個三昧才顯現這個三昧中的境界。所以為什麼釋迦牟尼佛曾經拜過的師父，其中一個有神通會飛，他就飛了去受供，因為國王很恭敬他，他飛來之後，他獻供。一天國王有事情不能接待了，讓公主

跟婢女替他。公主就恭恭敬敬地獻上供養，手接他的足頂禮。這位老修行看見這個公主很美貌，給她這麼一接足一什麼，忽然間心一動，糟了，不能飛了。所以這個三昧什麼，這些都是，連一切什麼禪定，甚至於神通，都是易失而難得啊。得來好不容易，丟掉好容易。

有一個郵電部的老工程師，他是有些神通，他念了咒花會點頭。他從前捉過妖，把妖捉到玻璃瓶裏頭，那妖就像點香的煙似地一個人的樣子，很生氣。捉了妖之後大家都來看，萬人空巷，後來就說要取締，說你是妖人，你在惑眾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㊈LK居士問：怎麼入佛知見啊？

她的問題大家誰有高見，怎麼入佛知見？是要好好念咒還是去

研究經典？一個提出了要去研究，一個要去修持，這兩方面都是對的，就不離開這個嘛。同時，在入佛知見的同時，就捨掉了你原有的世間知見，所以這裏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字，是「捨」字。

四無量心：慈無量、悲無量、喜無量、捨無量，很多人把這個「捨」字講錯了，講淺了，以為這個捨是施捨的捨，很多人恐怕就這麼講這麼體會了，這個講錯了。施捨這一度包括在慈悲裏頭了，你既然慈悲，怎麼能不施捨呢？所以人家要財物，給人家財物；人家要你頭目腦髓，給人家頭目腦髓；要眼睛給眼睛，舍利弗那時候兩個眼睛都給人家了，人家說是臭的！這就是大乘不好當啊。這個捨在慈悲裏頭就有了。

就是捨你自個兒的一切見、一切分別。所以「捨身容易，捨見難。」就是捨在這兒。我們就是有一個成見，這個成見很牢固。老

子的話：「為學日增，」做學問一天天進步，一天天增加，這個高等代數，學了微積分、微分方程，還有學更新的這些數學，什麼拉氏變換等等等等好多東西，這增加了，你本來不會，現在會了。現在更有很多東西，電腦啊好些方面，這種種新的技術，譬如超導，你這學不完的。這「為學日增」。

「為道日損。」咱們中國基礎很好，就是有了孔子和老子這個基礎，孔子完全是人乘道的登峰造極，老子是天乘。為道是日損，去掉東西，損失東西。修道就跟咱們《心經》那個無所得是一樣的。現在很多人修的就我得點什麼，得點什麼，得點什麼，全走上錯路了。要無所得，這是去東西，所以在修行過程中我們只是去東西。

我常打比方，咱們修行的人要像剝筍皮一樣，當然頓那就一下沒有剝筍皮了，我們現在難，沒有那麼頓了。沒有那麼頓，那就漸

漸修，漸漸修那就像剝筍皮。就是剝一層，去掉一層粗的髒的，看起來好看一些了、乾淨一些了，但還不是筍心，你還要剝。剝到無可剝了，沒有可剝了，那就是筍心了，那筍子都乾淨了。到無可剝的時候，那筍皮就盡了，捨到無可捨的時候，本來就顯現了。

現在我們就是要剝筍皮，要去掉這個筍皮，要意味著一個捨，是去東西，不是添東西。往往我們修行喜歡增加什麼，增加什麼，會有所增加，你增加禪定的力量了。你本來是坐三小時，能坐五個小時，能坐一天了等等了；你可以發現這個通那個通了，這個增長了；或者你能發現你有辯才，說法無礙，橫說豎說都無礙。這個都可以增長，但這都不是道，道是日損，去掉東西。

我們真要入佛知見，就要體會這個，要去掉一切有所得心。「必須除盡有所得心，方能行至行不到處。」這個佛知見是行不到

處，不是你修行所能達到的地方，所以稱為行不到處。

大手印講，你要是執著的話，一切的什麼生起次第、圓滿次第、氣脈明點，不但沒有好處，反而成為障礙。這話很尖銳啊！我們都要很好的猛省，自己過去是不是這樣？對於這個有一剎那的相應，你無始的重罪都消滅，不一定要開悟啊。這一剎那你能相應，就打個火花，打完就沒有了，就能滅無始重罪，這個它殊勝啊。必須除盡有所得心，方能行至……行到什麼地方？到那個行不到處，那個由行所不能達到的地方。這個回答就是比較徹底的回答。

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十 LK居士問：「心、佛、衆生三無差別」，所以要常常觀想我是佛，可是現在是要去掉有所得心，那這個「我是佛」算不算是一種

得？

這個「我」是誰？釋迦牟尼佛降世第一句話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他自行七步說了這句話，所以雲門就說了：「我當時若在，一棒子打殺餵狗子吃。」有人就說雲門這個話太……，有人說雲門這話是報恩嘛，報佛的恩。你把這個「我」體會在「我見」的那個「我」，那當然應該一棒子打死，還唯我獨尊？那打死餵狗，哈哈哈……。這個「我」是你妄想執著遮蓋的那個真我、那個太陽。他本來就是佛，而且佛都是從他流出來的，所以他這是超佛越祖，超過了佛，跳過了祖師。我們這個殊勝就在此。

所以「佛之一字，吾不喜聞。」趙州的話，他認識到了現在我們所謂的佛都是報身佛、化身佛。到咱們世界來的釋迦牟尼佛是化身佛，化身佛都是法身流現出來的，法身流現報身，報身流現化

身。咱們本來相同具有的是法身的如來，佛就是從我們自己所現出來的，不但我就是佛，而且佛是從我現出來的，十法界都是我現出來的。這個我可不是那個妄我，是那個真我，這個地方要很好的分別。

那個妄我，這《金剛經》的話：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」首先要破的就是破我相。阿羅漢之所以證阿羅漢，他破了這個我，這個「人我」他沒有了，都是破，就是破得徹底不徹底。一條路就他只走了一段，他是破了「人我」的我，還有「法我」沒破。他還有四諦法可修，有阿羅漢可證，就差在執著，所以他就發不起大乘心，就入涅槃了。他認為有這個法，他就抓實了，就到這兒為止了，所以很可惜，還有「法我」沒破。所以二無我，唯識有這兩句話嘛：「五法三自性，八識二無我。」這總結的很好，兩個無我，不是一個無我。不是增長我慢的那個我呢，那是妄我。

《楞嚴》的話，阿難已經能聽那麼多經，已經證初果有天眼通，還讓魔女給魔住了，為什麼？釋迦牟尼佛總結，很多人修行沒有成功，反而墮成魔魅，就是不明白這兩種根本，一個就是生死根本，就是這個妄心妄我；可是還有涅槃的根本同時在我們心裏頭。但現在就是妄想執著使得我們這個不能顯現，所以現在我們說的法就是指明你還有一個真我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㊦LH居士問：達摩祖師強調見性，在《達摩祖師血脈論》中，他說一切修行人讀經是增智慧，行善是得福報，念佛消業障，這些都是六道的東西，如果沒有見性的話都是魔說。那說法的師父沒有見性的話，他又不叫人家求生淨土，按達摩祖師的講法，那不都是魔說了嗎？

它是這樣，所以剛才我就說了，那德山也是禪宗很特殊的，對於這一切都否定。那直指向上，不但是法身，法身還要向上。整個的佛法真正要說到圓，禪是頓還不是圓。所謂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，我們常常說圓頓教圓頓教，圓和頓就往往是密切的關係，雖然是密切關係，但還是有差別。頓就是不經過階梯，頓然成就，以這個為主。圓則是圓融、廣大、圓滿，到了圓人就法法皆圓。如果圓人說，「我這個法是圓是最殊勝，你們法都不是圓，你們是小、是始、是終，只是頓，你們還都沒有到圓，唯獨我是最圓、我是最高。」那麼這個人就不配叫做圓人，他就有了分別。

到了圓人就法法皆圓，小乘也是圓，而頓不是這麼主張，頓他突出就是指著最要緊的這一著，唯此其餘的都不是。但是到了圓教，雖然是法法皆圓，但他還是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，他還有個

圓。不過既然是個圓人，他就看這一切都圓，所以就萬善同歸，你行這個善，最後最後都要歸到佛的大誓願海，只是要經過一些過程而已。你要經過一些時間，時間有長有短，時間是眾生的錯覺，那不就都平等了嘛。你所經過的差別，只是一個眾生的錯覺，沒有什麼叫一剎那，什麼叫三大阿僧祇劫。

《法華》最初是三乘法，有阿羅漢什麼什麼，這都是化城，最後都要叫他發大乘心，都要求大乘，發心行菩薩道，都要成佛。現在所謂的南傳派，就是錫蘭（斯里蘭卡）、泰國什麼這些都是小乘法，他們雖然是小乘法只是自求阿羅漢，這是個過程，最後他們還都是要趨向於一乘，最後還都是成佛，還都是悟到這個大圓滿的海裏頭，所以就法法皆圓。

達摩什麼什麼這些祖師，德山他們所說的，代表頓教的特點。

要頓，那這裏就頓不起來，這要破了時間才平等，但你還承認時間那就不頓，它要經過很長的時間。所以還是有分別的，但雖然有分別，沒有一個不圓，最後最後哪怕一個小水河，全都要流入大海，一切江河都要匯歸大海。在開始的時候有分別，最後同歸於海。就是這樣，所以這一切，而且行善等等的，還是很重要的。

所以我們就主張福慧雙修，這一切功德還是要做，但這些功德不要執著，就是行雲流水，「三輪體空」哪。「三輪體空」那就是般若，就是圓教了，是吧。所以「即事而真」，剛才說的，一切皆真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SC居士問：《心經》說「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，」然後後面又說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這不是矛盾嗎？這是不是跟《金

剛經》講的終日度衆生但終日無所度也是相同的意義？

相同的。

SC居士：所以並不矛盾。

不矛盾。所以無得才得，有得就不是得了，就是無得之得才是真得，所以修無修之修，證無證之證。你修的那個是無修的修的時候，你證的那個是沒有證的證，這才得證。所以你無所得，那就是，你這證是無修之修，你那證的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也是無證之證。無證之證還是證了嘛，這才真的證了。所以離開一切執著。

這一切是離開一切執著，但不是落空，很關鍵就是在這兒，正因為你離開這些執著，才能……，用這話語言就有毛病了，才能真得。這個「得」字大家要體會，因為你離開了這個得才能真得，

你那有所得的都是假得，就是這，我們就這。所以這個語言表達就很難，微妙也就在此，所以《金剛經》特別補充一句，不落斷滅相，沒有斷滅，「於法不說斷滅相」。有的人就是「豁達空，撥因果。」他什麼都沒有了，那就是錯誤了。就是在於這一些，剛剛說到密宗「即事而真」，事它就是真哪。

蕅益大師，這有所得，能得所得、能證所證都是實相，這就到了大圓滿境界了，這就更沒有取捨了。目前我們還是稍微取捨，首先從去掉這有為、有求、有所得的心這樣去修，這樣功德殊勝得多，這樣才能真得。而逐漸逐漸不但體解了這個般若，我們還真正要般若充份的發展成為大圓滿的見解，就是圓教的見解，而且一切法無非佛法。

就剛才我那個說：「雖知眾生無可度而我度生願無窮。」在無度

之中，底下不是空了，空了正好行萬善，因為你就沒有被什麼東西所侷限。既然是心空了，就沒有被侷限了，就沒有什麼容不下的，就你一切都容哪，所以一切都在我的心之內，我行的善就普益一切。這都是心的境界，心是最真實的，「只這心心心是佛」嘛，這一切就是如此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十二 SC居士問：您講過雍正是開悟的人，可是在歷史上大家對他有好多意見。那如果是一個開悟的人，他怎麼還會去做像傳說的血滴子，殺這麼多的人？還有像《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》裏面說有一個國王，也是殺人成河。如果是這樣子的話，那明心見性或者開悟的作用又在哪裏？

明心見性就真知有了，你就曾經見了一見法身，真是見了一見法

身了，證悟的第一步就是這。他只到第一步，後來有很多恭維他說三關齊破，他自個兒也覺得不大相信，後來去找章嘉活佛，黃教的。章嘉給他證明說：「你現在破重關。」還是恭維了，他實際只是破初關，那真是破初關了。他有《圓明居士語錄》，圓明園的圓，就內明啊，就是雍正的語錄，那很透。這是一方面，他確實在這一方面如此，而且解放以來共產黨對於他的政治的評價，還是認為他很有建樹。

有一些是小說上所說的種種種種的，至於殺兄弟，確實是殺了兄弟，那不光是雍正殺兄弟，李世民貞觀之治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政治了，但李世民殺兄奪嫂，他不光殺了兄弟，還把嫂嫂變成自個兒對象了。按道理說這都不好的事情，殺兄奪嫂這樣一種情況，殺的不止一個，建成、元吉他們都被殺了。

在政治舞臺上這些事情確實是很複雜，所以入世很難哪，「在

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濁。」你要貫徹你的政治主張，那個劉備的話，芝蘭當道，不得不除。蘭花在馬路上妨礙交通，鏟了先。蘭花是好的，但是它當道，妨礙我的道路，鏟掉。所以世間這些事情就是不免的，但姑息也不行，就是要權衡利害，不能絕對，就「兩害相權取其輕，兩利相權取其重。」世間奸詐的為了世間的事情，就沒有一個純粹的、絕對的，這裏都包含了利和害。所以東西要對比的時候，就這兩個利之間，我選那個對大家有利重的；兩害，挑那個輕的，只能相對的。我們要從全，求全責備這就很難了，但是我們就要看那個主流了。

他在佛法上的功績特大，連印光法師都這麼說，他迄清朝這一代，清朝一代的皇帝相當的好。明朝有很多昏君，信道教，弄得宮女都造反，受到很殘酷的迫害，這些皇帝修道教的雙身。宮女捨了

命，後來都凌遲處死了，宮廷造反。皇帝很昏，用這些太監像魏忠賢什麼什麼，很昏很昏，嚴嵩這些奸臣。

清朝康熙稱為聖君，康熙很了不起，主動放棄了很多特權，康熙之後就雍正、乾隆、嘉慶，這一直都是信佛，很厚道。雍正那個時候還是……，你想他是一個外族統治這麼大的中國，只有少數的旗人，而且自己家這個皇族有很多人，還有很多什麼，在這種政治鬥爭中，有時候採取一些手段，甚至於殺害一些人（也就難免）。但是真正用這個，不是完全為自己的私利，而是要貫徹自己一種建樹，一種救世的志願，世間法這也就難免。總之，我們不能說這個好，但這也難免，不過他這個受到很大的攻擊。

你看《宗鏡大綱》前頭有他寫的序，選出《宗鏡大綱》。在皇帝之中，他自個兒能夠通佛法。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事，他從有些

通佛法的大臣之中找了一個，他說有一個誰誰誰很不錯，就把他找來，找來之後大臣見著就磕了頭，磕了頭之後雍正就問他說：「你看朕像什麼？」皇上自稱為朕，他說：「無量壽佛。」「你自己呢？」「臣，乾屎橛。」這是禪宗的話。「什麼是佛？乾屎橛。」他看我什麼？無量壽佛，你呢？乾屎橛。皇帝大笑，還是平等嘛，但是你不能說我也是佛，這會對於皇帝不恭，就自說我是乾屎橛，這應對的很好。他有一些是變成小說，變成什麼血滴子。最近咱們這兒有個電影中說甘鳳池在宮裏頭怎麼怎麼，都是民間的傳說，這都很難考了。

但是說政治上有一些特務政治也是很難免，你看現在蘇聯一直是這樣，德國的國赦大隊，各國也都有這種安全組織，你需要反間諜，不但要反間諜，還要知道別的國家的機密也要用間諜。所以你從現代的間諜鬥爭，也可以理解雍正當年的那些血滴子那些什麼，

就是這個事，否則你不知道你的親信就是對方來的埋伏，這就是人類社會，這個政治舞臺就是這樣。

但是你也還要有人，一個政治上真正搞的清明，好多人就減除受難，所以那個王恩洋他就說要大禹治水，這大禹等等的都是菩薩，以致於文天祥、史可法，以致於戚繼光這些個等等都是菩薩，大乘佛法的領導者，這麼看。雍正皇帝他本身還在修法、還在弘法，他做了很多工作，他選了多少經，御選的經，談了多少部，只正一部，最要緊的是《宗鏡大綱》，還有自個兒的《圓明居士語錄》，還確實有和尚在他那兒開悟，當他還當世子的時候因為見他，由他的問答而開悟。

宋朝有個皇帝，當時禪宗說他是登了初地，這也是對皇帝的恭維。沒有到，不是。但是他很信禪，而他那個禪就不如雍正這個禪

了。雍正的《圓明居士語錄》大家願意看，還是很不錯的，不一般。但是他僅僅是破初關，還有曠劫以來的習氣，要繼續去修才能夠消除乾淨。那麼他去做皇帝捲入到這種政治鬥爭的時候，以致還要特務政治這一些東西，風就不停了，那個波恐怕就更厲害了，就是這樣。

所以有的人連國師都不肯當啊，就是雖然開悟，還有無始以來曠劫的習氣須要蕩除乾淨。一個就是說，你只要知道有，不管你是在無明煩惱之中，而且這「知有」很殊勝、很了不起，這一點是絕對絕對成立的，這都是祖師的話，這是曹山的話。底下那一句是溈山的話，溈仰宗的祖師，你開悟之後，還有無始的習氣在，你須要消除乾淨。所以我們先要是知道有，我們就慶幸，對於別人能「知有」，我們也恭敬，這些是對的，但底下還要這個東西繼續去努力蕩除乾淨。

所以雍正他只到初悟，說他是破初關這是對的，別人說他三關齊破，將他證明破重關都是未免對於皇帝的恭維，肯定他是參禪開悟。這個參禪開悟在禪宗有個名稱叫做「自救不了」，到重關就「做人天之師」，破三關就「諸佛之師」，所以禪宗很高，這是佛的師父。

「自救不了」大家很容易體會成有人不能自救，不是這個意思，是能自救而不徹底，不了徹。問題沒完全解決，但是他可以自救了，因為他「知有」了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㈣SC居士問：什麼是佛教？「諸惡莫做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這個定義是不是能夠涵蓋佛教所有的意思？

昨天不是有四首詩嗎，第四首：「木葉脫落盡，金風露樹身。」這就是佛教。這一切閑枝閑葉都給你掃掉了，樹顯露出來了。你有

本體，但是能使你露這個樹身靠金風，佛教就如這個金風，顯露還是顯的各個的本體，所以如來所以出興於世，只是為了開示悟入佛的知見。那麼佛的知見是什麼？就是把這樹讓你看見了，諸佛出世就為了是這個，佛的教化就是這個，咱們用禪宗語言說，風趣一點，「木葉脫落盡，金風露樹身。」你雖然有樹，那葉子太多的時候，你看不見樹，所以要捨也這個意思。為什麼要持戒要什麼，就是捨，就是這木葉脫落了，脫落盡了這樹就完全顯露了。就是為了這，沒有什麼別的給你，只是要你去掉樹葉，去掉樹葉所顯露出的是你自己。所以超過一切宗教。

SC居士問：所以三藏十二部講的也就是這個？

就是一件事。禪宗、密宗、淨土，一件事。到了淨土宗，極樂

世界最後是常寂光土，你說你還要升班嗎？到了極樂世界還要升班嗎？從凡聖同居土如果升到常寂光土，最高班了。常寂光土，寂而常照，照而恆寂，沒有什麼……，它可以流露出黃金為地，但這個本土就是寂而照，照而寂。所以這個理就是常寂光了，但是事它可以顯現實報莊嚴土，這個莊嚴沒法說了。

還有佛自受用土、他受用土，自受用土菩薩也見不著，菩薩所能見的是他受用土，二地菩薩和初地菩薩所看的都不一樣，各個不同。當初釋迦牟尼佛在世，有人看見的就是八尺；有的看丈六；有的看的是大的佛；有的人就看的是一個黃面比丘，就是一個黃面的和尚；還有的人看見的是一塊大黑炭。隨個人所顯嘛，初地菩薩二地菩薩看見的那個佛不一樣，差別很大，「初地菩薩不知二地菩薩舉足下足之處。」你舉足下足在哪兒都不知道。

這可以用現在多空間的學說幫助體會一下，兩度空間沒辦法知道三度空間，三度空間沒辦法知道四度空間，不是一個程度的問題，是不是，你根本不能理解他那個情況，所以說「初地菩薩不知二地菩薩舉足下足之處。」當然還遠遠超過這個情況，不過從這個我們可以承認下來，因此佛的自受用的境界，菩薩不能知，只能看到他受用。一般阿羅漢的境界，到了見思惑都斷的人，就看到方便有餘土。我們凡夫只能看見凡聖同居土，但是這個凡聖同居土就是常寂光土，因為顯的這個事相就都是從常寂光土流現出來的，所以我們說三自性。

三自性：圓成實性、依他起性、遍計執性。打比方，本來是麻，這是本體，要搓成繩子就變成一根繩了，這有了繩的相。但是沒有一個什麼是繩子的體，它現在渾身就是麻，除了麻之外別的沒

有，它的體就是麻，除了麻之外就沒有東西了。那麼它有個麻繩的相，這相有體無，而眾生一看是條蛇覺得可怕，這個蛇是情有理無。你在你這個情見上覺得它是條蛇，這就有；實際上它是沒有的，根本沒有這個蛇，所以遍計執。

咱們都是遍計執，可是大家懂到這兒為止了，所以要善思惟之啊，咱們要進一步思考的話，你看見蛇的時候實際你看見的是什麼？實際你已經看見圓成實了，就是不認識，你所謂那個蛇它是麻呀，因為已看見這個麻了，你要根本沒看見它，你就不知道有個蛇。你不是看見那個麻了，而你不認識是麻，覺得它是條蛇，這是從你腦子裏出來的。這個東西你說是條蛇，蛇實際沒有，但是麻你已經看見了，可是你不認識，你雖然不認識，你已經看見了。從這比喻你就知道煩惱種種之中都是真如啊！這些煩惱就是那個蛇，蛇

是沒有的，但是它的本體就是真如實性，所以煩惱菩提不二，無明實性就是佛性，也從這個譬喻可以理解。

所以那個馬祖老問：「天上這是什麼？」「野鴨子。」「野鴨子哪兒去了？」「飛過去了。」就擰鼻子。這個東西還飛得過去嗎？它從來不走，遍一切處，去往哪兒飛啊？東也是自己，西也是自己，你說從東往西，從自己到自己，從自己到自己就不是飛，沒飛走，怎麼說飛過去了？自己擰鼻子！哈哈哈……所以一通處處通，處處通還是初步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㊱LC居士問：那寂照同時，同時是不是就見到法身？

法身有什麼稀奇啊，你本來就是法身。禪宗要法身向上，法身沒什麼了不起，呵呵呵……。那個忠國師告訴唐代皇帝：「陛下你

應當在毘盧遮那佛頂上行履。」超過法身。所以宗門的特點法身向上，還有法身向上的事在。一切本自具足，偶而能夠恢復到本來的幾樣東西，就閃一閃什麼的，這是家常事，本應當如此，沒有什麼可以殊勝，沒有什麼殊勝之處。真正的宗門開悟就是見法身，現在的解釋都解釋淺了，甚至於這些說法的人等等……。

現在說的三關齊破，就那天剛剛說的那個辛棄疾的詞，把它體會三關齊破那怎麼能呢，那前頭怎麼說三關齊破，這遠去了。那真到了最後那個夢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見到那人了，其實那個人就說的是法身，這就見了嘛，這是第一步。「安住於法身」是禪宗的第二步，而法身還要向上，不落在法身的這個量裏頭，超過法身，法身佛就是毘盧遮那。所以密宗很特別，在毘盧遮那裏頭再出個阿達爾嘛佛，超過毘盧遮那，所以「陛下你應當在

毘盧遮那佛頂上行履。」法身向上。但是你立了一個阿達爾嘛，那你現在阿達爾嘛頭上行履。所以真正禪宗這個用功就是這樣。

《金剛經》：「一切聖賢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同一個法都是以無為法而這個聖賢有差別，所以就有小乘、大乘，有初地、二地……十地、等覺、妙覺。等覺、妙覺都是一個法，都是以無為法，以無一個法而有差別。所以你說體會到寂、體會到照、體會到同時，那最後就「寂而常照，照而恆寂。」但現在問題是你還沒有到這一步，因為你不是恆寂恆照，所以不值錢。它是「寂而恆照，照而恆寂，恆常如是。」

「恆常如是」就是按禪宗說的第二關，還有「法身向上」事在。所以不要常看不起咱們漢……，現在大家興西藏，就一頭栽在西藏那兒去了。你們知道蓮華生大士「大圓滿」的師父是什麼人？

漢人，中國人。蓮華生大士第八代，第七代是中國人，咱們這個東方有大乘氣象，達摩就來了，所以這個法到了中國大興，這個很不容易啊。不過現在就是絕了，到宋朝就絕了，所以出了個參話頭，參話頭已經不是禪宗的辦法了，但是沒有辦法的辦法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㈤WS居士問：剛才您說佛從忉利天回來，大家要去見佛，一定要比丘排前面，比丘尼排在後面，轉輪聖王還要再更前面，為什麼那個時候有這個階級之分？

這是佛的一個制度，比方我們一個法會，免得大家謙讓，也免得大家擁擠，而且要排一排這個座次的順序。那個時候就是有德、年長坐上座，這是因為次序，大僧和二僧之間，這是顯教定的。佛

當時先只是有比丘，沒有比丘尼，後來因為佛的姨母，把釋迦牟尼佛帶大的，她堅決要出家，佛就答應了。

就是當時社會的情況，當然也要有個自然順序，起碼說這些比丘是師兄，他先皈依、先受戒，比丘尼是後來的，而師弟坐在師兄下面，走排在後頭，很合理嘛，所以就是這樣，就是比丘尼要在比丘的後面。

但是在密教裏頭就反過來，密的法會上就有女的坐在上座。所以有的人說你們佛教都好，就有個缺點，男女不平等。我說他不懂得密教，密教就反過來了，你整個密教一塊看，也就很平等了。在顯教裏頭男的坐在上首；在密教裏頭女的坐在上首。所以密宗很特別，你們看見那個菩薩（註：黃老指著佛堂掛的佛相）現女身。

顯教裏頭，《法華經》裏頭，龍女成佛。舍利弗當時也不相

信，他說你怎麼能成佛？她就成佛給舍利弗看。舍利弗幾次都碰見這個問題，一次就是龍女成佛，龍女馬上成佛，可是她轉男身成佛。這個就《法華》的特點，是龍女成佛，可是是轉男身成佛，現丈夫相。

這密宗的相嘛，就是現女身的相。像這一尊相就是女身的相，那個綠顏色的，也是女身的相，完全是女身，這是女佛。這是密宗不同之處，真正平等平等。佛也有男身，也有女身。（1987年於美國維州蓮舍《金剛經一滴》法會答與會者問）

㈦MM居士問：很多密宗、顯宗互相排斥。這兩者有沒有分別？可以互相來往嗎？我到廟裏去燒香，那麼我看到教堂是不是也可以給主耶穌敬禮？在美國佛教發揚還不很理想，那大家如果自己再做小圈

圈的話，對我們做人處世與學佛修行有沒有矛盾？

你頭一個問題，現在不就是擺在這兒嗎，這蓮華精舍的人和咱們華府佛教會的人就坐在一處，這很融洽嘛，將來恐怕這種情形更多。它本來是一家，剛才我打個比方，就是一個手掌，拳頭在外頭這是顯教，拳頭手心看不見這是密。打開它你看見了；不打開它你看不見。一個手，它一個佛教，一回事，但是現在有一些誤解，比方像西藏活佛來，說顯教低，他那個顯教不是說整個的顯教，他是說中論以下的小乘這低，但是我們漢人一聽，就把我們這個顯教跟他那個講，凡是和尚廟的都低，只有我們西藏來的，就活佛教給我的才高。這就造成一些個輕信的誤會隔閡。

有一些所產生的誤會，應該說是他的風俗習慣不一樣。看看達賴到印度去，肉啊、羊肉，和尚看不慣。這很自然嘛，和尚從來就

吃素，他不知道西藏這個地方是遊牧之處，他就是養了放牧牛羊，也沒有什麼蔬菜，也沒有什麼其他的主食，交通也不便，趕著水，趕著草，牛羊群給放到這兒來了，就在這兒生活，食物就只有殺牛羊吃，就造成這樣一個循環。咱們佛教徒看他不慣也很自然嘛，他說你們看我們不行，我們就是這樣，那他也就不高興了。這種情形是有，但這不是主流，也不是必須這樣，應該是大家很融洽，互相能夠了解。總之在眾生的情況，都還是完全按佛制，有些地方…，因為到了末法，有時候很困難。

第二個，怎麼叫做了佛教徒呢？你正式皈依了佛教，就做了佛教徒了。譬如像現在你來的時候，有一個人在這兒談談，你也跑來聽聽，你有問題，坐一坐。但你還沒有受皈依，那你還不能算是佛教徒，就算是這裏來了一個客人。你是客人可以來這裏，耶穌教

的地方也可以去，道教活動也可以去。但是你如果已經真正皈依了佛教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之後，這裏頭就有個要求，你既然皈依到了佛教，你現在要專一，就不應當再去（耶穌教的地方）。這是為了什麼？這並不是說我一定要爭，就說既然要學習，要走這一條道路，你就得固定下來，而不可今日想學佛，明日想學默罕默德，這和默罕默德就差別很大了。默罕默德，他規定男人可以娶好多妻子，妻子是要爭風吃醋的。這你三皈依就遭到破壞。

這法也是一樣，我今天看了佛經，回頭拿一本聖經，覺得聖經與佛經也差不多，那你就還沒有決定。等你有了決定的話，你就感覺至少我們要有個選擇，我們時間都是寶貴的。究竟什麼才是我所應該依止的，值得我把全部精力投進去的，我認為它對我有利，對眾生也有利，那我們就專心去，你專才容易成功。我常說這太陽，

你要用放大鏡取得聚焦之後才能有作用，所以人要是思想意念集中，就是聚焦，也就能產生別人所不能的東西。

這還不是一個世間說的大家聚聚，和平共處，是關係到一個重要的問題。你必須集中全部的精力投入學習，這樣你才可以領會，才能夠深入，它是個無盡藏，用你畢生的精力去鑽研，還只是能達到……。你要是再什麼都搞，那就連這也難了。所以這也不是像世間這麼很多人，大家各方來很熱鬧。這種心理也有啊，所以世界宗教聯誼，那又是一個新趨勢，多少宗教團體互相合作，這又是一個新理念。你真正要是為眾生謀求最真實、最徹底、最永久的利益，別的都不說了，那只有佛教之說了。

六道輪迴大家也有人不信，你不大覺得有六道輪迴而要超脫六道輪迴這種痛苦？耶穌、默罕默德生的那個天，天在六道之中，

我們佛教徒管生天叫墮落，他們管生天叫解脫，就達到他們的目的了。我說你修行修得不好，你掉到天界是墮落，他們是生天就達到目的了。分別就在這兒，你抓到這個基本分別你就知道了，你到底喜歡在哪，那就是這一個了。

當初佛教到中國來，都還沒有過江，後來要到孫權那邊，孫權就問：「我們中國本來就有這個道教，還有孔子等等的。這道教是現成的，幹嘛還要佛教來？」那個是闞澤吧，他的兩句話把孫權說服了。他說：「道教以天為師，」道教是以什麼為老師？他學習天，他說天是怎麼怎麼樣，所以我們就學天，我們要順服天心，天的法則，道教是以天為師。「天是以佛為師。」所以佛說法，諸天都來聽法。這下孫權就明白了，這佛教就流入江東，到三國的時代，佛教進入東吳的開始，由於這兩句話，道教以天為師，但是天以佛為

師。這說的是很簡單，但……。

我們佛教不但以生天為墮落，大乘佛法也以成為羅漢為墮落，所以二乘種不生。你不能回小向大，你不能生極樂世界，所以我們現在這求生淨土超過了阿羅漢，這一點大家同意不同意啊？我們能生，二乘種不生。他注定不能生，我們不是一定比阿羅漢強啊，我們還是凡夫呢，但這一點我們超過阿羅漢，而這一點是最根本的嘛，能生不能夠生極樂世界是你根本的，我們已經超過阿羅漢了。這個地方上有的時候我們就不是那麼敏感，這個地方是很了不起的事，做為阿羅漢容易啊。

ST居士問：但是為什麼方便有餘土有阿羅漢在那邊？

這也就是要說的。阿羅漢最後到了臨終如果能回小向大，能往

生，但必須得回小向大。再有說極樂世界有許多聲聞，極樂世界那些聲聞是說他斷惑的水平，不是說他固定是二乘的願力，他固定的願力只是自了不度生，那是他前生修這方面的多，所以在往生之後他一聞這個法那他……。極樂世界裏說法，各人聽各人不一樣，所以它不可思議。它不是一個人說法大家聽的一樣，它是各人聽是各人的情況，就是你所最須要的，你想聽就聽，不想聽就不聽，不像這有人有個喇叭在那兒響，成為噪音。

而且極樂世界有這個特點，一聽他就能領悟。因為你生前就是二乘的法修得多，所以你所聽到的也就這一方面的法多，首先就達到見惑思惑斷了。你見惑思惑斷了，你本來是個凡夫，你到那見惑思惑斷了，這種人就叫他是聲聞。極樂世界也還說有天人嘛，這個天人也就是凡夫，我們凡夫去了還是人，不過天人的享受是我們這

兒的天人享受，並不是說你在那兒還是一個天界的情況，因為你的水平還沒有完全到斷見思惑，所以就天人了。這個多少聲聞來接，這些聲聞都是發大乘心的人，但他斷惑只是斷到見思惑，他塵沙惑以後的沒斷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客問）

㊱ ST居士問：「不受後有」是什麼意思？

「不受後有」就說你沒有還有什麼叫業力要牽引你，你還要轉生到什麼地方。還有後生後世，不是自主的，而是業力支配去的，這就叫「後有」。「不受後有」了，這就生死自由了，所以就是夏老師的話：「如果你不能不受後有，那你就不如受極樂世界這個後有。」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⑲TM居士問：有時候看經書上說此佛壽命幾十劫，這壽命就法身來講怎麼解釋？

法身是不生不滅的，現在到世界來，眾生所能看到的都是化身。佛既然有所謂化身，他就要示現的跟我們一樣。你說從他方世界佛直接變一個人來，這種化身也常有，你對面不相識，像魚籃觀音這種化身，我們看到觀音菩薩拿著一個籃子，一條魚，很美的一個女的。這種化身並不是某村某莊某個門牌號數的誰家裏生個小孩，長到二十歲這樣。她是突然間出現了，是這樣的化身，這是一種化身。佛當然經常以這樣的情況出來度眾生，觀世音菩薩也常常這樣度眾生，就是有的時候不認識，有的時候事後有人替他證明。

賢劫千佛，這個佛都是應化身，這種應化身都是八相成道，這是一個規律。他就是從兜率、降王宮、入胎、生出來、出家、成

道、說法、涅槃，這樣的八種相。他從出胎起到他涅槃，這個中間的時間叫壽命。這個問題很好，在法華單有個《壽量品》。（註：中間有段錄音沒錄到。）

……釋迦牟尼佛成佛以來，那個數字不可說不可說，多少個電腦也算不出來。數字太大，那個電腦就加吧，乘吧，你把多少多少世界都變成微塵，每個微塵又出現一個世界，等於多少多少長的時間，這麼長的時間以前釋迦牟尼佛就成佛了。所以那個時間到底是多麼大，這個電腦沒辦法，算不出來，太大了。所以這是一個示現，示現在人類之中他就有壽命。佛為什麼不示現得壽命長一點？就是讓眾生覺得稀有心。如果佛再活兩千年，大家就「不忙了，我早晚總能見，我現在先搞我的事情再說了，我先得諾貝爾獎金，我再去看釋迦牟尼。」那就完了。佛住世只有八十歲，還有很多大德都不很長

壽，長壽的也有，蓮華生祖師活一千多歲，龍樹菩薩活八百多歲。

MM居士問：這跟人家提，信佛的人很容易接受，可是初機的人怎麼樣讓他們信服一點？

龍樹與蓮華生大士不是一個，因為時間很長，以前有，以後還有，不光是初機，就是研究佛學史的人也想不通。這就像龍智，玄奘大師的《西域記》，那就是真實的西遊記，不是我們的孫悟空、豬八戒，這是他自己寫的。他見到龍智，龍智還像是二十幾歲，其實龍智活七百歲。他是師徒兩個人，一個龍樹，一個龍智，師徒兩人。

MM居士問：玄奘大師寫的那本書上有龍智嗎？

有龍智。不過他沒有提出這是龍樹的徒弟，他對於修密不一定

十分理解，反正是一個仙人之類的。中國的寶掌和尚也是很長壽，諾那祖師的師父活一百五十歲，我的師父虛老活了一百三十多歲。現在有人就不相信，他就破壞，他就說不是，他就說只有活九十幾歲。所以這個事情難信就是這樣，那麼就不能勉強。這個事情因緣不同，我們這個事情說出來他能信，我們就讚歎；他不能信，我們就以後再說，等因緣成熟吧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二、修行方要

㈠KL居士問：如果地獄現前念十句阿彌陀佛，是十句還是十口氣？

平常修十念的人，是沖著西方十口氣，一口氣能念多少念多少。臨終的時候，就是十句阿彌陀佛，乃至於只有一句清楚的都可以往生。你知道他那個時候那個念，那是真的了，沒有別的了，所以《寶王三昧論》裏頭就談到一念也可以。

LK居士問：那不是講起來應該很簡單嗎？

這事要知道所以彌陀之恩就在這兒了，不然眾生怎麼能夠得度？可是要知道，臨終的時候還在那兒有十句念佛，這個很了不起啊，這個也不是輕易能達得到的。這時候你想想看，一個人愛別離

苦，話是有一分鐘都要說一分鐘，還希望再多增加一分鐘，吩咐這兒，吩咐那兒，他能念佛嗎？兒子，女兒，這個摸摸，那個看看。這個時候能把這一切都不想，單提一句阿彌陀佛，你要知道這個人在這個時候多偉大啊！這個時候是最愛戀的時候，最捨不得的時候，永遠不能相見了，最纏綿的時候。這個時候你把這些東西都放下了之後，能提一句佛號，想生極樂世界，不想這娑婆世界，（這個也不是輕易能達得到的）。

這個很難懂，蓮池大師說五逆的惡人臨終這十念，念念是理一心。我一個老朋友問我，他說：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才能往生，這個五逆他只是念了佛，他沒發菩提心哪？」這個問題也很有意思，是不是，他沒有懂甚麼叫菩提心，只是看見地獄害怕，人家告訴他：「極樂世界好，你就去。」他就去，他就念了，他就沒有發菩提

心。我答覆他：「他已經在菩提心裏面了。」

他問完這個之後，後來等到看見蓮池大師說這就是理一心，這投了我一票啊。這不但是事一心，他是理一心了，念念都是破無明，他這是證入理了。這也很自然你要知道，那個油鍋在那兒開著，人在裏面跟炸油餅似的在那兒炸，看著就是我要去了，這時候才是真怕了。他這個時候是真怕了，真要求解脫了，真知道這不是好玩了，這不得了啊，這個時候這念……，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在苦難之中，念觀音菩薩見觀音菩薩，這種感應的故事很多；為什麼很多人念一輩子，平平安安，他沒有見？他在急難恐怖中，他專心哪。

我也有一個老朋友，這個人很有意思。剛一解放，他本是古琴家，電臺傳音負責人，把他給解雇了，他就跑單幫。一次跑單幫，渡過一個河，在北邊。走到中間河開了，這個時候就只有念觀音菩薩

了，上了岸，他說我一輩子念佛，就這個時候念得是最好的。是啊，這都是，所以我們要體現他這個心情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LK居士問：有困難或病痛知道自己可能就要走了，像我們修密的，應該是念一句本尊咒，還是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？

你哪個熟用哪一個，平等平等。這也是一個很值得大家記憶的事情，我這兒一個老太太，她的功德就是我去天津大學教書，我就拜託她。因為王上師囑咐說：「你這將來是很困難，但是我就要求你，這個佛堂香燈不要斷。」知道是不能老這麼修法，只是要求香燈不斷。

一解放之後，組織分配我到山西，到天津。這幾年裏頭，我就拜託我的鄰居，請她維持香燈。冬天哪，那時候北京很冷，她就每天

穿上皮的斗篷，拿著暖水袋，點一支香，念一支香，真能做到了維持香燈不斷。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，我去了河南，我家裏頭我愛人也維持這個香燈沒有斷。這是王上師說的，就不要求你別的，只要求你這個香燈不要斷。所以有一個佛堂供下來，總之都不要中斷很重要。

這個老太太死了，很突然。我上午上班，下午回來說她死了。請我去看她，她已經死了。我回來吃飯，我這吃飯還沒吃完，她的女兒就找我說：「黃大哥，黃大哥，你快來吧。」我說：「怎麼了？」她說：「我們給媽媽穿衣裳，怎麼也穿不上。」其實他們也是性子急了，那個時候穿太早了點。已經硬了，而且她那個相吧……，為什麼？她一死的時候，兩個孫子在家，看到很急，就給她掐這兒，掐那兒，掐她很痛苦當然是，所以就起了瞋恨心，現了很凶惡的相，身體也都硬了。他們用了一切辦法，換衣服穿衣服穿

不上，就喚我。我說：「我有什麼辦法呢，我也不會給死人穿衣服。我知道你們媽媽是念『六字大明咒』的，我們所有的人一起念『六字大明咒』。」沒有念三分鐘，他們說這可奇怪了，突然間一下全軟了。

說人死了之後，只有從軟變硬；你要說人死了之後，已經變硬了之後再軟，沒有科學解釋。他們兒女一直懷疑，前一年他的兒子還來問我，他們懷疑我不知念的是什麼。因為什麼呢，他們說我們曾經念了「六字大明咒」，沒用。我並不知道這個事，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懷疑，後來才告訴我懷疑是為什麼，因為他們念了沒用。後來我參加一塊兒，大家又念了，其實我就念「六字大明咒」，他們以為我念的有什麼特殊的咒，保密不告訴他們。一切咒功德都是不可思議，我因為她本人是念「六字大明咒」的，所以念「六字大明咒」。

這還一個感應。就是這個時候我們念，亡者也念了，所以變化很快，就全轉過來了，就變善了，變成柔軟了，兩個禮拜之後還是軟的。她就擱在火葬場，要等她還有遠地的兒孫沒有來。她的女兒去看她，看見媽媽的腦袋在玻璃棺材裏有點歪，她打開棺材蓋子，扶扶那個頭，那個脖子還是非常柔軟，所以是硬了變軟。

所以這就回答您，什麼都可以。

最近有一個念咒的，在包頭，他平常念「楞嚴咒」，後來就念不動，念的短咒。他後來對於《大經解》這些書看得很相應。他臨死的時候，屋裏供個佛像，屋裏有十二個人，十二個人都看見佛像放光，而且鄰居都看見房頂放光。這就是今年前三、四個月的事情。

我們持咒什麼都是一樣，就是要堅持自己這個所持的法。我們要能觀想，就可以觀想阿彌陀佛來接；不能觀，就專提這一句也

可以。就是這一句佛號、這一句咒，都是同等同等的，平等平等。

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㈢SC居士問：我們修行要怎樣才能夠「自他不二」？以這種心去念佛，是不是比較能夠快一點？

你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這個「自他不二」，回頭我給你打一個比方。至於現在念佛散亂，這也是必然的。這個不要怕，夏老師有兩句詩：「任他妄想紛飛，聽我念佛分明。」雖然妄想在想這想那，可是在這妄想之中，我有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一會兒又有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就是著重要用耳根聽，念的時候，聽自己念的這一句，念咒也一樣。只要你聽見了，佛就聽見了，這就是「如來悉知悉見」。

你說我念佛不得清淨，老有妄想，這是從這個方向看，你反過來看，在眾生煩惱纏縛之中，這個煩惱從來不停之中，可是現在SC居士在這個煩惱妄想之中，蹦出一句佛號來了，多殊勝啊！這真實是如此。要從怎麼看，在我不停的妄想之中，我在這裏頭出現了佛號，出現了咒語，這個你應該歡喜啊！不是一下子就能夠把這個都去掉的。

還有，你感覺妄想很多，這就正是由於你念佛。要不念佛，你就不發現這個問題，哪有這個問題啊？這不天天就是這麼過日子的嘛。這就像有些人一線光射進來的時候，看見這裏頭有許多小的微塵，空氣中有很多不乾淨，那絕不能埋怨說是這一線光明帶來的微塵，是因為你有了光，照見了這些微塵。正是因為你念佛，這一線光明使你感覺到你這兒有妄想。這也都是進步。所以我們就是要注意。我母親最後很得力於我這一句話，因為她說不離開妄想，就不能往生啊。

我母親在臨終前不久，就問我這麼一句話：「我念佛沒有離開妄想，能不能往生？」我說：「可以！我們妄想之中有了一句佛號，所有的這些妄想就成了佛號的眷屬。心中有一句佛號，又有好些妄想，同時都存在，這妄想是什麼呢？佛號的眷屬嘛，它跟佛號在一起嘛。」我說我們這一群人就是普通人，不值得禮拜，若在我們這一群人中間坐著一個如來，誰看見我們都要磕頭。為什麼我們要陪著他跟受頂禮啊？因為現在我們成了佛的眷屬了。要不怎麼坐在佛的旁邊呢？所以我們也就跟佛同樣要受人頂禮，成了佛的眷屬。你念佛的時候雖然有妄想，妄想本來不是好事，但這妄想之中出了一句佛號，這妄想也成了佛號的眷屬了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㈣LK居士問：理一心跟理一念是一樣的嗎？

理一念這個名詞不大用。一個是理念，一個是理一心。理一念是一種念的方法。一種是事念，一種是理念；一種是事一心，一種是理一心，稍微有一點分別。事念，我就專念這一句，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或是念咒，我老念，這叫事念。理念，在念裏頭離念，就離開了起心動念這個念，他沒有這個念可是他在念，這叫理念。這阿的的境界，這叫理念。

這個理一心，也不是必須理念才能到理一心，理念和事念都可以到理一心，也都可以到事一心，這非常圓融。事念也可以達到理一心，理念也可以直達到事一心。

事一心和理一心在什麼地方？到事一心的時候，見思惑就沒有了，一切見解上的迷惑沒有了，貪瞋痴慢一點點也沒有了。要知

道，就這個檢查最好了，你這個貪心、瞋恨心、愚痴心、我慢心消除得怎麼樣？這就是真正的水平。你若那個見惑思惑都沒有了，這就事一心了；破無明是理一心，無明惑。

所謂三惑：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，三惑都消除盡了就是佛。我們就是要去掉迷惑，轉八識成四智就是智慧，智慧跟迷惑是相對的。修持什麼呢？去惑。極樂世界是帶惑往生，帶業往生一樣，我帶業是帶著罪業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㈤LL居士問：我們如果忙的時候容易起煩惱，就像同事之間，或者工作上有不如意，在起煩惱的時候，應該是用阿彌陀佛的佛號去對治，還是用觀照去對治？

沒有一定，你哪個用得慣用哪個。有的時候這個用不靈，用另

外一個換一換，這不是絕對的。要說起來，念佛效果好一些，由於你在煩惱的時候還可能念；在煩惱的時候還能夠觀照，能有觀照的能力，那個高一步了。因為觀照是清淨的事情，已經在煩惱之中，心裏已經很亂了，已經是憎恨愚痴這些個居於主導地位了，它在當家的時候，所以你才會煩惱、才會愁。總之是把這事情當真了，這個就是痴，愚痴嘛，或者生氣，或者種種的。

就是在這個時間裏頭，你還能夠清淨的作觀作照，這個比較難，但在這個時候你相信佛的大慈大悲，求佛救度，往往在這個時候念佛特別靈。房子著火了，地震了，什麼急難恐怖，往往這個時候念觀音就見到觀音了。這時候求解脫的這個念頭很簡單，圍繞在煩惱很苦，不願意煩惱了，趕緊念一陣阿彌陀佛、觀世音，這誰都做得到，你但自歸命之後，無不得解脫者，解脫了。

所以好的都好，但是看來大家用得上，好用，還是念，就這一句。觀比念難，但是觀的效果當然是好。你要能觀，觀是已經在定，在清淨中的情況。所以在各個方面，我還都比較著重在多用持名念這個方法。當然歸一比較好，老用一個法，這個法就熟了。什麼事情一來，就想起這個法，就把這個武器拿出來，這個武器很熟，在急難的時候你就可以用得上。所以就不妨歸一，大家用功都還以持名為主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居士問）

㈥TS居士問：拜佛的意義與方法？

兩個意義，一般的磕頭是磕下去之後，這個手翻過來。這個含義很深，是這兩個手接佛的兩個足，這是接佛足，佛的兩個腳在那兒，或者站著，或者坐著。就是接了佛的足，手把佛的足放在自己頭上。

你自己最尊的頭，來頂禮佛的最低的腳，這是接佛足的一個表現。

這個手翻拜，磕下去之後，手是這樣。這個代表什麼呢？代表五體投地，我這恭敬得五體投地。這合掌也有好多種合掌，磕頭什麼什麼種種，這沒有一個什麼只有這樣不可以那樣。依自己的喜歡，像日本，不同的淨土宗用佛珠也不一樣，念佛的發音也不一樣，表示我們這一部份人的一些特色，要求要遵守。反正都自己定的，在整個的佛教裏頭，沒有什麼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七 TS居士問：「南無阿彌陀佛」要怎麼念？以前聽說過什麼要一個鼻孔進去，一個鼻孔出來？

你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是不是？就不管它，不管它，它那個都是又結合一些氣功什麼啦，不管它，那個反而分心，只是打折扣，

不是增加功德。你就是老老實實的念，自己念，嘴裏念，耳朵聽。

TS居士問：那是坐著念，還是站著念？

都可以，站著念也可以，坐著念也可以，躺著念也可以，行住坐臥都是，走著念也可以。平時工作很累了，回來靠在沙發上，你一邊躺在那兒一邊念；你睡覺了，你就念念念，念到你入夢，睡著了是不能念了，等到第二天眼睛一睜開，一睜開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正是一個極殊勝的修持嘛，你慢慢慢慢的念了，有的睡眠中也能念了。所以這個法不是注重形式，你躺著就不恭敬了？臥佛寺那佛你們去看了嘛，佛不睡在那兒嗎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㈧TC居士問：持咒、持名、修法這三個有沒有什麼差別？

是法平等無有差別，只有結合你本人，結合你的具體條件，結合你的具體環境，這裏頭你就可以說哪一個對你更適合一些。法法如旃檀，片片皆香，但是一結合到具體就可以考慮了。對於你，對於這種情況之下，尤其你現階段，而且今天的情形之後，將來你進步了之後還可以變。你現階段之後，這哪一個合適，這個裏頭就有選擇。所以現階段你也得考慮將來打算怎麼修，是如何如何，各人各樣，不能千篇一律。

不過一般說起來呢，經是不能不念，經是必須得念，但是不一定。禪宗來說，禪宗不許看經，這也要知道，他不立文字，不涉階梯，沒有次第。不立文字，藥山在那看經，徒弟問：「老和尚你不許我們看經，怎麼老和尚在看經？」「我是遮眼。」擋一擋眼睛。「那麼學人找兩本來遮遮眼睛，可以嗎？」藥山：「你啊，牛皮也看

穿。」呵呵呵……遮不住眼。

如果不是禪宗，那麼教下就相反，就整個研究經典，就稱為教，宗和教是對立的，修行方法不一樣，但彼此都不可分。一般的修持方法，貢嘎上師經常念《普賢行願品》，他最喜歡念這個，所以密宗還是有人讀一些。

淨土宗一般的說法，一卷《阿彌陀經》，三千佛號，這個搭配一般合適。你這一座法，念一卷《阿彌陀經》，念三千佛號，這不是很呆板的，一般說來這樣是合適的。持名或持咒，就看你究竟是以淨土為主，還是以密宗為主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㊾CT居士問：要怎樣去除外來的雜念？

「欲除妄想，去一添兩。」這個沒有法子對治，就只有利用

耳朵，自己自念自聽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這。就不管它，「任他妄想紛飛，聽我念佛分明。」妄想只管飛，只管雜，一點也不要害怕，接著念，這個妄想馬上就沒有了。想過去就沒有了嗎？你不要去理它就沒有了，所以就稱為妄想，根本是個沒有的東西，妄，虛妄，就是一種亂動，你要壓著它不許動，也可以做到，並不好，這叫做搬石頭壓草。你不喜歡草長，搬塊石頭壓著這個草，其實草還是在長，厲害的時候草能把石頭頂起來，所以不要用這個搬石頭壓草的辦法去治這些妄想，隨它去，聽其自起自滅，就是自己這一句自聽。這一句自己聽到了，自己就有無量無邊的功德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十 CT居士問：一般路上碰到乞丐的時候，我們是以布施心布施，讓

他得歡喜，但如果養成他們就不事生產，這樣對他們是不是不好？

這個事情是這樣，六度嘛，布施的內容範圍很廣。一種是財施，拿錢財給人，錢財還分內財、外財，拿錢是外財，割肉給人家是內財。還有法施，把法告訴人是法施，關鍵是法施比財施的功德大多了。

具體到你這給要飯錢的問題，我們往往就是今天他在挨餓，這惻隱之心，有的時候據說這些要飯的很有錢。雖然是要飯的很有錢，但常常他跟我要的時候，多少還是給他一些。這也不等於說我們培養了他懶惰的、依靠的心，也不等於說我們是上當被騙。我們就是不管你真假嘛，如果是真的呢，那麼有兩毛錢、有三毛錢，比沒有錢要強多了。你買一個餅吃，這一天就活了。就是這樣，就是這樣。

布施離開般若不行啊，也不是絕對的什麼都要給他，比方說你

有手槍，小孩子要手槍玩，你敢給他手槍玩？不能啊。這他要也不能給，這又是一方面。總之每一度都需要有般若，沒有般若那每一度都貫徹不了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㈩HC居士問：怎麼愚夫愚婦往往也修得很好，念佛念得很好？

他有他的特點，他單純啊。他信了之後就沒有其他的東西，沒有這麼複雜，想這想那，他非常單純，腦子非常簡單。

從前蘇州有一個自己稱已經開悟的居士，有人把他請到北京，後來跟夏老師大家會面，夏老師就問他：「你現在是什麼情況？」「啊我現在只是混混沌沌。」這是禪宗用的語言，就是說他沒有這些分別，混混沌沌。夏老師說：「你還有什麼混沌啊，你早日鑿一竅而混沌死。」

這莊子的話，莊子說一個混沌，一個土疙瘩，有人路過看他太可憐了，沒有竅，就給他鑿竅。一天給他鑿一個竅，鑿了七天鑿成了七個竅，七個竅都有了，混沌死了。所以這一種自然的混沌的境界不存在了。

都是很直接，一點沒有客氣。這些沒有什麼知識的老太婆，得力於他們的混沌。腦子沒有這麼些複複雜雜，聽了之後就這麼念，這麼修，也很少牽掛說這個怎麼說，那個怎麼說，說那個法師怎麼講什麼什麼，他都沒有。他就這麼一個心的這麼念，念的時候把什麼都放下了，就這一句在當前，這完全就是所謂暗合道妙。所以淨土法門暗合道妙。

善導大師說的，你不要求離相，剛初不要求離，只是取相專至。取相，你就是要有相，《觀經》更是要觀相，你專心致志的就是這麼一個

法，就這麼去修，可以往生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SC居士問：念佛聲音大一點好，還是小一點好？

這樣之類的問題怎麼都可以。很多人都老認為這只是一個方法的問題，總要找一個好的方法。這始終不是個方法問題，而是個覺悟問題。所以禪宗就是一個尊貴，一個功勳，禪宗是尊貴一路。

封建的時候太子一生下來，小把戲，開國元勛看見太子是磕頭的，他有汗馬功勞，他年歲這麼大，看見小把戲磕頭啊。小把戲為什麼啊？他尊貴，他沒有功勞、沒有能力，什麼也不行，比這些文武大臣，他比誰也比不了，但是他尊貴。這些元勛都有功勞，有功勳。在禪宗裏頭是重尊貴，不重視功勳。這是個特點。

那天有個人說見地，說太（夏）老師強調見地，我說禪宗是

這樣，「祇貴子見地，不貴子行持。」我所重視的是你的見地，不是你的行持，所以不怕破戒、不怕壞了行持，只怕壞了見，你見要是壞了，那就不好救。你犯了錯，犯了什麼大罪，你懺悔，可以改啊，因為你不認為那麼做是對啊。你如果見是錯的，現在是「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」，那些北京的「不殺窮人不富」，你不把窮人拿他勒死他，你不會發富，這個見就是錯誤的嘛。見錯了沒辦法。尊貴一路就是見，就是重這個尊貴，只貴子見地。你只要知有，哪怕在煩惱無明之中都是尊貴，所以尊貴一路就是不同，雖然是個小娃娃。

發菩提心就像迦陵頻伽，雖然還是在殼裏頭，它已經勝過一切鳥，尊貴。功勳，種種汗馬功勞、種種安邦治國，很好啊，但是總之你要想當皇帝就是造反，就滅門九族，這比方就是這樣。現在很多人只知道功勳，不知道尊貴，你這不可能尊貴，你要想尊貴就是

造反了，你要滅門九族的。從功勳路上不可能。所以禪宗稱為一個尊貴一路，功勳一路，我們把它統一起來，我們重視尊貴，也不捨功勳，就是這樣，但不是依靠這個功勳，不取不捨嘛，幹嘛要捨，這麼去看待的。這裏頭你可以封王拜相，做皇帝是非份之想，你要是有個大臣只想做皇帝，根本就不忠，呵呵呵，根本就是奸臣，呵呵呵。

LC居士問：師父講的功勳是否就是比喻福，福慧雙修？

那是福，達摩不就對梁武帝說嗎，「你沒有功德。」是有福，承認是有福，只能到這個地方，他就不承認他，說：「你沒有功德。」所以從功德的角度上那就是福，但我們還是福慧雙修。

禪宗這裏頭就是所謂的「直趨向上」，你說廟裏修的老和尚難

道不叫人行善、不叫人做功德？但德山他統統都罵：「這都是妓女，這都是狐狸，吐狐狸的口水。」他就是特別讓大家重視尊貴這一路。而那些功德還就是要，佛就要行善嘛，善男子善女人，一切要行善。

那個鳥窩禪師，有弟子會通待了許多年，他也不給他說法，他只好說：「師父，我走了。」「你幹嘛要走？」他說：「我到別處去求佛法去。」「啊你想求佛法，你怎麼不早說呢，我這兒也有嘛，何必走呢。」他就磕頭頂禮，求師父給他說佛法。鳥窩禪師從身上找出一個布毛，把布毛呼呼一吹，這說佛法了，那弟子開悟了。

弟子開悟了，白居易聽見了，白居易那時是太守，他不是講的《琵琶行》「潯陽江頭夜送客」嗎，潯陽就是九江。就跑去見了，上山去見，他也想鳥窩禪師給他吹吹布毛讓他開悟。他頂禮求師父說法。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「嗨！這三歲小孩會說的話。」白居易不滿

意，三歲小孩就會說的。「三歲小孩就會說的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」八十老翁也沒做到，所以在鳥窩，吹布毛跟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他這還是平等的，而確實是三歲小孩會說，你叫他照所講的說，他說得出來，而真正做到這樣子，八十老翁也做不到。種種惡都不做，種種善都奉行，很不容易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十三 SC居士問：昨天看了一篇稿子講「行而不解，增長邪見」，下面又加了一句「不但無功，反而有害」，這是不是講光是持名念佛，就像一般說的老太婆念佛這樣子？

真能念佛的人還是有他根本的一個理解，如果沒有根本的理解，他這個念佛確實不起什麼作用，所以為什麼國清寺的那一個和尚，他最後拿根繩上吊自殺了。這非常看不過，忍不過才會自殺，

說是氣憤，一般是說這女的什麼短見，所以稱為短見嘛。有的人他是不理解，有個人就問我：「我念佛只是為了我已經死了的誰誰誰，讓他們得好處。」他就是這個心。還有的人說：「這個念佛，我死後就添元寶，念得越多死後元寶就越多。」那他就是向錢看，死了還是向錢看。

SC居士：或者是說在這世界上太苦了，我這一輩子太苦了，我要到極樂世界去這樣子呢？

這個還是求自己的利益啊，所以我常說我們念佛的人，就是修消災免難一切都順利，去求財、求子，而且求不但活著的時候要好，還要得個好死，不但得個好死，死後還要好，是吧，這樣的一連續下來，整個就是為自己。只是為自己，你也得一點好處，就說

這太可惜了，這樣殊勝的法，你只是這樣就……，這可惜了。這種情況之下，他就必然還沒有一個覺悟，他人生中還有很多很多事情，那些事情當然也同時都會犯錯誤。

可是有的就很單純，那種人就是我們說的，他很單純、很樸實，腦子沒什麼考慮這考慮那，為自己考慮。他一聽就願意，有一種厭離心，這他就是能夠念的往生，也往往只是邊地。真正到三輩往生，那都是發了菩提心，就是他雖然不明白什麼是菩提心，但他已經暗合菩提心了，這樣才可以。不這個呢，就還有一類屬於邊地，邊地往生之後不能見佛聞法。

確切還有一個邊地，《無量壽經》不是講了嘛。這個邊地有人誤會以為在花裏頭，那多難過啊，實際上它也有它的宮殿，一切享受勝過天界，唯一的苦處就是不能見佛聞法。為什麼不能見佛聞

法？沒有誰要分別等次，就是他聞了法也不懂，問題是在這兒，聞也不懂。那就再進行預備班，在那一方面進修，一方面菩薩來。

所以淨土法門就是這樣，你要心裏頭真把別的都放下了，有了正的願，老老實實用功，不是希望你要把《彌陀要解》、《彌陀疏鈔》都懂得才行。在這個情形之下，再加上暗合道妙，是可以得到往生，但往生的品位很低，僅僅是到了邊地。有的很有智慧，都懂了，但戒律不夠，去的也是邊地。這個邊地的人種類很不同。

倓虛法師講了一個例子，倓虛是諦閑法師的弟子。諦閑老法師的一個同鄉，這個人好像什麼都無所謂，也沒什麼能力，就是喜歡玩，就這麼一個人。後來諦閑老法師出了家，成了個有名的和尚，他找諦閑說他要出家。諦閑老法師說：「你怎麼能出家呢？你什麼也不懂，怎麼……。」他自己就非要出家不可，後來諦閑老法師就

想出了個辦法。浙江有很多小廟沒有人了，就是過去佛法很盛，沿著火車道走，從上海到杭州沿途不知道多少倒了的塔，在諦閑老法師那時候還有這樣的廟，現在當然沒有了，都被人佔滿了。那過去廟沒人隨便敢佔，你這老百姓給佔廟，那是很……，可是沒有和尚了。

就找這樣一個廟，離開寧波五、六十里路，一天可以走到，並且諦閑老法師拜託當地發心的老百姓，這幾個人就招呼他吃東西，那總要有人做飯哪，南方居士很多，信佛的人很多，諦閑老法師打招呼嘛，也不要端湯，只是給管管飯，一般農民吃的飯很簡單的，他又吃素，就有很多人答應輪流招呼他。

就這樣他三年哪兒也不去，就在那個廟裏頭念佛。有一天跟老太婆說：「我明天要進城。」他從來不進城，他進城看了看這些人又

回來了，回來之後就跟老太婆說：「明天你不必給我做飯了，我要走了。」老太婆不理解，還是給他做了飯，這不吃飯怎麼行呢，是吧，就給他做了飯送去，送去了看見他站在窗戶邊上，她說：「請你吃飯，飯給你做好了。」那人不回話，她就走過去看，站著化了。就是這個人也不懂經典、也不什麼，就是這一句佛號。後來他們趕緊送信，諦閑老法師自己跑來看，很讚歎。

他這非常單純，離開了這一切，沒有這些邪說異端去干擾他，他清清淨淨的這一念，所以就暗合道妙，就是說他不是從理論，但他本身已經是離開了這些。智慧的作用就是要離開這些染著，要清淨，那麼他已經就是……。這也是過去的根基跟他的福報，有這樣一個環境，沒有人去干擾他，也不用見人什麼。就這都是真正的皈了依了，這也得到好處，所以說這個解不一定都需要你去懂很多經

文，要能講能說，不是這樣的一個解，就是你把真實的這樣一個意思，知道世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這個念了之後，如夢幻泡影，但是……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十四 SC居士問：念佛速度有快有慢，定功課應該以念的時間或念的數為準？念慢的話，念一萬聲可能要十個鐘頭，也沒有這個時間，所以是否應該是把數定少一點，還是以時間為準而加點速度？

你現在是兩個問題。一個問題是應該定多少；一個問題是究竟要拿念佛珠計數，還是看到時間就放。你定這個計劃可以從時間敲，一天能夠念多少時間，因此我能夠念多少的數。定時間也是一樣，念兩個小時，經過實踐我這兩個小時折合為兩萬，那也可以。就是你使用的單位問題了，但你總是在你可能的範圍之內，就是定

得不要太多，就是你絕對可以有把握的，就剛才說的爭取超額完成，今天我念的很高興就多念一點，還有今天時間特別空一點就多念一點，這就超額了。不然常有說今天有閒點就完成，或明天要補，而明天又債上加債。還有勸大家一句話，真正欠了債不一定要補，從今天起我好好的，不一定要補。

至於是拿佛珠計還是看時間計，這能拿佛珠的情況之下，拿佛珠好。拿佛珠有功德經，經裏頭講念珠功德淨，拿念珠念的時候這念佛功德加倍哪。還有，「若要佛不離口，先須珠不離手。」你要老有一個佛珠在手裏頭，我認為這是最起碼的。你要想佛不離口老有的時候，你先做到珠不離手。當然現在大家在美國這事不容易做到，只能在可能範圍之內。一個是它有功德，一個是它會提醒你。你就是有別的事情來的時候，你有個珠在手裏頭，它就會提醒你，

自然就會念。所以蕅益大師說就是拿著佛珠定個數，老老實實，一天有定課，這麼去念。而這個數目是你力之所及的範圍，一上來不一定求多，而是很專誠的去念，慢慢的增加。

LH居士問：如果時間是一定的，應該是用慢的速度，還是稍微快一點的速度，這個速度上面有沒有關係呢？因為速度越快，次數越多。

我們要有一個適當的速度，就是既不過快，也不過慢。過快就搶著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…」，趕任務；太慢了，「南無—阿—彌—陀—佛……」，你就給妄想留機會。所以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，自己去掌握，這個速度對自己很合適。

還有一種要注意的，譬如我現在就是念念，念三千，等你念熟了之後，你這三千遍本來要四十分鐘，後頭可以只要二十分鐘，在

這種情形之下你就應該適當的增加一點數目。我們現在不是完成任務，就說是要修持嘛，所以當你快了之後，就應當增加一下，也不要過快。有的就定一個數，好像今天我就把這個數趕完，就好像還債一樣，這個就……，很多情形這樣。還是念不完我明天要補，又欠債。我們是以怎麼念得好使得我很誠懇，這樣的規定，時間和數兩個都可以照顧。念得快的時候，可能就加一點數，或者放慢一點，也都可以，這都可以調整。

ZM居士問：某居士講我們念了幾遍，它都等於存款存在銀行，你不一定今天要念多少遍多少遍，也不一定要拿念珠，還要數啊數。你就是念，有時間就念，你的功德就是存在那裏。

不過就是比較之中呢，你自己要求一個數字，也就有一個我這一天

要完成這個的要求。另外一種，我雖然就是念，不要有個要求，反正念了就算。反正念一句有無邊功德嘛，但也不一定記數，也可以嘛。

ZM居士：我們開車，心裏也在念。都可以，你那個不記數的，照樣有功德，一樣的。（1987年於美國維州蓮舍《無量壽經大意》法會答與會者問）

㈤MM居士問：要怎樣克制自己不要發脾氣？有時候自己控制不了自己。剛才這四句話（註：指《金剛經》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）就是起這個作用啊，這個事情你把它看得假一點。

MM居士：有時候自己控制不了自己。

那你就是要念佛，就是這個。一個是把它看得假一點，這如夢如幻啊，不是真實的。就因為非常認真，認真之後你就牽掛了。所以能使自個兒生氣，往往是自個兒至親的人，他一句話來，我這就氣頭大了。別人還無所謂，路上一個人他要不禮貌還無所謂，你跟我關係這麼樣，還這樣來看待我，這就要不愉快了。

那麼這一切我們都平等一些，一切看得都是不真實的，都是夢，這夢境啊。對於夢境，我們不要要求這個夢怎麼讓它做得好一點，我們應當是趕緊要醒夢，所以就把這一切看得如夢如幻。還忍不住的話，喜歡念佛的人就大聲的念，急著念，而這時這個念很有福報，你要拿這個佛號的功德去實用，去平息這個煩惱。在這時候能念功德也極大，就是在煩惱之中你還能想得起這句聖號，你念的

時候功德也特大。

就是這樣，一個就是般若的觀照，一個就是這一句佛號，要趕緊提這一句佛號。念咒也行，觀世音菩薩你喜歡念，最常念的也行。所以就是要生處變熟，也就是盡量要專念，這比例就是要重，要隨時能想得起來。這問題一出生，你這一句先出來了，那這你就能夠戰勝一切了。（1987年於美國維州蓮舍《金剛經一滴》法會答與會者問）

㈤LK居士問：有什麼法修了可以智慧增加，口才比較好，人家問很能夠對答？

都會變。夏老師有一首詩：「根身器界潛轉換。」「根」就是六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這咱們的根；「身」是身體；「器界」就外頭的萬事萬物、山河大地；「潛」是潛水艇那個潛，潛水艇潛在

底下，你看不見，都暗暗的，暗暗的你不知不覺的就轉換，就變了。

因為在修持的時候，這一切內而自己，外而整個世界，不知不覺都轉換。不但你有口才能善於應答，來問你的人也轉換了，他也提高了。這一點是最難想的事情，我跟你說，你就是想不及。他本來有那麼一點點善根，因為你剛好修持，他的善根就增長，他的信心就容易增加。他來跟你一談之後，你雖然回答得不是太殊勝，他也會感覺很滿意，他也提高了。這一點就是要有信心，這些地方。我們不就是求福報、求順利，是要讓整個世界轉換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㈦TL居士問：空性也就是我們的本性，因為我們有執著，所以佛才說空性來讓我們跳出這個執著。既然說處處都是空性，處處都是佛

性，我們日常的生活、思想也是佛性的一種變化，但你根本看也看不到，感覺也感覺不到，那要怎麼去追尋它？

你說的也對，但是還要補充一點。在密宗的說法，黃教是漸教，白教是頓中之漸，紅教是頓中之頓，所以這裏頭還是有所差別。所謂空性，你說到一些生活中的顯現，說到佛性，這有一句話差一點是什麼，就是從空性去破執著而達到佛性。這一句話是有可以成立的一面，但是它還有不圓滿的一面。

我們佛性這個有，不是咱們世間所說的有無這個對立的有；說它是空，也不是和有對立的那個空。所以空有本身本來就不是兩件事，本來不二。所以六祖就超過神秀了，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它就空了；那麼神秀的話也不錯，他「時時勤拂拭」，用功去掉這個，這是「有」這一部份。但神秀也不可輕視，所以夏老師是「南能北

秀未容偏」，你不能太偏重於說去掉神秀，在修持過程中神秀這些東西還是要的。雖然這「本來無一物」是比他高，但「空」是什麼呢？本來這些所謂執著分別是從妄想生。妄想，既然是妄，它就是虛妄的，本不存在，而且只有在你離開這些妄，只要離開了妄，你本來的佛性就全部顯現了。

TL居士問：就是這妄本身也是佛性的一種顯現？

這一步一步說。到了底下，妄就是真。第一步我們要「破妄顯真」，就是離開塵垢，顯出這個真性，這是第一步；到《楞嚴》，底下就是「會妄歸真」；再進一步，真妄就不二。

而說到究竟，這個空，我們說它就是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是寂，常寂光，寂就是寂滅，無一物。這不光一個寂字，寂而常照，所以

佛性除了寂，寂的同時就有照的作用。不是先空而後照，也不是照了之後再有空，或者分段進行，那是前頭的境界。它這是寂照同時，在至寂之中，一切都沒有；至空之中，而發揮出不可思議、無邊無量的妙用。所以它沒有經過這個步驟。我們先要怎麼呢？先要達到這個寂，寂而常照，照而恆寂。在經常照用之中，而無所動於衷。

打個譬喻，像個鏡子一樣。鏡子它不要起心動念，它沒有什麼分別，某先生來，它返出某先生；某太太來，它照出的是某太太，清清楚楚不會錯，不會把某老照出是我。是不是，它就是清楚，它照，但鏡子沒有心，它不留戀。它照了之後，一點影子也不留，我們就有許多還存著，老在那兒想，你就是留住一些東西成了照相的底片。我照了某先生再照黃某某，兩個照片照重了，結果洗出來就不好，甚至要重照。所以眾生的心像照片，他不是不能照用，也能照

用，但他就是要執著要留，留了之後又再照別的，所以你就亂了，就糊里糊塗了。鏡子，來了我就照；不來我也不去接迎他；他要走我也不說「某老，你就再照一會兒，你別走。」沒有這個心思，然而清清楚楚。

這個譬喻是淺一點，但是通過這個淺我們可以懂，他無心，他寂滅，而非常清清楚楚的照；清清楚楚的照，可是一切他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、沒有起心動念。但是我們這個心要比鏡子靈明得多，鏡子究竟是個死物，是不得已找出一個來打比方。因為他這是同時的，照，它就是有；什麼都沒有，離了一切，是空。只有在至空之中顯出至有，所以這不能分段。

但是你的話還成立的是什麼？初步，還是按神秀的辦法，看破這一切，看淡這一切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我少留戀。這個事情

失敗了，如夢幻泡影；這個事情成功了，比方一下子賺了十萬美金，也如夢如幻，也沒有什麼可喜歡的，這樣慢慢就淡了。淡了，慢慢我們心裡最後真正的一切都放下。所以放下，放下，一切都放下，那麼照用就都出來了。這個用那比我們現在來得是正確、聰明，要殊勝得多，沒有侷限性的。

還有，這個寂照就是《金剛經》的那個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。「應無所住」就是空，就你說的空性，而它不是通過這個。「應無所住」但是你不能夠斷滅，不能就是說（《金剛經》）不承認有佛性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那「無所住」，這個桌子、板凳，它都無心，它一切都不住，它不是佛！所以「而生其心」。那麼這個「無住生心」要什麼人才能做到呢，要地上的菩薩才能真正做到。

我在第一次看《金剛經》的時候，看到「無住生心」那就是

甘露灌頂了，很殊勝，也就體會到我們怎麼能夠去做到「無住生心」呢？念佛是最好。這是自己體會到的，後來看見佛經，看了很多書，證明了這一句話。我那時候還有一個聯想，我說可能念咒還要好一點，因為念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…」，這思想中還有一個佛相，念「嗡、嘛呢貝美吽……」連佛相也沒有了，佛相的相，不是供的像的那個像，是你老念一個佛。其實這還都是妄生分別，不過那時候我也就這麼個體會，那時候我不懂密法，我說可能念咒更好，都是不可思議，不能想，可能更可以無所住。無所住中，可是你這一句咒清清楚楚，綿綿相續，這就是生心。所以本來是要地上菩薩才能做到的事，我們凡夫現在也可以做到，因此這個法門極端殊勝也就在這兒。以我們凡夫的生滅心，要入諸法實相，只有持名、持咒最容易。

不是說別的法不好，好的有得是，釋迦牟尼佛的法沒有一個不是極好的，但是我們現在是娑婆世界的眾生，我們在這一個時代大家都很忙，對我們最能夠有效的，入諸法實相，成佛，達到無住生心，就是以持名、持咒最容易。這個話它是成立的。觀種子字當然也好，諾那祖師說你就是不能忘記咒，不能忘記種子字；你兩個不能都記住，至少有一個是不忘，這也是個基本要求。現在很多學密的人沒有達到這個要求，一般就是我上座修法，下了座我就全忘了，他還覺得我這挺精進，其實不精進了。

又有一件事，我就批評了這個事。我說你就是一天上座，正式算這已經兩小時了，其餘都幹別的，你心都不在上面了。二十四小時，你兩個小時去用功，其餘二十二小時，十二分之一，其餘二十二小時都沒有用功，我說這等於一個壺，這水讓它燒了十分

鐘，或者五分鐘，拿下來了，沒有開，明天又在火上燒十分鐘，還沒有開，又拿下來了。你燒一萬年還不是開水，我說你把水一次燒開了，什麼時候都管它叫涼開水，涼了也不要緊，它是開水。我說這個是一曝十寒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居士問）

十六 TC居士問：我現在要學般若，但腦子裏都是妄想，我必須從煩惱裏面生出一個智慧來破這個，本來好像兩個不同的東西，怎麼會從煩惱裏面再生出一個智慧來呢？

剛才不是說了嗎，我們現在煩惱的這個心，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。你現在在這個心上頭，它不會出現般若，問題就在這兒。所以說太末蟲，細菌哪兒都能待，不能待火焰上。咱們這個心如孫悟空一樣，本領大了，哪兒都能去，玉皇大帝都不怕，但是它獨獨不

能緣於般若之上。就不是你現在這個心能夠理解般若的，深處般若的，所以困難也就是在這一步上。那怎麼去學般若呢？所以這才需要念佛、觀種子字、結手印、持咒等等等等，不是就用我們這個頭腦去想，而能明白什麼是般若的。

經上的話，這都是到了大菩薩佛的境界，這講的就不是兩回事了，但是正在咱們用功的時候，這兩個意思都應該明白，既是我們要消除煩惱，同時在最高的境界，那煩惱地就是菩提道。有個比方可以打，為什麼說煩惱就是菩提呢？我就把這個謎給你說了。

煩惱即是菩提。什麼是煩惱、什麼是菩提？打個比方，就是水跟波的比方。一潭清水，月亮就朗然顯現，月亮就照得很清楚，在水裏現出來。一颳風，這水動了，水動了之後，你在北海看那月亮，它就變了好多，月亮不是圓的了。風要再大呢，根本看不出什

麼叫月亮不月亮。所以這個不動的水，能夠朗現一切的，你管它叫般若也好，叫做覺悟也好，這是一個情況。你動了之後你就不能夠起原來的照用了，這就是煩惱。那麼你要是恢復你的照用，你就應該從不動而種種……。你動就是有了煩惱，你不動就可以恢復到了照，所以修行就是這樣一個過程。具體的話，水在那動，你怎麼能夠不動它，是不是？你要拿棍子攪說我叫你不動，你越攪它越動。所以這真如不是起心除妄想，不是我要起個心去除妄想，叫它不要動，它是自然無事可思量，是一種很自然的，沒有事可以思量的。

所以說要真正了達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看一切事就是那個肥皂泡，那個肥皂泡五顏六色很好看，但是轉眼就滅，那還有什麼要去得到它？得到它，它馬上也就要滅的。它就是滅了，你也沒有什麼惋惜：「唉呀我這個大損失，我這一個肥皂泡破滅了。」你成立

這樣一個觀點，常常就這麼去用。就是從這個般若的道理，咱們去觀照，觀照之後慢慢就證入了實相般若。常常我說，你要一切都能把它看破，不用起心去除妄想，自然無事可思量。有什麼事值得我去想呢？既然妄想不動了，這水它不就是清清楚楚的嗎，月亮就現前了。

TC居士問：在開悟以前都是妄想，那我現在要去觀照的這個觀照，是不是也是妄想？

可是你現在是根據那個般若去觀去照。不過這正是一種修行的過程，當然證入實相般若就徹底了，但是凡夫要證入實相般若，就先要從文字裏頭才能使他理解。然後根據這個理解，咱們在日常生活中一一都能夠所謂用得上。這不能完全離開妄，因地倒者，是因地而起。好好摔了一跤，摔到地上了；摔到地上了，不在空中了，

掉在地上了，怎麼能起來呢？我抓空起不來，我抓不到，只有還按著地才能起來，所以因地倒者，因地起。你是因為妄動，有了這個妄念了，有了這個分別了，所以你就摔了跤了。你要爬起來呢，你還不能不利用這第六識，分別識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雖然還都用第六識，但這有什麼分別呢？方向不一樣了。原來的方向你是從站著好好的而倒下去，現在你是倒下去之後要站起來，不同就在這兒。

還都是用的分別識，原來是背覺合塵，跟覺悟是相反，跟塵相合了。看見外界色聲香味觸，這些我都跟它相合，這個就迷了，就有煩惱了。現在我是背塵合覺，剛才說觀世音菩薩聽見聲音，他不聽那個聲音，他返聞聞自性，他這是背開塵而合覺。這不兩個方向正好不同嗎，但還都是從第六識這兒用。所以說你之所以墮落輪迴者，是你這個六根，而你的成就還是從你的六根來，就是不離開這

個。你這已經摔到地上，你要起來只有按地，但是方向不一樣，不是趴在地上，賴在地上不起來了，是不是。我是按著地，按那地是為什麼？為我起來。就這麼一個比方。

煩惱即菩提，就是說你這個水出了波動了，所以照用不顯了。但波是什麼？波動就代表煩惱。波是什麼？波就是水，所以離開波沒有水，離開水也沒有波，說到徹底的話，波動了之後你就不能照了，你就不行了，但波也並不是別的，波還就是水。所以你不要去除掉波，這不是除的事。

TC居士問：以這個分別的煩惱心去修法觀想，作一切的思惟？

不是這樣。這裏頭很巧妙，雖然現在你修法什麼什麼，還是從這個分別意識，這妙就妙在這兒，但是念來念去之後，不單別的東

西你都放下了，你就「嗡嘛尼貝美吽唅，嗡嘛尼貝美吽唅……」，什麼都沒有了。這個時候你的心就把一切都放下了，無所住了，可是這句「嗡嘛尼貝美吽唅，嗡嘛尼貝美吽唅……」相續不斷，這就「而生其心」。心是生的，不是斷滅的，不是死的。這個無住生心的道理，我二十歲看《金剛經》就悟出這個道理，這殊勝就在這幾句話，《金剛經》一部經，這幾個字很可以概括。但是凡夫怎麼能做到，當時就覺得去念咒是最好的了。光念咒，你也不要想這，也不要想那，心裏就離開這一切煩惱了，就剩下這一句，什麼都忘了，一切都沒有了；一切都沒有了，可是這一句咒還存在，它老明明朗朗的現前，就「而生其心」嘛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⑲CP居士問：事持是什麼？

就老老實實念叫事持。拿著佛珠，清清楚楚這麼念，儘量可能多念一些，永明大師一天念十萬遍，我《淨土資糧》裏頭那個往生的老太婆，一天念八萬遍。要念，只要彌陀念得多，一天我就念個十分鐘三分鐘也好，你就是在那念一句功德都不可思議。但是否這樣就可以往生，那就要看看其他條件夠不夠了。所以我說要多念，並不是一定要記數，因為在這念裏頭大家在增長，念使得我們增長。在念的時候就是「是心作佛」，而且這裏頭從事持，就我剛才說的暗合道妙，不知不覺變成理持了。

念佛有事念、理念。念佛有四種念佛，持名是一種，最高的就是念實相，理持就是念實相，我入在真如實相的境界之中，那要離念哪。咱們要離念的話，就是變成木頭、石頭了，那就更壞了，連

離念都沒了，它不是這樣，不是這麼離。所以我們現在以凡夫心沒法子體會這個般若，體會這個實相，只有這麼念佛，不知不覺就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，就是在這個法門可以修，所謂方便為究竟，這就是究竟方便之處。你並不了解這些，你只要肯這樣念，你就從這個事持不知不覺成為理持了。你說是念佛也可以，你說是念實相也可以，念佛和念實相就不二了，這裡頭也就有它殊勝之處。

從「事持達理持」，再一句也是《彌陀要解》裡的話：「即凡心成佛心」，就你這個凡心，念佛這個凡心，還是凡夫嘛，不是凡心是什麼？就你這個凡夫的心，你就成了佛的心。我們要真信這句話，你這求向道之心，所謂萬牛莫挽，一萬個牛拉你也拉不住，必定要勇猛精進。所以夏老師說：「我不念彌陀念阿誰。」我不念阿彌陀佛還念誰呀？這個道理想通了，你不這麼做不行啊。所以我們信

心提高就有這個好處，就這六個方面。

六個（信）方面我們可以把它圓融的理解了，使這個信產生成為一種力量，信力。你真是信了之後，就產生一個信力，所以我們要信自信他。相信自己這念佛的心本來就是佛，「是心是佛」。我們念佛是性德，本性具有的德。「修德有功，性德方顯。」修德出了功效，本來的性德才顯現，那就是是心在作佛，心作心是。（１９８７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㊦ＬＫ居士問：要怎樣常常提醒我們本具佛性？

那經論什麼都有，你要常記住釋迦牟尼佛成佛時的那一句話：「奇哉，奇哉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。」那你就提醒自己，一切眾生都有如來的智慧德相，如佛的功德、佛的本性，咱們現在都具

足。再有就《圓覺經》的話：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。」你隨便拿這些話，你記住一句，自個兒常常念念就提醒自己了。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」，這些都可以用。這個心就是佛，我作佛就是這個心，現在就是「心作心是」。

再要增加念的力量，念佛時就是見佛時，見佛時就是成佛時。喜歡這種，就拿這類偈子經常提醒自己，那這就等於你的一句口訣了，這形成一個口訣。

我們叫做果教派，我們從果實上開始修的。這句咒是佛菩薩的果實，手印是佛菩薩的果實，這些思想是佛菩薩的果實。我們把這佛的身密、口密、意密，這佛的境界做為我們的身口意三業，我們的事業了。我們不去做殺盜淫了，不是貪瞋痴了，而是身密、口密、意密，就是凡夫的身口意三業，頓同佛的三密。你本來是佛，而又使得

你的三業頓同三密，你焉得不即身成就。這一點我們要有一個信心。

有的人說，我覺得我要成佛，這好像貢高我慢。他就沒有知道眾生跟佛本來平等，沒有什麼我慢。是我們本份事，我們當然依教給佛禮拜，給佛磕頭，這事我們也應當做，但是我們要相信我們跟佛是平等的。所以這個禮佛的偈子頭一句：「能禮所禮性空寂」，「能禮」是我，「所禮」的是佛，本性都是空寂的，都是平等的，所以我在禮敬之中還有平等；在平等之中我還禮敬，這樣它就圓融了。

黃蘗他拜佛，那時一個沙彌，這個沙彌後來做了皇帝，他當時還是沙彌。他看見黃蘗禮佛，就問他說：「長老禮佛當何所求？」黃蘗是大禪師，臨濟的師父，現在全中國的和尚都是臨濟的兒孫。「長老禮佛當何所求？」你求什麼呀？黃蘗回答：「我不著佛求，不著法

求，不著僧求，常禮如是事。」我也沒有著著法來求，我也沒有著著佛來求，我也沒有著著僧來求，無所著，但是我就常禮這樣的事。

那麼後來做了皇帝的這個沙彌，他後來叫做大宗帝，他也很尖銳，他說：「用禮做何為？」你還禮拜幹什麼？你既然無所求也無所著，還用禮拜幹什麼？黃蘗過去就一掌。「呵，太粗了，你太粗了！」又一掌，所以這個沙彌後來做了皇帝之後，封黃蘗叫「粗行沙門」，叫「粗行」，他說「太粗了」。

後來宰相裴休跟皇帝講情，就給改成「斷際禪師」，封「斷際禪師」。皇帝記得被打兩掌，打得好，其實是。你這「常禮如是事」就是你跑到那一邊了，還用禮幹麼。他這無求而禮，禮而無求，恰恰是中道。他說：「這樣你不用禮了嘛」，所以挨了黃蘗一掌，他就說：「太粗生。」黃蘗又給他一掌說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，說

粗說細。」這是什麼地方！來說粗說細的，這些分別都不可得，不過他後來就是封他為「粗行沙門」。

黃蘗知道他是皇帝，他來這兒是避禍。他小時候自個兒坐到皇帝的位置上，主要他有野心。（為了避禍）跑出來做和尚，後來還是做了皇帝。所以這些地方都很有意思。他這個直起直用，他沒有什麼，你是皇帝，皇帝一樣打。（１９８７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三、若要佛不離口，先須珠不離手

㈠TM居士問：一串念珠有幾顆珠子？

顯教是一百零八做一串，密宗是一百一十做一串，因為密宗講究是圓滿，那麼就要增加。一百零八是什麼意思呢，其實是一百，你這有誤失，所以這個八給你補上；你有幾句沒有唸好，所以還是算一百，不算一百零八，用八來給你補足。

TM居士問：打掉？

對了，打在裡面了，密宗就更考慮，就打成十個，一百一十算一百。

LK居士問：我們從這邊唸，唸到母珠的時候，是不是要轉一下再唸？

這個就是考慮母珠是佛頭，不要越過佛頭。這個珠子實際上就是代表佛，也就這個母珠名字叫做佛頭。我們不把它邁過去的話，就是不越過佛頭，表示恭敬之意。轉到這邊，轉到這兒和那邊，始終沒有從它數過去，沒有邁過它就有這一個意思。

事實上，這一串佛珠也就代表一切佛，一切空行母。在顯教說這就代表佛，這根線就代表法，一切珠子就代表僧噶雅，這一切大菩薩、阿羅漢、一切僧，都用這個代表，這就是三寶。所以這念珠是個法器，念珠有功德。

我們念佛要想佛不離口，先需珠不離手。現在很多人用珠子的時候，覺得好像我很願意拿著珠子，去撥著珠子念，就是它有一種

吸引力或者也可以說是加持力。再有，就是常常拿珠子的人常有感覺，它會提醒你，比方我要跟你說話，我就不能動了。有的人手裏有珠子的時候，它就正好提醒你，你應該還做這件事。所以先要做到珠不離手，但是大家在工作當然不能做到這一步。就是說它有很多方便，你會客什麼什麼，都可以不打斷。說話的時候，我就是停下來了；聽別人說話的時候，我就可以念，這時候都可以記，這有它一個好處。

有一個經叫《念珠功德經》，各種珠子的功德不一樣，但是功德最殊勝的是菩提子念珠，就你們手裏拿的這個。這個不但是給你記數了，還使你的功德增加無量倍，所以菩提子念珠最好，你們這都是。菩提子有兩種，一種是星月菩提，再一種是鳳眼菩提。

我本來有一串，王上師是鳳眼菩提的，他涅槃之後給了我了。

從海南寄給我了。這個文化大革命沒有了。我自己一串鳳眼菩提念得很熟，王上師的那個菩提子有好多有殘缺，就是刮下去給人治病。有人病得很厲害，王上師就把那佛珠刮點粉給那人吃。那鳳眼菩提都變了，變得像礦物質了，這個植物的東西你刮不出粉來，對不對？你說木頭怎麼能刮出粉來嘛，你就鋸也只能鋸點末。能刮出粉，那就石頭才能磨出粉，它近於礦物質了。他就磨磨磨出粉來，他那個時候刮，刮了之後露出一個切面，切面很光，不是木質。就是拿這個佛珠作供養了，這佛珠沒回來。我自個兒那一串是鳳眼菩提也沒回來。

將來你們看見鳳眼菩提可以請，它每一個上頭有一隻跟人眼睛一樣的眼睛，還有眼珠，這才稱為鳳眼菩提。星月菩提，就是我們修蓮華部非常合適。修威猛法，什麼金剛什麼什麼，那就是鳳眼菩

提更好一些。這很不好找。

LK居士問：平時散念的時候，應該用鳳眼菩提還是用星月菩提？

如果有鳳眼菩提，那就是這一切都合適了，它就比星月菩提再好一點，不但適用於一切，而且可以修威猛，比方修嘛哈嘎拉，那就鳳眼菩提。你既可以修觀音，又可以修嘛哈嘎拉。

星月菩提當然也可以，但它就不像鳳眼菩提那麼如法。比方像金剛杵吧，有五鈷有九鈷，九鈷也是這個意思，你修威猛本尊的時候，九鈷相宜，但五鈷不是不可以用。九鈷可以用來修慈善法，這都是可以通用的，但是說要修威猛法的話，這有加一點要求，最好你有九鈷的。

所以修威猛法的人，最好你有鳳眼菩提，不是說別的佛珠不能

用了，修威猛法有的時候用人頭骨頭做的念珠，所以密宗有時很難懂。這些都是人發願的，我願意拿我的頭作供養，死了之後把這做念佛珠，做裝甘露的杯子，做鼓。當然不是非都得要人的骨，都要取於人發願的，但是你要修無上密，這些個法器，又加上原來供養人的願力，所以很殊勝。

可是如果你發心不夠，當初我讓雍和宮的喇嘛找這個的時候，他非常驚慌，他說：「你這個在家人，你能用這個東西啊？我給你找來，你搁家裏看看，你看有什麼不吉祥，做不做什麼惡夢，如果有，就這發願的人很不高興，覺得你水平很不夠，他不願意跟你配合，這就不吉祥。」所以這有各種特殊，威猛法裏頭就是這樣的念珠最相應了，但是很難找了，我們也不必……。還有你這拿出來，人家很不理解，有時候還要一句誹謗，所以你不如就拿菩提子好。

所以現在我們總結還是拿菩提子。有各種各種的念珠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HC居士問：念佛一定要用念珠嗎？

不是必須的，不過念珠有好處，拿念珠不但有念佛的功德，而且增加了用念珠的功德。它有一個什麼作用呢，「若需佛不離口，先需珠不離手。」所以我就常常拿著，剛才講的時候，放下來；不講的時候，就常常喜歡拿著。拿著的時候，它有時候會提醒自己。

還有念慣了之後，先就是喜歡要這麼用它來念，所以它就有好處。不是說不用念珠不行，不用念珠就不算，都不是。不一定要計數，規定時間也可以，不過計數也有計數的好處，就計數可以督促你。我規定一個數目，因此我總最低限度要保證它完成，所以滿益

大師就說，最好還是拿著念佛珠，規定一個數目，每天要完成這個數目。就是這樣比較好，而不是必須得如此，這裏還是有分別的。你覺得不習慣，不願意拿，就是願意念一定的時間，五分鐘，十分鐘，半點鐘，都是可以的。不過用念珠有它的作用，尤其是念得多了，也就須要知道這個數夠不夠。

定時間，比如你時間剛剛定的時候，來了一個人問你幾句話，那這個時間到底怎麼算啊？難得很準，是吧。定這一小時之後中間來了一個人，談了幾句話，他坐了五分鐘後，你就要注意時間，往往一跟人談話都要看錶，因為回頭好扣，也就有這麼件事，但各有各的利弊。

不用念佛珠，這也輕鬆，就沒有現在這個牽掛，你就可以放心了，今天我的數目就很準確的嘛，到時候我知道我滿沒滿。定時

間有的時候這樣也打個岔，那樣也打個岔，也好像一直在念，可是這中間有許多其他的東西在裏頭，那麼這個算不算？你怎麼樣去補足？這有的時候就複雜了。

所以就是這樣子，不是非有不可，就是它有幫助，就只是這麼個事。而非有不可，那就厲害了，你沒有它不行了。但我們說它有幫助，它有好處，沒有它也可以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四、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

❶TM居士問：有了出離心，如何又能生起慈悲度衆的菩提心？

這個問題很好的，這就是三個最主要的基礎。第一個是厭離心，就是出世心，大家為什麼能對於佛法這麼親近，這樣子發心，總之在這三個裏頭一定有沾住一些。這第一個是共同的，不管是小乘大乘，你先有一個出世的心，就是厭離世間，對於世間這一切不貪戀了。這個非常重要，非常好，而且你將來就是發了最上最上的無上菩提之心，同時還照樣的存在這個。雖然你世間跟出世間平等了，但還是厭離娑婆，還是欣慕極樂，這是貫徹始終的。

所謂的厭離心，對於世間名利、妻兒子女這種種人間所喜歡的，世間大家所認為留戀不捨的東西，我們不沾，心裡不留戀，不

喜歡，而且要出來。我常常打比方，我說現在大家所爭的是什麼呢？如同糞坑裏頭一群的蛆，大家就在那競爭，要選擇一個最有營養最健康的糞，在那裏頭享受。所謂爭雄者，所謂獨霸，所謂大成功的時候，不過就是選擇到一塊好的糞啊，不想出糞坑。

出離心就和這個全不一樣了，我要出去，所以六祖說佛法出世間，他頭一句是出世間，不是往世間裏面鑽。但要世間取得一定成功，是為了弘法做基礎，這又是一件事，但是必須確確實實是為了佛法，這個真正是主要的，那你這就正確了。不然的話，恐怕還要被這裏頭這些東西沾染，拖後腿，那個變成還是很重。所以一個出離心是非常重要的。在這個出離心之上，像小乘也是出離，所以他出生死，證阿羅漢，出家一切一切，也是出離心。

大乘就不僅僅是如此了，就要發慈悲心，這第二個心。我是

要出去，要出苦，我願意一切都出苦，這一切眾生都是我過去的父母，這轉來轉去都當過嘛，是不是，這一些人都在苦海之中，我不救度嗎？我忍心讓我的父母在油鍋那兒炸嗎？所以就發生慈悲心。

省庵法師是淨土宗的大概是十祖還是十一祖，明末清初的人，他有《勸發菩提心文》。這裏頭談的非常好，要發菩提心，要知道有慈悲心，救度啊。這個救度之心我們也很容易發得起來，就是這個議題大家自然而然，我要去救度，我要去修法，我個人修的法，我處處都想到眾生，為眾生迴向，這不就是慈悲心嗎。昨天一部《彌陀法》，你看自始至終都處處和一切眾生在一起，這就是慈悲心。

再要一個菩提心，發菩提心是一個大事情，所以經裏頭都要記載一筆，佛說了這個經之後，多少人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

要是不關輕重的話，寫這一筆做什麼？足見是一個極重要的事情。說到究竟，「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」，就是發的這個心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MM居士問：您剛才說，一個人行善，如果沒發菩提心，這善行也算是魔業，是不是？

這是《華嚴經》的話，這是一種很深刻的願文。

MM居士問：如果不知道的人，他沒有發菩提心，那他所做的善行算不算是啊？

這個善還是善，這個善你所得的只是人天福報，對於解脫生死沒有什麼關係。你得了福之後往往，這古人說的，你修持不徹底，結三世

冤。怎麼結三世冤呢？今生修得很好，來生享受福報，你就有大富大貴。大富大貴就要造業，造業第三世就比那五逆十惡，只是差一生。

MM居士問：得到了人天福報，為什麼會造業？

第二世大富大貴之後，富貴人的享受、行動容易造業。不一定造業，但很容易有這些機會。他就比那個窮人浪費，窮人就不能那麼做了，做壞事往往做不成，因為有錢的人可以買得動人啊，可以買人去殺害誰，就好辦好多壞事啊。他可以玩弄婦女種種的，做好多好多壞事，但是沒有錢的人就做不成。這樣的話，就結三世冤，所以從這個原理去看，很可怕。

從徹底來看，這樣的一個因所結的果不究竟，還是免不了造業。因此我們就不是像一般說的，必須得求來生得福，來生得享

受，而是一個覺了，是一個成佛的果了，度眾生成佛是你的事業了。

那麼你這只是行善不發菩提心，也就解決不了事情。對於自己本人來說，第三世很危險，來生一享福就迷了本性，就造了好多好多的罪業。

MM居士問：如果不知道發菩提心，但是做好事，是不是也暗合菩提心？

暗合是一樣的，跟剛才她那個是一樣的。暗合並不一定必須要知道這些東西，你就自然而然合乎道，那都是。不一定說我這次行動合乎經中哪個地方，你自然和經相合了，那就是合了，那個和就是對了，一樣嘛，那自然相合了。

MM居士問：也不會是魔業了？

不過你要很殊勝了，你自然而然的合乎菩提心。再有菩提心的解釋往往解釋得很深，實際就是信願，你深信切願。信這一句佛號，這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你沒有大智慧不能信，所以你現在能信就代表你有了智慧。你發願，發願這個事是有行動在裏頭的，你既然願去極樂世界，自然對於世間這一切享受、這一切名譽地位、一切別人家所貪的東西，你可以丟開了。這樣的話你才對於這個世間不留戀，而一心是想去極樂世界，你就有很大的願力。這也代表慈悲、智慧都在裏頭了。

這個往生與否，蕅益大師的話，大家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我是轉述。印光大師說：蕅益大師的話，釋迦牟尼佛再寫，也不能超過。「往生與否，全憑信願之有無。」你能否往生，全看你有沒

有信願。他底下又說：你要沒有信願，你念佛念到是風吹不入，雨打不透，如銅牆鐵壁，也照舊不能往生，這個大家可以看《彌陀要解》，所以信願是重要。品位高低是在於念佛的深淺，你到了是上品生還是下品生，這決定於你念佛的程度，這見於蕅益大師的《彌陀要解》。（1987年於美國維州蓮舍《無量壽經大意》法會答與會者問）

五、信為道源功德母

㈠TC居士問：不管修密宗或淨土宗，信心都很重要，要怎麼建立這個信心？

「信為道源功德母」，信是道的本源，是功德之母，所以這信心哪……。還有說，你入了寶山就必須要有信心，才能夠不空返，信心是學佛的第一件事。我常打個比方，一根竹子，你要把這根竹子劈開，一根竹子劈成兩半。這頭上第一節你要劈開了之後，後面迎刃而解，這信心是第一節。現在我們在座的人，都已經有一定的信心，這就是一個最可慶倖的事情，也就是今天我很歡喜的事情，因為在這兒碰見了這麼多有信心的朋友同修，而且很多還都是正在有為之年，已經產生了信心，這是很殊勝的事情。

她這一問就是說她不滿足自己現在這個信心，還要進一步再生起來，所以這一個問題非常好。我們永遠不能滿足於自己現在的這個情況，現在這個情況已經是多生多劫的一個果實，但是我們永遠不能滿足於目前的情況，我們只有精益求精，日新又新，進步了再進步，進步了再進步，如我們爬一竿子，要百尺竿頭，一直要爬到竿頂。爬到竿頂還不行，禪宗的話，百尺竿頭還要更進一步，這一步就難跨了，已經到竿頭了還要進一步，那最後的成就是那一步才是成就。現在是爬竿的時候，大家最後成就是百尺竿頭再進一步。

我們這一切不光是信心，一切的問題，乃致於戒定慧各個方面（永遠不能滿足於目前的情況）。佛教是無止境，是無盡藏的。這個信要說起來，那就是蕅益大師說的最好了，就六信：信自、信他、信事、信理、信因、信果。六信具足你才能說我有了「信願」

的這個信字了。現在我們可以肯定的說，大家一定都有了信因果的心，信做壞事不得好報，做壞事得惡報，因此我就行善不做惡，這很普遍，這肯定，但是這個還不是信因信果的全部，但是我們有一點兒了。

信事，這個我看大家還信的差不多。信有極樂世界，信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，這個信心那就很了不起。註解《阿彌陀經》的人，對於《阿彌陀經》兩個「有」字是雙手贊成。「有世界名曰極樂」，有世界叫做極樂，一個「有」字；「其土有佛號阿彌陀」，兩個「有」字，這是個最寶貴的文字。有個世界叫極樂世界，有個佛叫阿彌陀，有啊！我們往往就說佛法是空門，這個淨土宗是有，覺得《阿彌陀經》跟《金剛經》往往不能融通，其實是一回事。今天這一方面我們就不多談了，我們這樣談還比較實際一些。拿淨土

宗祖師的話，我們要念佛，你先不要消除名相，「依相專至」，依這個相，「專至」，專心至心的去念，就可以往生，當然你品位低一點，但只要相信這兩個「有」字，「其土有佛號阿彌陀」、「有世界名曰極樂」，要信這個事。

這信事。事的一對是理，理那就是《金剛經》嘛，所以要信理就難一點了，尤其又信事又信理而且都圓融，這個信就深了。所以事和理是一對，在這一對裏頭大家已經能夠信事了，這就是很可相信的事。你只要這個信心堅定，不要動搖，一向專至，就是一上來先不要管它理體本體是怎麼回事，我就相信有極樂世界、有阿彌陀佛，我願意往生，我願意往生再回來度眾生，要度眾生一切成佛，我就老老實實念，一句跟一句的念。持戒、不謗法，那你可以得到永出輪迴的，畢竟將來要成佛的這個果實。你要再信理呢，那就更

有保障、更殊勝了，這是一對。已經說到四件事了吧：因、果、事、理，還有自和他。

自和他，現在信他容易，信自比較難。所謂信他者，信真正有個極樂世界，有個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是接引佛，還得好好念佛，就佛來接引，這個叫信他。對於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本有佛性，自己跟佛性是平等，自己雖然還沒有完全證到究竟的佛位，但是自己和佛相比，自己不欠少任何東西，這個叫信自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六、不離佛法而行世法，不廢世法而證佛法

㈠LH居士問：現在問題是我要花很多時間再到學校去進修博士，還是把這些精神跟精力都挪到學佛這方面？

淨土法門適合於現代人的情況，世間上有許多事情要做，這好就好在這裏。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，這事當然不是自個兒挑的，是被動的，那就是成天勞動，成天有人看著你。還是修，他們也知道，但拿不到證據，我以為他們不知道，他們還是知道，他們背著會罵我：「黃念祖就是死不悔改，這麼去折磨他，他還是要信，還是要念。」

LK居士問：這種情況下是因為您的根器，還是什麼東西讓您有這

麼大的信心？

就是真實相信就是這麼回事啊！就所謂「真實不虛」，這是個真實的，不是說就這一種這麼比較好。我們現在要修行，第一個要去掉疑，所以剛才說生信，信就是智慧。所以金剛般若它頭四個字就是「斷疑生信」，「絕相超宗」是在第二句裏頭，一開始就是斷疑。我們就是常常有疑惑，「它是不是這樣？」不那麼死心塌地，疑這個是絕對的真實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說「惠以眾生真實之利」，這個是最真實的，拿這個給人家。

你這個問題也是這樣，你現在總之以這個為目的。比方像世間的地位上顯著一些，學術上成就高一些，這種將來就可以使弘法的時候增加人家的信心，對於弘法也有好處，以這個為出發點那就是好的。你還是留戀世間的名譽地位，我地位高了，名聲好了，將來

就有人恭維我，我職位可以比別人高一些，收入可以多一些，那就是為個人打算，那就不要（再到學校進修博士）去了。

所以看你這是落在什麼上，為什麼？我能這樣做對於弘法有好處，甚至還有這個因緣，而且在這世間上也須要這麼做，有的時候要順這些緣，但是很矛盾的時候，那就要選擇了。這個絕對是有妨礙的，而那個完全是佛法，我要選擇什麼？我現在不要求大家把佛教當作唯一的，但是要把它作為第一位的。唯一的就是別的都要放下，那要求太高，現在不切合實際，但要能夠把它形成是第一位的。在任何問題上要考慮，我已經是把佛教擺在最重要的地位上，第二第三當然還是要要，但當第二第三不可得兼的時候，你選擇什麼？選第一位的。

熊掌與魚你都可以吃，都擺在桌上，你都可以的嘛，是不是？二者

不可得兼的時候，捨魚而取熊掌。這也是這樣子，不可得兼的時候，捨其他而取佛法。可以得兼你可以兼，這都是很原則的，原則掌握了，怎麼做都可以。太疲勞、太什麼什麼，很晚了，你在昏昏沉沉還堅持修，底下就是想辦法，有一些功課能夠挪動一下，換一點時間修。

最近有一個和尚跟我說，說到晚上，老了，不行了，昏沉，我說你不要都集中晚上修，早上起來修一些。他現在改了之後很相應。你可以有這個時間，就把別的時間調動，或者在休息的時間修一點，把到佛堂上那個正規的修壓的短一點，這個就好辦了，就可以靈活。而且這一句咒隨時隨地可以念，我們不專依靠在座上，在佛堂裏頭修，而是要隨時隨地的，我們是在動中念。

我常常打這個比方，這個胡宗南當時在蔣介石時，是集中訓練打共產黨，但是練來練去，打了延安還是打了敗仗。當時就有人說

因為胡宗南的訓練都是在操場上練的，共產黨是在戰爭中練的，是在不斷中打。

所以動中念很重要，就是隨時隨地老想法念這一句，老有這一句，這是動中念。靜中念的人，靜的環境沒有了，在動中他就用不上了；動中念的人叫你再靜下來，不更好嗎，是不是？你動中都能念，靜中還怕什麼？所以我們現在就提倡不僅僅在靜裏頭念，動中隨時隨地都能夠想得起這個來，念這一句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LL居士問：在主管的位置，當屬下要求加薪或要求什麼，有時候會覺得他很愚痴很什麼，心裏會起煩惱，可是又覺得學佛的人應該保持心理平衡，要以慈悲心去對待，可是不對他們稍微嚴格點，那也不能管理。這應該怎麼對待才不會矛盾？

（總之）一種慈悲心是主要的，菩薩也是先以欲勾牽，後令入正道。觀世音菩薩是人家求財得財、求妻得妻、求子得子。都應該清淨，但他真是想結婚，觀世音菩薩還都答應他，這一點我們先要把它肯定下來。但是先以欲勾牽滿足他的願望，底下還是希望他入正道，不是希望他沒完沒了的老來要，當伸手派。

我們幫助一個人，要給他得到一些滿足，求財得財，求地位得地位，要能夠啟發他，使他走上正道，能夠改正錯誤，這是更進一步的慈悲。但是這個事情要在用慈悲心出發，是慈悲、同情、憐憫這個心出發，不是看著你有病，或者我只是覺得有點討厭，覺得這是你的缺點，只是教訓，有時候這倒沒有一種感動的力量。我們是應該讓他要要求，有時候還需要現出金剛面目，但內心是慈悲的。

所以種種的可以有變化，但是內心要以利他為本，真實為了利

他。你的思維要經過很細心的考慮，就可以真實達到利他的目的。所以既須要有些個讓，讓什麼呢？人只有這個水平，不能要求太高，所以要求別人不宜於太高，要求自己就不要太寬，這個把它調過來。如果責自己寬，責人嚴，那就會跟大家搞不好關係；責人寬一點，責己嚴一點，大家關係就會搞得好，最後我們還不只是一團和氣，還很希望我們會盡忠告，朋友嘛，各個能夠勸善，這就是很好的事情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居士問）

㈢LH居士問：有些法師對淨土方面有一些成見，說淨土是給那些懦弱的小人去的；覺得這些人比較沒有大菩薩的心腸，所以要到極樂世界去；另外又說，到極樂世界去也只是求慧而已，到了那邊修完慧以後，一定還要到人間來修福，福慧才能夠真正的完美，才能夠

成佛。您對此的看法呢？

不是絕對在極樂世界只能修慧不能修福，但是在極樂世界的修持，修福就沒有像娑婆世界這麼容易。娑婆世界修習一天，等於在極樂世界一百年。我們不要看輕了我們現在這個機會，因為有許許多多你到處都可以去行善。在極樂世界都很好，布施什麼這一切就用不著，你沒有這個機緣呀，沒有什麼水災啊。昨天有人告訴我說，很多人都要餓死了種種的，重災區很苦啊，這裏你有機會去救。

但不是絕對的，這弘法說法，極樂世界水平很不一樣啊。邊地剛來的……，邊地就要有佛來跟他講，他不能見佛！每天有兩個菩薩給邊地的人說法，這邊地也無量無邊哪，所以這培福的機會……。這一切布施、供養，法供養最，一切布施也以法施為最，所以這還是有機

會的，不是絕對的。

我們不反對有人說發大勇猛心連續到世間來救度眾生，我們只是說，你是發了這個大心，但這個是很困難的，而你知道很困難還肯發這個大心，這一點我們還是尊敬，就是這。不過這還是很難哪，往往今生的事你今生都忘了，怎麼能保證來生還能繼續你的本願，所以這件事很難。

如果能堅持，那很殊勝，這個世間修一天等於極樂世界修一百年，所以很多活佛都願意到這地球上來修。而且地球的眾生克服淫慾的本領超過天人，我們不要小看這個眾生，後來就是人慾氾濫，但人在克服這方面的能力超過天，所以他就可以修，你只要沉淪在慾海裏頭，你這個心完全是濁亂的。那真正殊勝的，極殊勝的，才能在這個情形之下保持清淨，這是最難的問題啊，雙身法就是這麼

個問題，不是躲著問題，而是迎著問題，但是個極難的。

憨山在山上就一直聽見瀑布聲音干擾他入定，好不容易入定了，聽見瀑布一響，他心裏就……。就搬離開那瀑布二十里，很好很清淨就入定了。過了一陣子他自個兒定力提高了，耳朵靈敏了，四十里外還聽見，六十里……，後來搬到八十里，後來覺得這個無了期了，我搬到哪兒去啊？不搬了，搬回來在瀑布底下打坐，「這不是行了，不用搬了」，迎著問題了。可是一個普通人你在瀑布底下打坐，這不可能了，就是這個。這就是說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東西好修，這一些方面還是要……，這個世界雖然咱們習氣很重，眾生的智慧力還是不錯的，說老實話。

所以釋迦牟尼佛十方佛讚歎，能夠在這個五濁惡世，能夠宣說這樣的法。有的是一個世界，一個大劫裏頭沒有一個佛來呀，咱們

地球上這個賢劫，在這一劫之內有一千個佛出生，實際是一千零五個，只說了一千。剛來了四個，下面還多的很哪，這是賢劫，這個很殊勝的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七、往生正因

㈠TM居士問：是否念佛就是在發菩提心？如果是的話，那要想讓自己很自然的發菩提心，是否就一直念佛，等念到某一個程度，菩提心就自然發出來了？

這個往生的條件是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所以必須是發心而念。你真誠在念就是發心，這個意思又引伸了一步了。最基本的意思，極樂世界這個大學只考兩門功課，一門是發菩提心，一門是念佛。你念佛，你十分的相信，十分的願意去，就是有信有願，又加上小本就是信願持名，大經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，我真一點沒有懷疑的心，我就是一點也不留戀娑婆，我就是要去，這種迫切的願，再加上持名，這就可以往生了。

當然你這個信的程度、你這個念就決定你的品位，但是你有信有願就決定往生。為什麼？這個信願就相當於菩提心，這就是大經和小經連結在一塊兒的解釋。

剛才說你念佛就是菩提心，因為你現在有信有願這麼念，這樣的念佛，就雖然有的愚夫愚婦還不懂得什麼叫菩提心，可是這麼深信切願念佛，你信願持名都有了。這持名當然就是等於一向專念，而你有信有願，這不就是等於在發菩提心嗎？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LL居士問：書上說信心不夠還有疑才會生到邊地去，但還是生了嘛，可是古德說念佛如果信願不足的話，任你念得銅牆鐵壁還是不得往生，那這中間的差別在哪裏？

她錯了一個字，不是信心不夠，是智慧不夠，就是這個。這一來這種矛盾就沒有了，是智慧不夠。這智慧，經上說的，對於佛的偉大智慧不能生信，佛是這樣的智慧。一般信佛，把佛當成一個最高的神，別的神都沒有他的威力大，就好像是黑社會的頭子，比誰都有威力，別的都不如他，就把佛看成是諸神之中最高的神，這是不了解佛的智慧。還有能相信佛的智慧，而不相信自己的智慧，不相信自己跟佛是平等的。

這兩種都是智慧不夠，但是他還可以相信造罪要受報，做善可以得福，還好好念佛，還做種種的功德，種善根，這樣他還是有信，也有願力，願意生極樂世界，也還在念佛，就是對於佛的智慧，和自己本來是佛這件事，他相信的不夠，那麼這個生邊地。

生邊地之後他要懺悔，經過多少年罪業消了，他要懺悔對這個不

信，慢慢消滅之後才能見佛。實際不是他不能夠見佛，誰禁止了他？是他在這個水平見佛，佛給他說法，他還是聽不懂。問題在這兒，你還是聽不懂啊。所以自然而然的，等智慧增長了，把心裏頭這個鏡子上的髒擦乾淨了，鏡子才能照，才能接受，才能懂，才能看的清楚。

念佛法門是以信願持名（為宗），這是蕅益大師的話，這話是絕對的。只是有了信、有了願，深信切願決定往生，決定能不能往生在信願；往生之後你的品位，決定於念佛的程度。所以這兩者沒有矛盾，但是智慧和信願也有關係。就是能夠深信、能夠切願，智慧就比較深一些。這種人的智慧只達到這樣一個信心，但是對於更進一步佛的智慧和自己本有的智慧這些地方信不及，就將信將疑，而還肯念佛，不然他怎麼肯念呢，他不信念不起來啊，還是繼續在念佛。生邊地就了不起啊，大家要知道，生邊地就是了不起啊。

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㈢TM居士問：國清寺那個自殺的和尚，他一直是在念佛，就應該有往生的因在那裏，不是嗎？

我講過這件事，就是在國清寺的一個和尚，他弄個繩子上吊了。念佛有種種人在念，佛法是好的，我常常說你拿個杯子去舀水，杯子要洗乾淨。很多人杯子剛剛調了毒藥，你現在去裝牛奶給小孩吃，那吃了非生病不可，甚至於死。牛奶是好的，牛奶沒有錯，但杯子剛剛搞了「敵敵畏」，就是這些東西，所以要把杯子弄乾淨。還有杯子的大小，大海去舀水你可以舀很大，可是你只取得一點點，跟這個器具很有關係。就是這樣一個問題。

我就碰到這種人，他說我修法只是為了使一個亡人誰誰誰得

好處，可能是說她自個兒的什麼人，只是希望他得好處就是了。還有人說我念一句佛，我死了之後就多一個金元寶。他只是為了他的所好，他的心、他的願是得金元寶，這他不可能往生，所以就有這種種的心願。你沒有深信、沒有切願，光是念當然還是種不可思議善根，這點是肯定下來的，但是往生不了。往生是何等大事啊，是出三界的事情，證了阿羅漢就欽佩得不得了，證到羅漢才能出三界。照說要比他的斷惑，我們差多了，但是我們這個念佛往生跟他一樣出三界了，這是何等大事，這不是輕易的，不要覺得邊地還不滿意。邊地也是往生了，就是考著名的大學，你考了榜尾還是考取了，比不考、考不取強多了，都是好事。

這個願還表示你不光是羨慕極樂，你還得厭離娑婆。這厭離娑婆不是討厭娑婆，是不留戀。現在很多念佛的人，對這世界樣樣都

是留戀的，願就不足了。我的孩子怎麼辦？將來我這些錢怎麼辦？我要有名譽，要受人恭敬，名譽地位都是娑婆世界的東西。像現在做法師的還是一樣，希望我的徒弟多，恭敬我的人多，我的名聲大，這跟在家人想當局長當什麼一模一樣，沒什麼奇怪。

所以為什麼郭某說這個話：「中國這一千年的佛教不是正法。」就是有鑒於此。這些出家人沒有真正照佛說的辦事情，所以我們不能看這些人，不看別人。誰也不要看別人，我們就要靠自己，我們一定堅決遵佛的教導，四眾弟子同等責任，我們也不管他們了，管不了，你哪能管得了，誰也管不了，釋迦牟尼佛也管不了。釋迦牟尼佛如果管得了，也沒有提婆達多了。

提婆達多是佛的弟弟，他得了五神通，他背叛了，來殺佛、害佛。用五百醉象要把佛和全部的弟子都踩死，佛也不能阻止他，就

有這些人，有什麼辦法。但是佛看見這個景象，一伸手就出了五百個獅子，每一個象前出現一個獅子，象都不動了。佛說我並沒有心要出現獅子，它自然而然就這樣，所以佛不是顯神通，它自然而然。

神通這也是一件事，神通當然是好事，密宗我們說看師父要看三年，我說你們看沒神通的師父，看三年可以夠；看見個有神通的要看六年，就可能危險問題還多一點，所以要仔仔細細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㈣TM居士問：《傳心法要》其中有一段說：「臨命終時，若見善相諸佛來迎，及種種現前，亦無心隨去……。」那就是說不隨這個相而轉，就善相、惡相都不起分別，也不隨去。但像《淨土聖賢錄》

講的，臨終很多都有相現前，說有菩薩來迎，那這個應該怎麼去看待？怎麼把這兩個圓融起來？

這禪和淨土的差別，禪宗是一法不立。這「生佛兩泯即是佛，才相對待便成魔」，這是法身境界，咱們往生是凡夫境界，你還凡聖同居土呢，要法身境界你就常寂光哪，常寂光中有什麼叫來去，生常寂光的人他有什麼來去啊？你看廣欽和尚：也不來，也不去，沒有什麼事。他多少有這個味道，他還是佛來接引，那放光不就是來接引嗎。所以往生這是咱們凡夫的事，這個禪宗說的都是法身上的事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海外弟子問）

淨土宗的往生是凡夫的事。你是凡夫，反正得有所去，所以不能不受後有，就不如受往生的後有。真能不受後有了，那你自由自在了；不能不受後有，那只有隨佛往生。

往生也四料簡嘛，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」，生是決定生，去就沒有去；「去則決定去，生則實不生」，聽到去我是決定去了，生，沒有什麼叫生，證無生嘛，有什麼叫生？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決定去」是一句；「生亦實不生，去亦實不去」，又一句。

所以這些意思都要圓融，各個按照自己的量體裁衣，你要做衣服，你要先量一量，就是量合乎自己的身體，合適才對。再進一步說，縱然就是證了虹光身了，來去自在了，就是文殊普賢他還要示現求生極樂世界。所以就是「八十翁翁舞，為教兒孫故」，為了教導兒孫，八十老翁也跳跳舞。因此不管是上賢下智，都應當示現往生，求往生，得到往生。（1990年對北京弟子講於北京蓮舍）

㈤SC居士問：虛雲老和尚的年譜中，說他夢見到兜率天聽彌勒講經，可否請您開示，那我們求生淨土跟虛雲老和尚在兜率天，意義上有什麼不同？

它這樣，生到兜率天那是天界，而且還是欲界天，所以有的人生到兜率天之後，看到欲界天的情景，他就不去找彌勒菩薩了，他就待這玩去了，也是有這個情況。虛老不是到兜率天，他是到彌勒內院。佛的這個都是這樣，他到地球上來成佛之前，就在兜率天的內院，這是他講經說法的地方。

將來我們人壽越來越少，越來越少，少到只有十歲的時候。我們的佛法，末法一共一萬年，這才差不多過了一千年，還有九千年，九千年後這個法就滅盡了。滅盡了人的福報就更差了，人那時候的脾氣更大了，瞋恨心哪，現在已經有點苗頭，那北京有些流

哦，一言不合就拔刀殺人，這兒也有啊，開槍種種的，他無冤無仇的，總之這就是一種苗頭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人壽只剩十歲的時候，那誰跟誰就是相殺，先下手為強，我要不殺掉你，你會殺掉我，因此我就把你殺了。這麼互相殺嘛，那就都殺光了，只有極少數的人藏在深山逃避了這個劫。劫一過人心也迴轉了，一看這不得了，這不就毀滅了，我們要改，要向善，就轉，人心一轉，一切都轉了，氣候也變好了，東西的生產也變豐富了，人的壽命也增長。等人的壽命增長到八萬四千歲的時候，彌勒就來了。

彌勒是修福的，他發心在釋迦牟尼佛之前，但他慈心特別的大，大慈彌勒，慈氏也就是彌勒的名號，叫大慈。所以布袋和尚，我們看見廟裏很大個肚子的一個和尚，我們管他叫彌勒佛。這個話又是庸俗化了，這是布袋和尚，隋末唐初的一個和尚，他是彌勒的

化身。他就是很慈悲，哄著小孩子跟他玩，小孩就欺負他，什麼抓他耳朵他也不生氣。大慈氏，他慈心特重，就沒有像釋迦牟尼佛那麼精進，所以釋迦牟尼佛後發心先成佛了，超過了彌勒，彌勒他慈，慈他就有福啊，那比釋迦牟尼佛來的時候就有福，人非常長壽，地的物產非常豐富，他的眾生很容易，他說將來我們龍華會上相見，那就是彌勒的時候的說法，叫龍華會。將來龍華會上相見，就指這個時候。信佛的人那時候都要來幫助他教化，三會龍華度生的事情就完了，他福報特大。所以各個成佛的願力不同，釋迦牟尼佛成的是減劫，他成的增劫，壽命也很長，福報也高。

那麼這是在兜率內院，兜率內院就是彌勒當來的佛的道場。生兜率天是不出天界，生到內院就跟求生淨土一樣，不再墮落了。法相宗、唯識宗的發願都是求生兜率內院，因為他們的教主是彌勒，

那麼淨土宗大家都是求生極樂世界。但是不管你是求生極樂世界，還是求生兜率內院，你有這個願求，你生到那兒之後永不退轉，就再不會輪迴六道了。將來就怎麼樣？將來就跟彌勒一齊到人世來，三會龍華，一齊度脫。所以這一世跟佛法結過緣的人，都將要在彌勒那兒，在龍華三會之中，或早或晚得度。

可是這個時間可就不得了啊，差不多是每過一百年減壽一歲，一千年減到十歲，現在我們平均壽命應該是五十歲，那就幾千年以後；當他長了，長到八萬四千歲，也是每過百年長一歲，那得多少年？所以要等彌勒，那要多少億年以後的事情，那就來日方長了，所以我們就不能夠等到將來龍華會上彌勒再來度了。我們這個求生要求生極樂，生到兜率內院、生到極樂都是不退轉，這都決定成就，但就是生到極樂特殊的一個緣故，就是阿彌陀佛是大願之王。

他這四十八願是他一個特別的加持，他以這個第十八願為中心，所以是慈悲到了極點了，那就是啊，他這第十八願就是「若有眾生聞我名號。至心信樂。」「至」是至誠的那個至，至誠的心相信；「樂」是願意。「所有善根心心迴向。」所有善根完全迴向到求生極樂世界，不求現世發財，不求現世當大總統，就都是把一切功德迴向到求生極樂世界，心心迴向。「乃至十念。若不生者。不取正覺。」你這樣的情況下，你用十念念阿彌陀佛，如果你不生，不取正覺，所以這慈悲之極。

還有，就是彌陀的這個願力，這是他力派，我們往生是靠他力，是靠彌陀的願力。你這十念怎麼能生呢？當你這些功德做到了之後，再有我們這樣的人臨終的時候，阿彌陀佛跟聖眾就現在這個人的前頭。那天不是說有個福州的老太婆嗎，她不看見佛來接嗎。

佛現在你的前頭，這又是鳩摩羅什翻譯得少了的東西，鳩摩羅什是個大譯師，那是太殊勝了，所以鳩摩羅什翻譯過的經典，玄奘他就不再翻譯了。但是兩部經他又再翻了，一部是《阿彌陀經》，一部是《金剛經》。《金剛經》有四句很重要，所以他再翻一次；《阿彌陀經》他也是少了一點。《阿彌陀經》後頭有「現在其前」，是「慈悲加佑。令心不亂。」不亂在後頭，它沒有「一心不亂」，它前頭是「繫念不亂」。

所以這裏就不存在「一心不亂」亂不亂的問題了。現在學淨土的人，有很多有一個大的問題，說我念了這麼多年，我也沒有念到一心不亂，我念佛中還有妄想，我這到底能不能往生啊？有的人就說我就得碰運氣了，運氣好嘛，我臨終能念，我往生；運氣不好就不行了，還看有沒有人幫助等等，碰運氣。不是這樣，這一個就

是鳩摩羅什翻譯的中間脫落了二十一個字；一個是他的文字太簡化了。把玄奘翻譯的合在一起這意思就很明顯了。他這個不亂是佛現在你面前，慈悲加佑，就好像剛才我們這四句一樣，一補上意思完整了。你要把他這個「慈悲加佑。令心不亂。」補上，就不會產生這個誤會。不是你有這個水平，在臨終的時候你還不亂，正念分明，這樣得到往生，而是佛菩薩因為你符合了佛的願力，你既然符合了佛的願，佛就要對你實踐諾言，他就要來接引你。接引你的時候，再加被你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亂！讓你的心不亂。那還有什麼錯，你心不亂，你又念佛，佛來接，那你不往生等什麼？所以這個往生就容易。

所以我常常說這個像考學校，大陸上有的學校很難考，要的分很高，這幾門功課考筆分，像郵電學院跟清華都要考五百幾十分才

能取，一般大學要考四百幾十分，你要考原來的協和醫科大學那要到六百分，在全國錄取三十個人，這就是很難哪，你分數不夠，你就考不上。阿彌陀佛這個極樂國土就像這樣一個大學，你要有二百分就讓你錄取，那一般學生都有，但是也有的不行，你又不發菩提心，你也不念，那就交白卷了，那你就不行了。你有二百分，一般學生都可以有，都是可以做得到的，你只要肯念，你相信。而且這個大學進去之後，沒有叫留級的事情，沒有叫退學的事情，沒有叫開除的事情，是保證你各個大學畢業，保證你各個是博士，而且這個博士的水平都是愛因斯坦，你都要成佛嘛，就等於這麼一個大學。所以我們現在只有求生淨土。

那麼虛老他是宗門，他是做殊勝的功德，看這個情況，將來他是生兜率內院，將來就是和彌勒一齊到世界上來，一齊三會龍華，把所

有現在我們凡是跟釋迦牟尼佛這正法、像法、末法，跟法結過緣的人一齊都度脫。（1987年於美國維州蓮舍《金剛經一滴》法會答與會者問）

㈥PM居士問：很多道場都是依止自己的宗派為主，反對其他的宗派。我認為不管你念什麼經、咒，念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或念什麼，只要誠心的念，誠心的迴向西方極樂世界，一定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您老覺得對不對？

當然是對的，不過要補充一點。往生極樂不限於必須念阿彌陀佛，念經、念咒、念觀音菩薩……等等，甚至於參禪都可以往生，這個是對的。蕅益大師就說，你禪宗不要說要放棄你的參禪，你只要禪淨雙修，你只要迴向你的功德求生淨土，也就對了嘛，這些事

都是對的。剛才不是說嗎，這兒是密宗，這個密宗是念咒修法，他也要求生極樂世界啊。如果這他不能求不能生，這個求就變成白求了嘛。當然都是可以的，所以這個原則是對的。

那麼在這個對之中，就要補充一句什麼呢？就是在種種法門之中都可以得到往生，但以念佛往生是正宗。就好像高中畢業考大學這是很自然的，其他同等學歷也可以考大學。沒有念高中，有同等學歷，考試也考了，那這也能考取。但是考上大學的，很自然哪，是高中畢業的人多，同等學歷的人一定是比較少了。也就是要補充這麼一點，就是這同中有一點不同；不同之中它又同，都可以，但是以念佛往生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是正宗，這不是現在的師父說的，阿彌陀佛當時就指出了，是持佛名號，以這個為往生的正宗。別的法門也都可以，都是平等的，都是好的，你修一切都可以得到往生。

再有一個什麼呢，就法門之中也有難有易，要求往生都是可以的，但可以是一種可能，你實踐的時候做得到做不到呢？比方念《地藏經》的人，那是一本這麼厚啊，地藏王菩薩加被你，持經的時候，除非你的功德極殊勝，已經達到很高的一個境界，業障消除等等的，你要在最後臨終的時候，（這還有持很長的咒的人也是一樣），在臨終時候身體已經很不安，你還能夠記得經、記得咒，還能這麼著念，確實是不容易。那你要念地藏王菩薩也可以，你多念這個經啊。所以持名號這一點容易。

當初我們這裏有一位，昨天就說，他開刀的時候連長的那個度母咒都持不了。他持那個短的咒持得很好，種子字非常清楚，咒語分明，覺得很安。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呢，一個很方便的，你還能夠用得上的方法，在你最要緊的關頭才能產生作用。

這個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你還可以精簡成「阿彌陀佛」，只剩下四個字；你還可以再把它簡練只一個「佛」字。到最後只有一個「佛」字，佛，佛，佛……。因為你平常念的是「阿彌陀佛」，這個佛字就包括了六個字，這是可以做得到的。你病中「唉唷，唉唷……」不是也出聲嗎，你把「唉唷，唉唷……」念成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…。」其實是可能的嘛。我們不能只談玄妙，不是只談原理，你要實踐，實踐中你要知是可能的，這才知道它行啊。

我在三十多歲的時候，我病啊，在病塌中持咒，十個字的咒就是念不動，後來改念佛號念得動了，就體會了為什麼，因為這是你在這個時候還能辦得到的。那麼我又念了幾十年了，我現在持的咒也有十個字，在重病之中我也可以念了。但這又加了幾十年的努力才行，我三十歲的時候就辦不到，我現在七十五歲，我辦到了，

那是經過四十五年的辛苦哪。要是根器比我好的人，那他就是再長的咒也可以念了，我這個根器只達到這個程度，在三十幾歲的時候我是念不動，現在還要看哪，我不敢說我有把握。我這個病還是一個不要死的病，要死的病痛苦得很深哪，那這個咒能不能念現在都……，就是說絲毫不能自滿，所以戒慎恐懼，發心，祈求。你要自滿說我可以念，我有長咒了，我有希望了，這就是我慢。

阿彌陀佛的心印、觀世音菩薩的心印，密宗講心印，一個佛他有一個字代表他，有時候阿彌陀佛的像有一個印度字，那個字就咱們老的翻譯叫合利（音），其實它是兩個字拼成一個字叫唅（音）。我們印成合利（音），是梵文字，那就是阿彌陀佛的心印。阿彌陀佛心印唅（音）字的解釋，他有無量的意，第一個意思是慚愧，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這個心常慚愧，所以印光法師他稱

自己為「常慚愧僧」，就是這個根據。

印光法師是當代的三大高僧之一，他自稱為「常慚愧僧」。我的老師，夏蓮居老師，他有兩句詩：「檢點一身都是短，慚惶半世已成虛。」我檢點起來，我這一身都是短處，我很慚愧，惶恐，我這半生都虛度了。這都是常慚愧的人。他還常常說：「我是第三等人。」我問：「老師你說你三等人，那誰是第一等？」「文殊、普賢是第一等。」「那第二等人呢？」「這些大祖師，六祖、永明，這是第二等。」那麼他是第三等人，一個就是心志很大啊，自己還是要戒慎恐懼，善護己念。所以菩薩就是善護己念，護持自己的念。

淨土法門就是要以這一句彌陀相續，大勢至菩薩就是淨念相繼，念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很好，就是以眾生心，就是咱們的心，不是叫你程度什麼很高，「憶佛念佛」，你想佛念佛，「現

前當來必定見佛。」「現前」就是馬上，「當來」就是我臨終，必定見佛。「去佛不遠。不假方便。自得心開。」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方便，你就心開，「心開」就是開悟，所以念佛一樣開悟。（1987年於美國維州蓮舍《金剛經一滴》法會答與會者問）

㈦PM居士問：如果一個人一心念佛，而且也發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但因為車禍或中風，變成植物人或神志不清了，那種情形會不會阻礙他往生西方？

這是兩個情況。如果是在出車禍的時侯能念佛，他是往生了。就是在正撞死的時候，他那個時候如果「哎呀，不得了了！」另一聲是佛號，這個時候斷了命，那決定往生了。這個神志不清是很危險啊，所以就怕精神錯亂，一個人精神錯亂，神精病了，神志不清了。

有的時候是一種昏迷狀態，不要緊，就說他不會說話了，他不能言語了，你看的他是不知不覺，其實他內心還是清楚的，他就是不能說話，這種情況他還能念。有時候有的人還能念，還能念一樣往生。就怕是精神病，這完全顛倒了，這就不好辦了，那都是業障嘛，所以說就怕業障發了。

昏迷狀態有兩種。一種是一般的昏迷。臨終一定先經過昏迷，不經過昏迷的人那就是大修行人，那就分明，佛來接引。一般都好像在睡夢之中，那時候還能念佛就決定往生，這一種是其次。就怕他錯亂，神經錯亂了，顛倒了，發狂啊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在最後發生這個結果，那是很大的障礙。車禍還有可能，雖不能說話，或者慢慢的昏迷，不能說他不行，他還有可能，他內心他一直在……。

夏老師的弟弟，他最後用手寫佛字，手畫，嘴不能出聲，這都

可以，你只要有這麼一念，手也不能動，嘴也不能出聲，可是心中還默默有一個佛，那這個狀態就行了，反正在最後一般都要入昏迷狀態。最後你還清清醒醒的，那都是極有修持的人，他能說佛來接了，還能作偈子，那都很了不起了，很了不起了。（1987年於美國維州蓮舍《金剛經一滴》法會答與會者問）

㊽LK居士問：黃打鐵念了三年「阿彌陀佛」就往生，這是因為他念的很專一，他的功德圓滿而往生，還是因為他的壽命未到，所以三年到後才往生？

這兩種都可以，不妨礙。一種是他很苦，他念佛求往生，這個往生的功德成熟，提前就走了，這個可能。一種是他壽命就到這兒，而功德也圓滿，那麼走了。

也有這個情況，有的人是佛來接了，佛說：「你這麼求往生，你的壽命還沒有到，你還有七年的壽命，我七年之後再來接你。」他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我不願意再待了，我就跟你走了，我不再活這七年了。」所以各種情形都有。

還更有趣的，廣濟寺裏頭有個居士閉關，念得很好，佛來接他了。他一看見，他沒想到佛真來接他了，一想還有些事沒辦完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我要跟你請假。」哈哈哈……，後來佛就不接了嘛，佛就不接了，哈哈哈……。所以各種人都有。這個是佛告訴你還有幾年壽，我到時候再接你。他都不肯等了，他要去。所以你問的各種情況都有。

你要想，現在這種情況，我們還有任務，我們不要急於走。密宗是不許自殺，密宗自殺犯大的戒，你是殺了一個修密的人。我們

這個修持對於整個地球來說，都有好處，實際對於法界都有好處，這是一方面。你每天修法就起這個作用，而且我們還須要把這種燈傳下去。我們不是留戀，不是貪生怕死，我們饒益有情，盡量這一報身能度眾生多少就度多少，盡最大的努力，做最多的工作把它完成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八、無量光明遍照一切，極樂娑婆同一法界

㈠SC居士問：《六祖壇經》裏面有一個人問六祖說：「咱們念佛生西方，西方念佛生哪兒？」這應該怎樣講最圓融？也許這是上乘根器體會到「自他不二」的境界，但這種說法有時候是一種矛盾。

這就是有人常常說《金剛經》跟《阿彌陀經》兩個矛盾。《金剛經》就是無有眾生可度，什麼都無相無為，而佛法就要求往生西方，這個要圓融起來。我們現在所談的淨土宗就是圓融的，不是那個「啊你先不管，西方極樂世界決定是有，你就求往生，就是這樣了。」那就是很淺的淨土宗。淨土宗，現在說日本是六千萬，中國也是多少千萬，一部份只是這樣，他確實和禪宗是矛盾的，但是這樣的人念佛還是可以往生。這一點很特別，他品位低啊，圓融就不

一樣了。

夏老師這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這裏頭就比《阿彌陀經》自然，就是這一種不一致消除了。《阿彌陀經》，佛現在西方，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，這有佛、有地方、有時間；《無量壽經》就不是，如來者，是無所從來亦無所去，這不跟《金剛經》一致嗎？《金剛經》也說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，沒有什麼叫來、什麼叫去，哪有什麼叫東，什麼叫西。現在是為酬願度生，為了滿足本願，要度眾生，所以現在西方，示現在西方。「示」就示現了成佛，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。

所以這個地方、這個時間是為了酬願度生，眾生所能理解的，而示現成這個樣子。像釋迦牟尼佛久已成佛，而示現是個王子，出家種種種種成佛，這是一種示現。那麼要說到究竟的話，西方極樂

世界遍一切處，當下就是西方極樂世界。你說是唯心，西方極樂世界都是我的自心，我的自心遍一切處，這話對；西方極樂世界確有個世界，而這個世界是遍一切處，這個話難懂。

再說一句，娑婆世界也遍一切處，沒有一個不遍一切的，所以「十方虛空不離當處」，東西南北，上下四方都不離開這個地方；「三世古今」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「不離當念」，一念之間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都在裏頭，這一念就是如此。

所以真正說到往生，有一個四料簡，說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。」往生是決定往生，去實在沒有什麼叫做去，你這兒跟那兒是一個地方；也有一個料簡說：「去則決定去，生則實不生。」去嘛，決定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生，證無生，什麼叫「生」啊；那再有兩句：「去亦實不去，生亦實不生。」這都是完全從空邊來說，本

來無有來去，無有生滅；還有一句：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決定去。」去是決定的去，生也是決定的生。

這四句擱在一塊兒理解最好，因為我們的語言就好像電視一樣，它送出來的是一個光點，沒有法子把整個的場面送給你，它要掃描，就是多少行多少什麼東西，一行一行的掃，過程之中都是一個點一個點，所以你收到的是一個點。但是必須一個就是你的頻率和它是諧振，再有，你的掃描跟它同步。它的速度，它掃多少行，你也掃多少行，它掃得快慢，你也掃得快慢，你跟它一致。因為它從這個地方描出來，你這個地方光也就是這麼走過，加上這個屏幕的惰性，加上我們眼睛的惰性，成為圖像出來了。

所以我們佛教講經、講書也是如此，就跟掃描所送的信息一樣。有時候你得不到很多東西，但久而久之，久而久之，一條一條

忽然一下出來了，但一下子又跳過去了，又不清楚了。如果得到同步才能體會，像這個四種都包括，那就不是一句話所能說得清楚的，但是如果跟它能夠同步，跟這個諧的時候，這個圖有同步之感，就有些特別的啟發。所以這離開語言還不行，要沒有這一點給你來，你什麼都沒有了，就是這樣。

自和他也就在這兒了。要是沒有自力，你怎麼能相信他力？是誰能夠相信他力？沒有大智慧能夠相信？有很多愚夫愚婦，他就這麼死心塌地的信，這個本身裏頭就有很殊勝的智慧。所以這個他力，能夠信他力也正是智慧的顯現之處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有人問我：「西方極樂世界到底是有是沒有？」

我就這麼答：「你說這個世界是有是沒有？你如果能夠證到這個世界是沒有，你才可以說極樂世界也空，因為極樂世界常寂光本來沒有什麼叫國土，但是如果你認為這個世界是有的話，那極樂世界不但是有，而且比這個世界更真實。」因為它是永遠不壞的，它不是這種微塵聚合而成的世界，就是自己心光所顯現的，所以是最真實，金剛啊！而究竟的。

所以我們說到自性，說到唯心，跟我們說實際那兒有一個國土，這兩個之說並不矛盾。我們說一切皆成佛，一切都究竟，究竟堅固，所以西方極樂世界也正是如此，彌陀願力所成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㈢ST居士問：釋迦牟尼佛不是顯現阿彌陀佛的淨土給在座的大眾看

嗎，他那個是報土，怎麼看得到？

西方極樂世界有四土，報土是報身佛的境界，眾生也是看不見，還有方便有餘土、凡聖同居土，以佛的加持這四土也可以不分，但是你水平低的人……。在座有很多大菩薩，那所見的是實報莊嚴土；阿羅漢就看見方便有餘土；凡夫看見的是凡聖同居土，就看的是化身佛。

這還不是釋迦牟尼佛的顯現，是阿彌陀佛。由於叫阿難去頂禮，阿難一頂禮之後，佛就整個的極樂世界顯現在大眾之前，兩萬人。不但是西方極樂世界顯現，十方的佛國都顯現，而且大家看見阿彌陀佛，同時聽見十方的佛在讚歎阿彌陀佛，所以是兩萬個人的耳聞目見。如果有人說對於這個信不及，必須親自見一見，這個未免太苛求了，那歷史也沒法念了，地理也沒法念了，是不是，南極

北極你恐怕去不了，那地球就沒有南極北極了？這不是這樣。

這個事情不只是一部經這一次法會上見，《觀經》又是一次，也是大家都見，還有《十住心經》，還有別的經，起碼現在我發現是四部，我還沒有全部去閱藏，可能別的經還有，我們還不知道。再有，在此地修持的人，在其定中見到極樂世界的人，那還更多了。（１９９０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㈣ＹＡ居士問：如果空間是錯覺，那這裏也可以當做極樂世界？

不是當做，真實就是，所以「十方虛空不離當處，三世古今不離當下。」過去、未來、現在就在目前，十方世界也就在此處。我們也遍十方虛空，十方虛空也遍我們，所以法性、自性互融攝，都互融互攝。我們跟佛也是互融互攝，一杯水裏頭倒了牛奶又倒了

水，水也遍滿這個杯子裏頭，牛奶也遍滿這個杯子裏頭。水中就包括了牛奶，牛奶也就包括了水。我們跟佛就跟這個一樣，佛也遍滿虛空，我們也遍滿虛空。我們包括佛，佛包括我們，所以沒有一點地方是間隔的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九、六七因中轉，五八果上圓

❶ＳＴ問：大圓鏡智跟法界體性智有什麼差別？就第八識跟我們密宗所立的第九識。

你具足大圓鏡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，四智都具足圓滿，這就成為法界體性智。實際上你一個一個都證了，那不也就是具足了嘛。

ＳＴ居士問：那我們實際上也不必要立法界體性智，只要立一個大圓鏡智就可以含概了，是不是這樣子？

是啊，是啊，你已經前頭三智都有了，你又有大圓鏡智了，那不就是四個都具足了嗎。四個都具足了，再給你一個名稱就叫做法

界體性智，沒有另外再更別有什麼東西。圓滿了究竟了，一切圓滿了，每一個智都具足了。第十地的菩薩見佛性還像霧裏看花，所以這個見性，破無明、見性、證法身這裏頭還很有差別。你要真正徹底了，所以佛教立第十三地，第十三地的佛其實就是如此，就是代表最那個徹底、最圓滿、最究竟的。

實際上這一切都無分別，見的佛性就同一是那個佛性，但有的是在霧裏看，有的是見得朗然。今天這天還不算很好，那這還不是十三地，所以有的說你這證的是十六的月亮，十四的月亮，還不是十五的月亮，不是那個最圓的。所以十三地是代表那個最圓的，就這樣。

這個識，色受想行識五蘊，這五蘊皆空，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所以一切都是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，而這個識實際上也是空。你把

第八識什麼都照見它皆空，你就是「度一切苦厄」。還有，它不是斷滅，這「照見五蘊皆空」者，誰照啊？你找到這個誰，你就成佛了。

ST居士問：一切都是所現，那什麼東西又現識呢？一切唯心現，三界唯心照，那心是怎麼出來的呢？

這個心，咱們就說識吧，這個意識，怎麼會出現一個第八識呢？就是因為你離開了真如了。

ST居士問：為什麼會離開真如？

一念，你離開了真如，這就不是為什麼的事。真如者就一切都如了，就沒有差別了。在這種無差別之中，這就是不能再推原因了，再推原因，原因它就是個頭了，那麼就在這個裏頭忽然間你感覺了，有

所感覺了，心中念頭上微微有一動，這有所感覺就是要有所識別了，這就是背離了如的情形，唯「不如實知真如法一」。一切法都是一，是平等的，而你這個地方忽然間起了一種感覺、一種領受，不是純粹的一了，這個就是無明的開始。無明的開始，這裏頭就出生了識了。

TC居士問：他並不是從佛到眾生？原來是佛，一下子感覺就變成眾生？

不是，所以叫做無始。這不是說本來你是佛，就是一開頭你所以有你者，正因為是某一個剎那，心中所產生的不是真如一這麼一個想，這就產生了識。這個東西要明白，所謂這個生，開始出生，要破這個生相無明，只有佛才能夠破，所以這個生相無明是比較最

難理解的。它不是說你本來是佛，你從佛又變成眾生了。你這個眾生怎麼開始的，就是因為你一念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。真如法是一，你這一念不知一，這就是你無明的開始，你也就開始了。而找時間這個頭是不可得的，所以叫無始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(二) LK法師問：怎麼去轉煩惱為菩提？

煩惱即菩提，這高深一步了，所以貢嘎上師說，這個煩惱從本以來就是清淨的，五煩惱就是五智慧，密宗是這麼講。煩惱是什麼呢？就是你心裏頭妄動了，若水裏頭有了波動，月亮就不顯現了。這個波動就是動了之後的情況，這就是煩惱，是妄生分別。是水裏波，人在那個池子月亮前，這個池子月亮不顯現就是由於波動，這就是煩惱。但這個波是什麼呢？波不就是水嗎，波並不是另外一個東西，波

全體是水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，煩惱就是菩提。你水生波，就是生了煩惱，而煩惱並不是別的，還就是水，所以煩惱跟菩提也不二。

維摩詰講不二法門，一切都不二，煩惱菩提也不二。真正入不二法門，這一切分別都不可得。所以《圓覺經》：淫怒痴、戒定慧俱是梵行，俱是清淨之行，又是等嘛，這是如來的覺行，那就沒有這些差別。煩惱即菩提。

「轉煩惱為菩提」這個話，這個說法不大說，但「轉識成智」這個話常說，它就跟「轉煩惱為菩提」差不多，同類比。轉識成智，轉八識成四智，眾生煩惱是八識，眼耳鼻舌身這五識轉為成所作智；第六識是分別意識，轉為妙觀察智，是阿彌陀；第七識是執我的，末那識，轉為平等性智，一切都平等了，這就是寶生佛了；最要緊的是第八識阿賴耶識，轉成大圓鏡智，這就是成佛了。顯教

就是要轉八識成四智。四智總的一個名字，全俱足這四智就稱為法界體性智。總共有五智，五智和四智根本是一回事。

這個轉識成智，就是轉第六跟第七，第六識是分別，第七識是執我，這兩個識是禍根。能夠把第六識轉為妙觀察智，第七識轉為平等性智，那麼第五識、第八識跟著就轉，這就一切都圓滿了。這就是轉識成智的意思。

所以用唯識觀，觀一切都是識所現，而消除一切分別，那麼第七、第六識就轉了。能認識到一切都是佛性，一切都是真實，像咱們這法本說的「一切皆法身」，那麼一切都平等了，這就不執我了，就把末那識轉為平等性智。這個轉了，前五識變成成所作智，第八識變成大圓鏡智。其實大家這都是本來俱足的，這一切識都本來俱足的，所謂轉轉只是恢復，就是恢復本來而已。

現在要問如何轉，那就是多念。你本尊是什麼法，你盡量多持咒，當然八萬四千法門沒有不好的，但是眾生要想得力，以凡夫心要入諸法實相，最容易莫過於持佛名號，就念南無阿彌陀佛。那是對於淨土宗說，對於我們說呢，這名號就是咒，咒就是名號，莫過於持咒。咒還是最好念短一點的咒，長咒我都不念。長咒的好處是能攝心，念長咒你不能打妄想，不能一邊打妄想，一邊念。因為一打妄想，你咒就斷，念不下去了。這就它的好處，你必須專誠以赴，但是在臨終的時候，你氣力不佳，心很散亂，你很痛苦的時候，念不成。所以在病中，大病之中，只是念佛比較容易，一般的眾生還能做得到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㈢LK居士問：菩薩是轉八識成四智，那佛呢？

佛就是圓滿嘛，成佛就是要成大圓鏡智。大圓鏡智就是最殊勝了，證到大圓鏡智就最高了。阿賴耶識本來是個藏識，它含藏一切，是個極大不可思議，而且是個圓的，所以照見十方。咱們的鏡子只照前頭，不照後頭，它這是個圓的，大而極圓，這樣的智慧形容大圓鏡智，佛的智慧。所以證大圓鏡智就成佛，佛把這八識全部都轉成四智。阿羅漢第七識、第八識他不了解了。轉了第七識，還有第八識也轉了成大圓鏡智，你就真正成佛了。

我們把八種識轉成四智，四智圓滿成就最高。最高無上、最圓滿究竟，這樣一個智慧就稱為法界體性智。這是開合的不同，所以稱四智、五智、六智。根本智代表毘盧遮那，總的把前頭的四智加上根本智就是五智了，五智具足就稱為法界體性智，成為六智。

LK居士問：那第九識呢？

這都是開合的不同，尤其是第八識，把它分成兩部份，分為穢淨。其實是一件事，就是把淨識單分開，就叫做第九識。你要說第八識不分，那就是把這個包括在裏頭。有好多都是這種例子，這是開合不一樣，也就是多一點少一點。

名稱常常會有很多出入，一個佛性有多少種名稱？又叫自性，又叫真如，又叫實相，又叫第一義諦空，又叫妙明真心，這個名稱多的很，實際上就都指著一件事。它有好多好多名字，名字不同，因梵音嘛，一個名字代表種種含義，它必定有這個含義。平等性智那就表示一切都平等，大平等，大平等就不二，一切都不二，所以入不二法門。進到廟裏頭，門上四個字「不二法門」，那也就是雙關，佛教就是以不二為首，這個門就是不二門，這都是雙關話。

所以不是別的，就是智慧，就是八識成了四智，而這個智慧不是咱們世間的聰明，這個智慧有了般若。這個般若，可以翻譯成如何能夠悟解實相，證入實相，真實的明白實相是什麼，而且你實際證實了這個實相。不是你能夠說多少經，講多少法，會多少外國文字，你得多少次諾貝爾獎金，不是那個，沒有共同之處。有的時候變成世智辯聰反而是成麻煩了，世智辯聰成為八難之一。

有八種人學佛最困難，世智辯聰是一個。那種極伶俐的人，有三個心眼的人叫做世智辯聰，這種人學佛極難。有的時候敦厚一點的，心思簡單一點的，單純一點的，這種人學佛都相信。心眼太複雜的，什麼事一來，一個條文一來的時候，就趕緊想法子鑽空子，我能這麼做就不觸犯它，不受法律限制，我還可以發財。那這種聰明，學佛就很難。

LK居士問：那我們要做的，就是轉第六識？

是啊，就是少生分別。盡量要像鏡子看東西一樣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是個好人，我知道他是好人；是個壞人，我知道他是壞人，不是糊塗。這不還是有分別嗎，但是這個分別不是一種基於個人的利益。這些自個兒的愛憎都遠離，但對於事情還是清清楚楚，如鏡子似的，來一個東西，我們把它照得很明白，但這裏頭沒有留戀，沒有成見，都沒有痕跡，什麼都可以照。慢慢就是要少生這一種由於愛憎而生的分別，這個我喜歡就要取；這個我不喜歡就不要，愛憎取捨，這就是分別產生的毛病。一分別就有愛、有憎、有取、有捨，這個就是第六識分別識。我們很清清楚楚，我們這了了分明，事情應該怎麼樣就怎麼，沒有愛憎取捨，那你這就是把這識在轉變，現在就是這個。

而第七識就是要去掉我，但是只從事上這麼練是很難。每一件事來，往往事後才知道剛才不對了，但事已經發生了，因此要能避免根本不叫它發生。那你就怎麼著，這基本的修持最重要，念佛的人就要念一句佛；持咒的就要持你的咒；參禪的就要參你的本參話頭，這都是要到這樣一個程度。參話頭的人要到什麼樣的程度？到了從洗手間出來之後，他不知道繫衣服。那很不禮貌了是不是啊？他就把這都忘了，心都不在這些事上了，就在他那一句話頭上。所以要用參禪的心，要具有這樣的心才可以開悟。我就說要有這樣的心去念佛的話，他也可以得念佛三昧。

它是一個最大的信心，所以參禪不難，難於起疑；信佛不難，難於生信。一個從疑，一個從信，好像兩個是不同，其實參禪這個起疑的基礎，是更深的一個信心。他對於佛法是信到極點了，因此

這一句話奇怪，他才會起疑。

比方人家問趙州：「狗有沒有佛性？」他說：「無。」那別人聽你說「無」，你趙州愛說「無」不說「無」那我不理你，我才不管你的事了，那麼他就沒事了。有人聽見，就「佛都說一切都有佛性，為什麼說『無』呢？」這個「無」就成為他要參的一句話頭。他就老參這東西「無」，「無」，「無」，以致於……。他這是對於佛說的一切都有佛性，而趙州說這句話，他堅信不疑了，趙州說了個「無」，這是個問題，那這個問題就要解決。而這個性質是念念相續，為什麼「無」呀？要這樣叫做疑，而這個疑是基於對佛法有根本的信念，才會起這個疑。他到了這種程度，廢寢忘餐，在這種情形下也可能開悟。

所以常常就是一些問題，已經是腦子裏想得出來的，如「萬法

歸一」是修行必須要的，所以不須要搞得很雜，修法什麼，而且不須要搞得好多宗，也不要搞得好多本尊，而念好多咒、好多儀軌。當法師的人要知道，因為眾生不同的根器，自個兒要想解決問題，那你自個兒就是要專一。要「萬法歸一」，一切法攝在一個法裏頭，你才能夠有機會相應。相應的時候你就明白「萬法歸一」「一」歸到哪兒去？所以禪宗要參「一歸何處」，讓你去研究「一歸何處」。

對於佛法沒有深信，他哪裏會管這個問題啊。現在叫你念阿彌陀佛，它有好多好多方便，念有多少好處，這有多少保護、多少平安什麼的，那他就可以念。而「一歸何處」沒有一絲一毫這一類的方便，它就是一個問題嘛，他肯對於一個問題這麼負責去什麼，那他是一種很深的信心。所以就難於起疑，起了疑情，他這疑情綿密不斷，在綿密不斷的時候……。所以有的人說開悟都是在入了無心

三昧才開悟的，不是一個簡單事。這就禪宗的方便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十、了則業障本來空，未了則須償宿債

㈠HC居士問：以前殺了一些生，現在要怎麼去解這個業？

一個就是比方像現在你修三十二拜，你稍帶的在心裏頭禱告一下：我普代我曾經殺害的這些生靈，我把我的功德回向給他們；我也懺悔過去做這個的業障，把我修持的功德迴向給他們，願意他們速速，很快的解脫。一方面替他們懺悔舊有業力，一方面自個兒也懺悔自個兒殺害他們的業力。一方面把自己的功德迴向給他們，願意他們憑著你的功德，早日離苦得樂，離開苦的三惡道，而轉到三善道裏頭。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呢，可以放一點生。

現在就是這樣，如果很方便的話，比方有賣鳥的，你買了之後，給它念一點咒，開籠放鳥。這也是放生。一個就是平常默一

段，照著那個意思，你每天修法，不修《淨修捷要》也可以，就是要懺悔過去我殺生的業，同時要把我的功德迴向給被我殺的那些生靈，迴向他們「離苦得樂」，這四個字很簡單，離開苦，得到快樂。就是一方面我們去懺除這個罪，一方面就是把我們的功德，去報償這些被我們殘害過的生物。

你心裡這麼想，他們就會得到這個功德的加持，他們就得到好處，這也就是解冤。一方面我是承認這個問題了，再一個我不再殺了，所以懺悔者，著要者是改，我不再重犯。改這個功德就很大了，殺生就停止了。

總之是一步一步的，第一步先不屠宰生物。還有比方南方人都要吃活魚，吃活東西這種習慣，慢慢的，慢慢的減少，減少，減少。還有就是說養花吧，有的時候要除害蟲，屋子要講衛生，蟑

螂、螞蟻什麼什麼，有時候確實是被動的，環境的壓力這種種的，這是一種情況。那這個就輕一點，當然還是殺，但這個就輕一點。主要就是自己為了口味，有的人就說魚如果不吃活的就沒有味了，非得吃活的不可，這個就為了什麼呢？為了自己的享受，那這就要自己負責任。這樣我們就須要懺，減輕這些業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KS居士問：蚊子叮了可能會有登革熱，可能會死；那我打它，我殺生，怎麼辦？

頭一個答覆你的問題，一癢一拍，這是條件反射。我們有條件反射嘛，不等起心一癢就拍。這行動是有了，你心中還沒有完全起了殺機，這條件反射。比方說那兒一炒菜很香，你就覺得餓了，

你本來沒有餓，但是條件反射，聞見這個就餓了。那蚊子一叮，就這麼拍了，條件反射。當然殺也殺了，但是這個殺跟那個有意識去殺，有所區別。

第二個，最好你事前做一些預防。把屋子打開，讓地方空氣流通一點，它沒有來的時候，把這地方噴一點藥，它一聞見這空氣有味兒，就不進來了，那你屋子就沒有蚊子嘛，它就不叮你了。有的時候要用點蚊帳，用點什麼東西。

再有，你買一點止癢的藥水，它咬了之後，你自然趕緊塗上點藥，你不會生病。這一切就是這樣來對待。至於說它反正要死，我怎麼怎麼樣，但是，這不是我把它打死的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㈢KS居士問：學佛不殺生，但很多人是靠殺豬殺羊殺雞殺鴨賺錢養家的，像這樣有罪嗎？

說到謀生種種的，像Y媽媽，她開個很賺錢的飯館，要消毒，美國查得很嚴，不許有蟑螂，有蟑螂就要噴很多藥來殺死，但她為了避免殺生，就把這個停了，損失好多萬美金，二十多萬美金，她沒有辦法，十幾萬美金把房子拿出去了。所以這就是各個不同，她見著這個事情很嚴重，覺得比那個養生還重要，所以也有這種類形。

現在以殺雞殺豬為營業、為職業的人，這是一個不好的職業。他既然已經以這個為職業，他不做這個事就沒法子活，這也是他的業力造成的。但是他如果有心，儘量去謀求轉業，哪怕少收入一點。你看Y媽媽，她說我犧牲了這個飯舖，當然在經濟上吃虧了，但是我避免殺業。這個事情說是很容易，做到還確實不容易，你飯

舖都肯停，這個事業已經做順了，還去搞一個新的職業，是不容易。所以選擇職業這個事，尤其將來對於我們的下一代選擇職業這個事，要很當心。

所以這個問題在這上頭的答法，孟子說，做矛子扎人的人，「矛子唯恐不殺人」，這矛子要不把人殺死，我這賣不出去；做盾的人，就唯恐它不能保護人，我這盾能保護人，很結實，我就賣得出去。因為要使他業務發達，做盾的人就想保護人，做矛子的就想殺死人，所以要選擇職業就選擇做盾的，別選那做矛子的，這個地方就是要知所選擇。有的時候做矛子賺錢賺得多，做盾的賺得少，我寧可來做盾，少收入一點。

另外一方面，還有那個專吃人的夜叉，佛教說的，所以密宗為什麼廣泛，為什麼有的吃葷？而且修密的不光是人，什麼都有，有

的他不但要吃活的，還要吃人。一個地方三天之內，沒有人念一句佛、一句咒的話，夜叉就從空中下來抓人吃。夜叉，人眼睛看不見的，天龍八部，人肉眼都看不見。

他們問釋迦牟尼佛：「你不叫我吃人，那我就沒辦法活了。」所以就給他們指點，否則既然要學佛法，怎麼辦呢？不能叫他們不吃人，他們不但吃動物還吃人呢。第一個是什麼？一個將死的，馬上就要死的，壽命已經終了了；一種是罪大惡極的，佛就得照顧到各個方面，他也得活著。這麼著你就知道好多好多這個道理，它也是很合理嘛。將死、罪大惡極這兩種，所以他也不致於死，人也免得好多禍害。諸如事實，很多戒律什麼什麼，都是這樣一個精神定出來的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㈣SC居士問：《心經》說：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。照見五蘊皆空……無無明亦無無明盡。」那麼在這種時候因果有沒有？輪迴有沒有？那就不落因果或不昧因果了？

所以就是了則罪性本來空，未了還須償宿債。真正了了的話那什麼叫因、什麼叫果呀？沒有了，一點也錯不得，輪迴也都是如此。這一切還都是幻夢，你在夢中的時候，有時候不是真的歡天喜地嗎？醒了，唉喲，可惜是場夢，可是在夢中確實真歡喜了一陣子。在夢見很害怕的時候，你夢裏頭確實很害怕，那個害怕不是沒有啊，夢雖然沒有，可是那個夢境使你所受的東西，你還確實受了。這一切一切就如此，六道也都是如此。

雖在六道之中，你的佛性，你的一切一切不增不減。你這個不增不減，但是你心中在迷，就是因為五蘊，五蘊就是遮蓋的意思。這個

五蘊你沒有都空，它遮蓋了你的本心，你就入夢了，就在夢中。

所以我們常常說，咱們修行是幹嘛呢？要自己醒，把別人也叫醒。自己不醒你想弘法利生，不可能的，不能真的弘法利生。從來沒有一個睡覺的人，能把別人叫醒的，是不是，他絕對不會自個兒自覺的很清楚而要把誰叫醒，那就不是做夢了。所以要出夢才能使別人：「你現在睡覺啦，醒醒吧，不要做夢了。」才能這樣。

「無無明」是說什麼呢？沒有一個無明的實質，佛在涅槃的時候入種種禪定，入種種空間，這入種種禪定就等於說是……唯識講要借識，佛要看咱們世間，用這個世間的識來看，叫借識力，這唯識的說法。入種種的禪定，用現在的科學就是入種種的空間，三維空間、四維空間、多維空間，一個不同的空間是不同的情況。入種種的空間找這無明都找不著，沒有一個什麼真實的東西叫做無

明。這佛在涅槃的時候就求無明不可得啊，可是現在咱們眾生就是在無明裏頭，所以不顯佛性。就像雲，雲是沒有什麼實際東西的，風一吹就會散的，所以應該說無明是沒有一個實性，所以說「無無明」。

可是它不是沒有產生這一種障蔽真性的作用，它的作用就是你在不覺悟之間，這個無明就是你一念不如真如了，不是「一」了，不如「一」了，那這一有差別，一有能有所就流入到無明裏頭了，無明越來越發展也就成了五蘊，五蘊就有了輪迴，就有六道了，都是這麼出來的。這都是由於無明，為什麼由於無明？就是一念的妄動，無始以來一念的妄動，一念的妄動是什麼呢？不如了。

真如就是彼此不一不異，這一不如就有了對立了，就是你自己一念妄動，產生能所了，一能所就是二，就有了矛盾了，有了對立

面了。一個二就不如了，就兩個了嘛，就對立了。所以很多修持，「我覺得我怎麼怎麼樣，我有什麼什麼境界」，都有能有所，都還不對，都還是過程，自個兒就可以知道。看見佛、看見菩薩，你不是看見了嗎？就是你的所，有所就是你的能所對立，都是能所中事，你得徹底忘掉了能所，這才能接近真實。所以有人就問：「我們學密的人看見本尊，跟本尊說話，是不是殊勝境界？」那親增活佛當年就：「這是最起碼的境界。」不是這些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㈤SC居士問：《觀經》講修淨業三福的最後一項是「讀誦大乘，深信因果，勸進行者。」某法師說因為《觀經》也是跟很多菩薩講的，這個因果不是普通我們講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的這種因

果，這種因果菩薩怎麼會不信呢，這個「深信因果」是說信念「阿彌陀佛」這個因，就是種往生或成佛的果。那我是覺得如果是這種深信的話呢，事實上也已經含著慧字在裏面了，對不對，否則為什麼只說是修三福呢？

這個都包括在裏頭。要信因果，相信因果不虛，你看禪宗那個《永嘉證道歌》，那是開悟的人，「豁達空，撥因果，莽莽蕩蕩招殃禍。」那個因果還就指著世間因果。「豁達空」這什麼都沒有了，什麼都是空哪，既然空了就都沒這一切，那何因何果？它就沒有因果了。這個因果正是指著我們所說的一切報，而且一切因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我說信因果就包括這一些，要不信這個，而且錯答一個字，五百世野狐身啊。這說「不落因果」就是否定了。

他說大修行人明心見性的時候，知道這一切都空了，照見五

蘊皆空了，還落什麼因果，他就不落因果嘛。不落因果就五百世野狐。他前生是在這個山說法的，這百丈就跟他說：「不昧因果。」這個地方古德有很多解釋，說因為很多阿修羅壽很長，他們都看到這個事情，就後來實際上他沒有落這個果，所以他們就會認為沒有因果，沒有因果那就不得了。

安士高是有神通的，《高僧傳》有這個人，他幾次到中國來，他說頭兩次是來還命債的。第一次來碰見一個人，那人看見他就有氣，就把他打死，他就還了債走了。過了十幾年他又來了，來了他就找前生打死他的那個人，那個人已經要了債了，所以看見他就不生氣了，就招待他，問他說：「你是誰？」他說：「你記不記得什麼什麼年的時候，你打死了一個人，那就是我。」這個人就說：「你為什麼找我來了？」「我求你幫忙，我又還賬來了，我還要死，可

是我求你給我當證人。我明天就會被人打死，我前生送了他的命是誤傷，所以今生我也是誤死，但是我又是個外國人，打死人官府不大會相信，他就要被送官司，你給他證明，你跟著我走，你把當時實際看到的情形給他作證。」這就一塊進城，進城之後離城門不遠了，就看見有個挑擔子的，來的這個人就走到擔子的後頭，這個要求作證的就跟在後頭。走著走著，那個繩子忽然斷了，後頭那個東西很重，就把那個扁擔啪的打過去，扁擔就正好打到這個人的頭，這人就死了。死了就把挑擔子的抓起來了，他就去作證說這是怎麼怎麼回事，官府就把挑擔子的免了。他親眼看見是怎麼回事，也證明了這是前世的因緣，所以這個事情就流傳出來了。安士高主動的到中國來還這個命債，他有這種神通力是可以遮，但這樣做這些阿修羅看到的話，就會說沒有因果了。

就釋迦牟尼佛同族的人和別的國打仗，目犍連很奇怪佛沒有管他們的事，怎麼不救？他就把他們送到天上，等兵士過去之後，從天上取下來，化成血水，不得救。

這都說明因果很重要，所以在出世三福的因果中應該不僅包括這個內容，因為他深信某法師所說的就是滿益大師六信裏頭的信因、信果。這就深入一切了，知道淨土法門了，就要相信淨土法門這不可思議的因果呀。就以念佛這樣一個因，還是凡夫就變成阿鞞跋致了，所以說西方極樂世界最奇就在這兒，明明沒有使你轉變，你並不是聖，往生之後還是凡。你還是凡就不是很難了，超凡入聖就是很難了，所以阿彌陀佛大慈大悲，把你這個凡夫就等於接了去，而你去了之後就是阿鞞跋致，不退轉了。

第一個是位不退，你還跟著願不退，最後就究竟不退了，再不

退轉了。念念流入薩婆若海，念不退了，念頭不退了那還得了。當然一時不能得，起碼說往生極樂世界不入三惡道，他就是極樂世界的人了，他位不退了，而且其他的必然都要得到。所以以一個凡夫就是阿鞞跋致，說他是阿鞞跋致可是他就是凡夫，十方世界所無，沒有這個特例，所以這個很難信。對於要求往生的人必須要這個，我們可以把這個都包括在內。總的來說，就是我們在任何時間，都還要重視這個因果。

大家都要先知道這因果關係，所以佛還示現三日頭疼，白梃穿足，因為釋迦牟尼佛還要受這個嘛，這個都是示現因果非虛，因此在這個我們始終是貫穿的。那麼了了的人他就是再示現，像安士高身體是被打，他的心並沒有受，雖然有這個事，他並沒有受這個苦難，但是還要讓證實這些問題。你承認沒有受，連提婆達多都說：

「我在地獄如三禪天樂。」沒受，他沒受，就是這個。沒受可是他要在地獄裏頭，就是這，所以就是。

所以在出世三福裏頭，你的問題也很好。既然這個是修福的問題，而且因果還是應當堅固，除了一般之外，再指出這個殊勝的特殊因果，這個最圓滿。

真正古時候所謂善知識，那起碼的要求是要明心見性，所以問現在還有善知識嗎？那明心見性也可以稱為善知識，「也可以稱為」是勉強稱為啊。現在就不行了，哪兒找去啊？這找不著了，那現在能夠這麼說法的人，就也算是善知識，就這樣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㈥TC居士問：一切都是虛妄，那因果也是虛妄的嗎？

因果它是這樣，這一個問題也很有意思。百丈禪師上堂說法，當中有一個老頭在聽法。這一天別人都走了，這個老頭不走，他留在這兒。「你怎麼不走？」他頂禮答說：「師父，我前生也是住在這個山上給大家說法的人。我錯答了一個問題，我成了狐狸了，現在就是五百世野狐身哪。所以求師父教我解脫野狐身。」百丈禪師接著再追問他說：「怎麼回事啊？」他說：「當年我在這住山，一個人來問我說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嗎？我當時回答不落因果。」不落入這因果裏頭，「我就五百世都是野狐了。」不落入因果，這就是撥無因果了。沒有因果的事不得了啊！是不是，怎麼不落入因果也不對？落入因果你還是大修行人嗎？所以這問題不好答啊。

他就解脫不了，他只好求師父傳給他智慧。百丈禪師說：「你問我。」他就在大殿上問百丈：「請問，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嗎？」百

丈說：「不昧因果。」這個「昧」字，「不昧因果」，他就脫野狐身了。他就禮拜，說：「我已經解脫了，我的屍體就在後山，請師父您按死的和尚一樣辦我的後事。」走了！走了百丈就吩咐：「今天晚上預備火化，送亡僧。」「今兒就奇怪了，沒聽說過誰生病，怎麼誰死了？」但師父吩咐，誰也不敢不遵。帶好柴，百丈穿著袈裟，領著大夥走了。到了後山找了一個洞，一看有隻死狐狸，百丈拿這個禪杖進去，把那個死狐狸挑出來，拿了柴點著火，按著死的和尚儀式給他火化。一字之差。

這「不昧因果」，就不是被動的落因果，但是就像釋迦牟尼佛還頭疼三天，這是不昧因果的例子。一切都空，因果也空，了了都是空，「了則罪性本來空」，罪性本空，那還有什麼叫要受報？因為有罪才受報嘛，就可以不受報。這就是他答覆的道理，不落因

果，但就是野狐身了。那麼這大修行人怎麼樣呢？它雖然本空，但我還要示現，不把這個因果昧了去，你看釋迦牟尼佛都還不免那頭疼嘛。人是不知道，但是空中還有許多天龍八部，這空中有很多非人，他們壽很長，他們看見過去的事，看見你都不受報，他就沒有因沒有果了；看你受了報，就都是有因有果了。所以就不昧這個因果，要示現受報，這叫不昧因果。

YA居士問：「不昧因果」就是說他還會受報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讓這世間看見還是在受報，實際這是他自動的，不是被動的，這叫「不昧因果」。

還有一事情很有意思，印度來的人，就是來還債，跑到中國來送死，而且來兩次。他第一次來到了中國，有個人一看見他就生

氣，所以把他殺了，他還了命債，他主動來的，當然就死了。第二次在印度又投胎之後，到二十多歲長大了，他又來了。他這一次又碰見前輩子殺他的這個人，因為這個人的賬已經要過了，所以今生再相見就跟過去不一樣了，就不生氣了，還對他挺好。兩個人還談，他問說：「你還記得不記得，你在什麼什麼時候殺過一個外國人，對不對？」這個人說：「是啊，你怎麼知道？」「殺的就是我呀。」「唷就是你啊！」「對對對，就是我。」「好了，好了，很抱歉。」

他說：「我為什麼找你，我求你一點事。我這一次來還是來還命債，我就請你給做個證明，證明我要被那個人打死，你證明他不是有意的。因為前生他誤傷，讓我死了，所以今生我還是要還他的命債，但是很怕被判錯了，說他是有意殺人。我就託你，你在旁邊給

我見證，你看見的，根據實際情況，你出來做證。」這人說：「這個事也好嘛，既然可免得一個人受冤枉，還不應當的嗎。」他也覺得這事太新鮮了，他也願意看看，從來沒有的事。

那就跟著他走，後來進城，前頭有一個挑擔子的，這個外國來還債的人就在那後頭。走著走著，那扁擔邊一條拉著東西的繩子突然斷了，前面那繩子一斷，後頭那很長的扁擔「叭！」就翻過去，那扁擔就打在後頭那外國來還債人的頭上，當場腦袋破了就死了。這就出人命案了，就報官。之後這人就出來做證，說開始確實是怎麼回事，而且這裏頭還有個因果關係，是如何如何，如何如何。

這個就「不昧因果」。他自動的從外國來，來示現還債。他這已經很自由了，但他並不了了它。

再一種形式就是你用你的功德、你的回向，使他都得到滿足，

那也就不需要這樣，這有好多種方式，所以菩薩成佛各有願力。他不是墮落於因果，是他為了要證明這個因果律，而示現還受報，這常有。為了示現證明這因果是不虛的，因為這因果要是一亂，這個世界就亂了。

YA居士問：這「昧」字的意思是什麼？

那就是不承認了。這東西我昧起來了，藏起來。這因果不是要把它遮蓋住，是要讓它暴露。

TC居士問：可是那個狐狸也沒說錯啊，大修行人是不落因果。

它是這樣，這個它影響很不好。這不落因果，他就可以昧一昧了嘛，也就是沒有因果了，大修行人好像果報都不受了，就產生這

樣的影響。他不受，可是他還要不昧啊，他還是要示現受啊，所以他的話就是片面的。

TC居士問：他本身是不受因果，可以不落因果，因為要度化衆生，所以他會示現？

為了度化眾生，他雖不會被因果所牽而被動的強迫受，不是變成被動的捆起來挨打，而是我請你打，這就有區別，但是因果還是不昧。這因果要是一否定，那就什麼都沒有了，也不修善了，也儘管做惡了。這個最厲害了，那我就不修善了，我就只管去做惡了，那就不可收拾了。所以因果它就是不昧，大修行人應該是不昧因果。在這個原則之下，所以那個人自外國來兩次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十一、密宗

㈠TM居士問：密宗很多常常是用畜牲像去表佛像，這是表示什麼呢？有的用動物代表，或腳踩著動物，或是手抓一條蛇。

佛本身由動物的這一些，或是現牛角，或是現牛的頭，或者現一些動物的頭，這就表示一切含靈都有佛性。那麼踩的這些東西，它就有代表，比方踩的蛇，蛇就代表瞋恨。降服瞋恨，所以踩著蛇。這都有代表。比方像拿著蝎子、毒蟲，這就表示對於佛教進行破壞的這樣的魔。它有毒，或是蝎子或是什麼東西，放毒的，這是破壞佛教的。

煩惱跟菩提不二，這是一個涵義。再一個涵義是使得魔恐怖。魔很有威力，他要搗亂，因此要去攝服他，使得他害怕，那麼現一

種讓他看見，心中生畏懼的（相）。因為已經不是要用慈悲來攝受他了，比方說這孩子不聽話，我已經要打了，就要現出厲害的相，打的時候我就生氣了，是這個意思。這個學生一看到就怕了，「這個不能再鬧了，再鬧就挨打。」所以現這威猛相，使得魔要知所恐怖。密勒日巴他住在山洞有魔，他就說「啊，我是什麼什麼，我是吃人肉的，喝人血的什麼什麼。」魔說這個人厲害，不去惹他了。這又是一方面。

還有的時候，比方說這個像在頭上現出一個蛇，這表示他的瞋恨心已經顯露出來了，不是藏在裏面了。因為蛇代表瞋恨嘛，所以他頭上有蛇，什麼意思啊？就表示他瞋恨已經出來了，不是在心裏頭做怪。這都是表法。所以威猛法難修，有時候這也是一個容易出拐的事。

一個修威猛法的出家人，喇嘛嘛，修的很好。另外有一個人，有眼通會看，可以知道你是什麼水平。那麼這個人很有自信的請他看：「你看看，我怎麼樣？我是不是快要成就了？」他看看說：「你啊，你快……，」他就等著說是「要成就了」，結果「你快要成……魔了。」哈哈哈……。所以要是打這一種我威猛，我要降服別的，這種思想出發你修，不是成就，而是成魔。所以這個難修就在這兒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YA居士問：楞嚴咒是屬於顯宗的咒，還是密宗的咒？

當然咒都是屬於密宗的咒，所以《楞嚴經》有的時候擺在密部裏頭。這一些密我們可以稱之為唐密，那是在唐代翻譯過來的。問題是當時用文字記錄下來的這個音，這個字的讀法到現在變化很大

了，當時是相當準確的。

因為中國字的音跟外國的音它好多……，外國的音有時有M的音，什麼R的音，中國字沒有這些音。印度話裏有的像外國話一樣，它有這些音，這是標註不出來的，但基本上還是準的，但這一千多年以來，這音就變了。往生咒那個音出入有多大，楞嚴咒也都一樣，出入太大。因此與其這麼艱苦念個很長的，音又不很準的咒，又不是師父傳的，不如念一個聲音準的、短的、有傳承的咒。分別就在此。

其實佛法都是平等的，不能說哪一個高哪個低，這真是沒有，所以《金剛經》上：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」可是到了具體情況來說，結合了許多具體條件，就有的時候你念這個更適合一些，比念那個強一些，這都要結合具體條件來說，具體人、具體時代、具體

環境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㈢HC居士問：修佛沒修好，是不是就變成阿修羅？

一般說起來，學密的人如果不能得到解脫，往往就變成八部鬼神，也很可能變成阿修羅。再加一點那種喜歡逞能，喜歡我比別人強，不服氣，我總要賽過別人，這是阿修羅脾氣。逞能好勝還不完全算阿修羅，他還妒忌別人，不允許別人比我強，他要是比我強，我就是要反對他，甚至給他拆台，那就純粹是阿修羅的性質。這種人就是人形的阿修羅，那要修之後，往往也就入阿修羅道，他不改這個特性的話，就入阿修羅道。

所以學密的人不徹底，就都是入八部鬼神，阿修羅、緊那羅什麼什麼，人非人等種種的。這個也還不錯啊，他死的時候情形也很

好，那比惡趣強得多，但是沒有解脫生死，他還可以做護法。

護法是有生滅心的，他還是有分別的，所以有一些供的東西，不是佛要挑挑撿撿，有時候是護法的問題，你這樣我才喜歡，他就只是這個水平。世間護法就這樣，出世間護法沒分別心了。有的世間護法就還有分別心，你這供合乎我的需要，我喜歡，我就還是保護你，因為他還是這個水平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㈣YA居士問：請問相應是否就是比較契機？

相應就是清淨。佛菩薩本尊的心都是清淨的，沒有什麼執著、牽掛、染污。我們的心本來是不清淨的，但是通過修持，或者正在修持的當中得到清淨。真正達到了清淨，那這個時候就是相應，有的是一剎那相應，時間很長那就是長時間的相應，就是這兩個心都

達到了清淨。

心只有一個，所以觀世音菩薩「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」，觀世音菩薩的心和一切眾生沒有差別，和一切佛沒有差別。觀世音菩薩發心就發的是這樣的心，結果耳根圓通成就了，就證到了這個。而且生滅都滅已了，滅也沒有了，沒有滅也沒有了。沒有滅也沒有了，寂滅現前。

寂滅現前就不是斷滅了，忽然就超越世出世間得兩種殊勝，一個是上跟諸佛同一慈力，佛的慈力我跟他相同，跟佛就同了，這跟佛就相應了；而下面跟六道眾生同一悲仰，眾生要悲仰求佛救度，那我跟眾生也合起來了。這是由於觀音當時發的就是三無差別的心，所以得果也是三無差別的果。（１９９１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㈤LK居士問：要以上師的身口意為自己的身口意，我們應該怎麼做才更如法？

現在就是這個意思，在西藏的規矩，因為他們都是出家人，或者都是生活在一起，所以他就是對於上師的身承事、供養、招呼；這個語呢，就是聽話；底下難是這個意，意呢，一種就是從聽話了解，再有一種就是要提高自己的水平，所以你說是師父的加持，實際還是自力，你能夠了解師父了，你的水平就接近師父了。夏老師八十歲生日，那個《大經解》後頭，我把它追想起來了，裏頭重要的都是原來的，腦子還能記得，稿子沒有了但還能記得。

就是很多管夏老師都叫老師，但這裏頭一般都是慕名而來的，「慕名者眾，知音者希。」真正知道夏老師是怎麼回事的人很少。這個慕名的人呢，他只能說是「隨人喝彩，矮子看戲。」他為什麼

說好？過去鄉村演戲，野台子戲，就是站著看，矮子在裏頭看，別人都把他擋住了，那大家說「好！」他就跟著「好！」他沒看見就隨大家喝彩，這矮子看戲，是不是？慕名就是這樣子，他也不理解就知道說好，來了之後也跟著喊好，實際並不知道好在哪兒。

所以知音哪！「知音就傳實，慕名則傳虛。」因為真正是知音的人，才能傳真實的東西。真實理解夏老師了，這個讚歎是真實的。這慕名而來的人就是傳虛，承虛接響，就是虛的，沒有真實的東西，他說了半天，也和夏老師不相干。

所以現在我是要去掉知名度，它是害事的，知名度大了，這個慕名來的人就多了，那我還先要辨別你到底是慕名來的，還是知音來的，我還得先要做好些個觀察，費事，不如沒有名。沒有名你還來找我，就不是慕名了，你還真實想來研究點問題，那這就好商量，就

是這樣。可是雖然他是承虛，是矮子看戲，他都還得了好處。你總之是都到了廬山了，所謂「聞名睹影」，雖然沒有看見，但你知道了廬山這個名字，你看見了廬山的影子，「萬福攸同」，這是我讚歎的情況。

所以就是要真實理解，這個知音啊，要知道。夏老師真正的最突出的地方，還是禪宗的，這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情，那是很突出了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㈥CT居士問：白教有四大八小，是哪一支派跟我們比較近？

這我不大清楚，我不大考慮這個源流的，我這個人很特別，我不考慮分類、源流這些事情。連我跟咱們師父這些地方都不是常談，有時就把這稿子念了就完了，不給你介紹是怎麼怎麼回事，偶

爾說一說。而我這個人，我是很濃的禪宗派頭，所謂教外別傳、不立文字，就是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著重的是心要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㊐CP居士問：比方修法、造像，這是不是著相？要怎麼樣能夠不著相？有些人覺得自己說了什麼話，做了什麼事情就會得罪菩薩，要怎樣才能讓他不著相？而修法初步是要觀想，真正到最後都沒有了，是不是這樣？

這很殊勝的境界，佛有三身嘛，三身四土。佛有法身佛、報身佛、化身佛；四土就是常寂光土、實報莊嚴土、方便有餘土、凡聖同居土。法身主要是離一切相，報身佛這就有相了，他是三身，所以他這圓哪，佛他大圓滿哪，他不是單獨跑到某一邊去了。法身

離一切相，而報身佛所顯的是自受用身、他受用身，自受用身就是菩薩都不能見，是佛自受用的境界，這報身就只有菩薩才能見。凡夫怎麼不能見呢？因為他一根汗毛就是幾萬里，咱們肉眼所見不超過二十里，三十里，你上到塔上看，就看見一個圓圈，外頭什麼你也看不見。那不是沒有，你自己看不見了嘛，因為你所能見的，連一根汗毛的百分之一也看不見，看不到頭，你怎麼能看到佛的報身哪。他是有，但只有菩薩才能見，所以大家能夠見佛見什麼，這是佛的化身，釋迦牟尼佛是化現的。但這些化身、報身都是從法身流現出來的，是從無相中流出來的。報身就是菩薩能見，化身凡夫就能見，所以你說他有相，他這個報身、化身就有相；但是究竟來說，到了法身他就無相，而這個有相正是從無中所產生出來的。

昨天那個誰問了個問題也是這樣。空性，正是你空得徹底之後，

一切無所住了，無一物了，而你原來無窮的妙用就出現了，所以空有是不二的。我們愣要把它分成某個對，某個不對，這又是一個分別。所以真正說空有，空有是雙融的，不二的，正是在極空之中，而產生無量無邊的妙用，無量無邊的妙用所以出現種種的妙相，所以觀世音菩薩後來是現一一身，說一一咒，都可以給眾生說（施）無畏。

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同修問）

㊽ST居士問：講的涅槃德三德：般若德、法身德、解脫德，這和我們密宗講的根、道、果，是不是一樣的意思？根就是法身；道是般若；果是解脫。

這個「道」範圍廣一點，廣狹的不同。它那個完全從果上說的，就都成為般若了，但是現在我們這個「道」呢，還可以從初步

一直到成了般若，這樣才是得果。所以這個「道」就包括了開始的那些個內容，就是範圍廣一點。事情是一件事情，不管橫說、豎說就說的是一件事情，有的是範圍廣一點，有的窄一點，有的專指某一個側面。這個盧山橫看成嶺，側看成峰，但說的都是盧山。我們有的人就喜歡打架，看見那邊人：「你的碗沒有把，看我這個碗，我的碗就是有把，你那邊一定沒有把。」這就是抬槓了，你要整個全部了解了，那邊沒有把，這邊是有個把，實際是一個東西嘛。

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❾TM居士問：密宗灌頂的道理是什麼？

印度的風俗，太子要登位的時候，或者肯定太子要繼位的時候，舉行灌頂，用四海的水來從頭上灌下去。舉行這個儀式之後，

就表示這個人一定要做皇帝，灌頂這個名詞就從這兒來的。在佛教呢，說給你進行灌頂了，就是肯定你將來一定成法王位，咱們不去做皇帝了，也就說你將來必定成佛。所以它是一個儀式，像泰國王子什麼的，也還是在灌頂，所以這個儀式的意義，就跟世間的灌頂道理意思差不多。

但是灌頂裏頭分好幾種，總的有兩樣意思，有深有淺，有的是一般的灌頂，有的是授位置的灌頂。一般的灌頂就是說經過這個灌頂，你才能夠修習某一種法，所以有很多密典，過去常常封面上印著「未經灌頂，不許翻閱」，就是你對於這個法，比方像《金剛亥母》大法，你要沒有灌過這個《金剛亥母》頂的時候，你不許看這個內容。那就是說你灌頂之後，才有這個資格看。沒灌過頂看了之後，看的人和這個經的主人，兩個都有過失。所以常常還有的一

些，「如果翻閱，彼受災殃。」就寫在本子上頭。現在有很不通的事，就是印的書上貼寫了這一篇，這就麻煩了，你印的過程之中已經都……。所以我們那會兒都不能拿到外頭印，都是自己搞。

還有許多經，根本師父就說不許寫出來，你腦子記，因為重這個法，就是要得到這些法，你必須由于師父傳授。確實有許多法、有些東西，你就是用文字、用圖表示不清楚。就是有一個儀軌，有一個本子你拿到了之後，自己要去修也很難正確，因此這密法裏頭最尊重的是什麼呢？就是師承口授，口耳相傳，很親切、很直接。

那授位灌頂呢，就是授你的金剛阿闍黎位，那就是說你可以替代你的師父來弘傳密法。這個密法很不像顯教，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當師父，師父的責任很重，要做師父的人，一定要受過金剛阿闍黎灌頂。現在也比較亂了，就是不很嚴格了，過去那是很嚴格的。現

在還更不好的呢，有的人根本沒得到灌頂，就收徒弟，就收供養，亂傳，這個就是完全違背了密法的戒律。這個密法的戒律，密法是很殊勝，即身成佛那是比別的各宗都獨特的一種優越性，但是你要違犯了戒律，密宗的地獄也比其他所有的地獄都嚴重。

所以有的人只說這一面，說它怎麼怎麼好，而不說它那一面，這就不合理了，天下沒有撿便宜的事情。就常說刀子快，切水果快，切手指頭一樣快，它就是這樣。所以這個法為什麼不能輕傳呢？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夠把一個裝子彈的槍給小孩子玩，他就是哭著跟媽媽要，媽媽也不能給。所以師父就有很大的責任，要看你是不是能夠適合於這個法，主要就是像小孩子鬧說要手槍玩，你能給他嗎？他拿了手槍之後亂扳，因為他不懂。還有，那武器啊，關公那個刀是一百來斤，在關公手裡頭，一刀顏良文醜就完了；你要別

人拿起來，不要說騎著馬上陣，刀就把他壓倒，拿不起來了。就你有沒那個力量來拿這個武器，所以它好多好多問題。

所以真正密宗的規矩，師徒之間要互相觀察，師父看徒弟三年，徒弟看師父三年，而且學密之前，你要把佛教進行理論的研究，顯教的研究，要有脫產學習十二年這麼一個過程，這個是很嚴格的。不是現在居士這麼的研究，上著班，回頭看一點，這麼的十二年不等於那個，那個是你脫產。

我遇見一個清華畢業之後去當喇嘛的人，解放以後他又還俗了，他還考了格西。那他們在廟裏成天都是讀經，黃教要辯論，就跟咱們現在訓練班一樣，排的東西很忙的。這麼十二年之後才能夠給你灌頂，這灌頂傳一個法，就說這個法你有資格學習了，你可以修了，這些經典都可以看了。等到給你金剛阿闍黎灌頂，那你不但

是可以看了，而且你可以傳法了，你就是有資格做師父了。大體分成兩類，細分還有很多類，就是一般法的灌頂、大法的灌頂。還有就是正式的灌頂呢，四種灌頂，這是無上密的灌頂，就是瓶灌、慧灌、密灌、大手印灌頂。那麼在修法，密宗灌到大手印灌，那就是所謂的第四灌，就是最高的了，最高的灌頂。

再有呢，後來也把皈依做為一種灌頂，其實皈依應該只能說是皈依。那麼也就可以稱為所謂皈依灌頂吧，這也可以。事實上皈依和灌頂還是應該有所區別的，皈依嘛就說你只是皈依到佛教裏面來了。那麼現在這個社會上，我們把它方便一點了，既然說他已經是皈依，你還一點沒得到灌頂，他就心裏頭好像很不安，所以這個說法也很切合實際，就稱為皈依灌頂。皈依就是我這發了覺心了，我依止佛教了。要稱為居士，那真正的居士你就應當受皈依，而且受

了戒，這兩個都有才能稱為居士。

居士要說也是一個很尊的尊稱，要有德，而且很有地位，這樣的人才稱為居士，現在也普遍。和尚也是尊稱，喇嘛也是尊稱，大家現在都隨便用了。三皈嘛，顯教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；五戒呢，你受一條也可以，兩條也可以，三條也可以，五條就具足戒了。你受一條也可以，我只是不殺，或者我只是不盜，就都可以了。你有了戒，有了皈依，你就是居士，變成佛教徒了。

在密法就是皈依四寶，特別強調上師。這個上師是代表佛，他傳授了佛的法，他本人就是僧。僧不一定要是和尚，四眾弟子都在內，僧噶雅是僧眾，過去說是見了僧噶雅要頂禮，後來和尚說你看見我和尚就要頂禮，這又有點什麼。意思是你單獨碰見一個和尚，不一定頂禮，當然你要是頂禮，代表你謙德，那是有功德，都是好

的，但不是一定的，不是說你不頂禮就錯。你頂禮當然是好，你不頂禮不錯。可是你見了僧眾，對於僧眾這樣一個集合體，那我們就應當很尊重，就要去禮拜。這就稱為四寶。

這樣的話，你皈依了密法了，這也就可以開始修四加行了。有個法叫《皈依法》，這念四皈依咒。一般正規的，在這些地方上完成了一些，那麼師父就給你進行一個灌頂。這我說的是按正規的規律的，現在按圓融的規律呢，也可以給你皈依灌頂的時候，你肯修《皈依法》，那麼也就是等於灌了頂了。你《皈依法》灌了頂了，這個都不一定是很嚴格的。

TM居士問：所以它還是一個儀式而已，是不是？就像結婚要有一個儀式。

是個儀式，但這個儀式代表一個很深的宗教含義。你受了四皈依之後，你就有約束，你就不要再到基督教去做禮拜了，它就有個約束。你不受四皈依，你是自由的；受了四皈依，你再做這些事呢，你就是違反了四皈依，你的四皈依就破壞了。比方說教皇來了，你也去禮拜他，這對於第一條皈依上師就破壞了。你只有佛教的師，顯教密宗都可以，這個我皈依的我都什麼；你要是再去信耶穌教，信基督了，或去信默罕默德，那這跟皈依佛矛盾了。你要是看聖經，看可蘭經，你跟皈依法就矛盾了。你要跟牧師、神父，回教的阿訇，尊敬他們去，那就跟皈依僧矛盾了。那一些我們就不做了，那你就保持住你的四皈依。

你受了一個戒，那怕只有一條，你不妄語，其實不妄語這條戒最難持了。一個人要能不妄語，這個人就要成就了，因為妄語包括

好多內容。你說假話，你造謠言騙人，這當然是妄語，你這根本不真實。有的時候人前說一種話，人後說一種話，這叫兩舌，也是妄語。還有黃色的語言，也是妄語。

LH居士問：出自善意的謊言呢？

這叫方便妄語，這是有必要的，這個是通情合理的。比如像六祖拿著衣缽跑了，當大家追，大家想不通，「怎麼我們這佛傳的衣缽，被一個廟裏苦工拿跑了？他一定是偷的嘛。」所以大家就追。一個武將首先追到了，六祖看見他，趕緊上了樹，就把衣缽擱在底下了。這個人叫惠明，惠字輩的，他看見衣缽被拿跑了，就要奪回。一看見衣缽在那兒，趕緊要拿，拿不動。所以他這個智慧開發之後，不用起個心「我叫他拿不動」，他不要這麼想，他用不著，

自然而然他也就拿不動了。

所以釋迦牟尼佛當年，提婆達多用五百個醉象，想把釋迦牟尼佛和他的弟子都弄死，佛一來，他就把醉象放出來。醉象這麼多，最厲害了，它喝醉了。釋迦牟尼佛一伸手，五個手指頭出現五百個獅子，每一個象前有一個獅子，那醉象都降服了，所以這一計就不成了。提婆達多一計不成又生一計，最後他入地獄了。問釋迦牟尼，他說：「我並沒有起心要放出獅子來，它自然所出現的。」這就屬於佛菩薩的神通，就是這一類，它是自然的。

這個惠明拿不動衣鉢之後，他就說：「大師，我不是為衣鉢來，我是為法來。」就轉變了。「那麼你坐一坐吧，你什麼都不要想。」一會兒六祖就問他：「明上座」，稱他的名，他法號是明，上座是尊稱，「正當你不思善不思惡的時候，什麼是上座本來面

目？」你什麼都不想，你本來面目是什麼？這就開悟了。開悟之後，六祖就走了。走了之後，底下追兵就來了，就問惠明：「你先到，你知道六祖往哪兒跑了？」「這邊，那邊。」這就方便嘛，你說他應該不應該？他是應該嘛，他必要，而且這也有功德，你要是說老實話，他們就抓住他……好多戒就是這樣，這舉一反三，就是這樣，所以佛教一點也不機械。

TM居士問：經上常常講說佛為摩頂授記，這個道理跟剛剛那灌頂的意思一樣嗎？

不一樣，「授記」就是佛預先給你作為印證，印證你什麼什麼時候可以成佛。

TM居士問：那釋迦牟尼佛是燃燈佛授記的？

是燃燈佛授記的。釋迦牟尼佛在法華會上給大家授記，也給我們都授了記，給未來眾生都授了記，這是一個大授記，連提婆達多都授記。授記，有的是很肯定，有的是稍微有些……，你將來一定成佛，還有的授記很肯定，你在某個世界、什麼時候、你的佛號是什麼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➕SC居士問：現在一般對密宗有一點誤解，像有些人寫他自己被灌頂就開悟了，這樣講起來好像太玄了，事實上沒有這種事吧？

在古時候，你看看，這十二年的研究後，再給你皈依傳小法，然後給你授大法灌頂。還有，人善根又深厚，師父也跟現在的師父不一樣了，你要知道，所以在這種因緣會合之下，就有出現這個可

能性，在灌頂時候就成就了。這個事情是有的，但也是非常少的，後來就出現不了這個情況了，所以常常有的就變成一種挖苦人的話，說「某某師兄，他只是等灌頂成就的。」就是說來一個佛爺他就去灌頂，來一個佛爺他就去灌頂，這麼說是挖苦人的話，他是等灌頂成就，他不修持的，變成一個刻薄話了。

古代在灌頂的時候就成就是有的。在禪宗就有這個事情，有人去拜訪一個大德，他的廟在江那邊，這個人到江這邊，還沒過江，那邊大德看到他來，拿扇子：「來啊，來啊，來啊……。」他一看，他已經就開悟了，回去了，不用再見了，這種事情都有的。還有，他不但不要看見人，看見廟的旗杆就開悟了，他就回去了。這些都有，這個事情就是各種的因緣不同。

現在就是些招搖的事情很多，你在我這兒得了我的法，你得了

我的灌頂，你就得多大的好處，你就怎麼怎麼樣。現在說老實話，師父要是不好，你受了他的灌頂，你不但沒有好處，你簡直就是大禍臨頭，師與弟子皆陷地獄，所以密宗的師父我們要十分慎重。這兩個宗裏頭最容易被魔混進來冒充，一個是禪宗，一個是密宗。這兩個我都是最有興趣，我自己最感興趣的，我也都深得法益的。但是實際就有這個情況，它很容易冒充。別的你都不能太冒充，為什麼呢？都有一定的一些……。你要充法師，你要講經，你總要能講幾部經吧。你講的經，總得跟經相合吧。聽別人講經的時候，你來聽這位法師講經，他要全不對，一下子就聽出來了，你總得說得差不多吧，所以總得有幾部經你能說得差不多，他要冒充就不這麼容易。你要是像搞天台，他就要打坐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十SC居士問：禪宗開悟不一定不受後有，是否就是不能脫六道輪迴？

所以禪宗快，確實很快，的確有多少人開悟，但是他往往不能不受後有，有的他第二世還來。所以這比來比去，比來比去，淨土就是這樣，你要一生解決這個生死問題，那又穩又好的莫過於淨土宗，這一點肯定下來了。你要說開悟快，那禪宗確實大批大量的人開悟，但是開悟就不一定不受後有。

他也不是不脫六道輪迴，當然第二世他有時候還是會再來，但是他不能不受後有，不能說這一下子就像極樂世界，你生到極樂世界再也不轉了，在極樂世界一定成佛了。這兒一死，極樂世界一生，以後再不生死，一直到成佛，他就不受後有了，這個優越性那就是淨土宗獨特的。修密，也說轉世十幾世啊，所以為什麼有呼圖

克圖今生來明生來，像這一世督噶上師說他不來了，十三世滿了。十三個生死，他這還是有後有，他的前世，第十世、十一世、十二世他都有後有。但是不一定是墮落，不一定是輪轉，但是你人還是得來，就這種情況。

LH居士問：這樣算不算輪迴呢？

這叫呼圖克圖，就乘願再來人，現在把他翻成活佛，這個翻錯了，在英文有living Buddha，這都是不通的。它真正的含意就是乘願再來，所以有人說「你是活佛，怎麼就這水平呢？」不是，他現在就是乘願再來，本來的意思沒有說當他已經是成就的佛了。但是密宗的徒弟要把師父看成是佛，尊敬他如佛，他的指教就好像佛親自指導我一樣，這麼虔誠去做。

這兩個都是特殊的方便，因為學什麼要成功，必須有堅定的信心。淨土法門的方便，就是叫你相信法門，這個法門千經萬論都共指，多少大德都往生，不斷有這個事例。最近我出的那本《淨土資糧》還有個老太婆，這新近大陸就有，將來在美國也會有，不斷處處時時都會有，因此就說不但過去人行，現在人也行，成就很多事例，這個法門我能信，你能信這個法門，勤修，你就行了。

密宗就得信師父，禪宗也得信師父，因為許多事情你不信師父，用你的腦筋當主人去判斷，非錯不可。師父說的話我想不通，那師父就是佛，我是凡人，當然師父這個對，我這個不對，你這樣才有一個所謂定盤星。你要拿自個兒做標準，那就亂了，剛才說的就亂了，就這個。因為它方便，你一定要聽，依教奉行。

你要是信法門，你依淨土的教，依淨土的經典，依淨土的大德

這些指示，這麼去修就成功了。在密宗，你要聽師父的話，師父要指示你，但師父你要挑對了，你挑不對，師父入地獄，弟子跟著入地獄。密宗還有一個特點，弟子要入地獄，如果罪業太重，師父不能救，拉著師父也入地獄，因為他所造的業特別嚴重。也有這些事情，大家現在也都清楚，我們也不必避諱了。別的什麼不管禪宗、淨土宗，沒有雙身修這個事，密宗就有這個事。這些事，那一個不如法就是入地獄。這造成後果很嚴重，這個罪不能補救啊。你可以把師父給拖到地獄裏去，就是這麼一個情況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 YA居士：金剛乘是屬於大乘裏面的？

講金剛是講密，密是大乘，而且是圓教。金剛乘就是大乘裏面

專門以密法修持的，就稱為金剛乘。金剛的意思就是一種極堅固的智慧。《金剛經》就後來很不通的，要請四大金剛，這都是後人的附會。這個金剛不是說要把那個金剛請來叫做《金剛經》，那都是誤解了。它是形容這個般若能夠破一切，而不為一切所破。

這打個比方，相當於咱們金剛石、鑽石，這硬度最高了，這玻璃一裁就裁破了，但是沒有任何的金屬可以裁金剛石。它能破一切，不能為一切所破。形容這個智慧如此猛利，你這一切東西都可以……，你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你把五蘊破了，這破一切。

「乘」者，是打個比喻，「乘」就是車子。這車子有小有大，只能度自己是小乘；這車子很大，能夠度好多好多人是大乘。還有一個譬喻講，這是小者所乘，他所用的，這「乘」當動詞用。乘

嘛，乘船，這「乘」當動詞用。一個這個「乘」可以當名詞用，古時候出車三百乘，帶兵出去了，出兵；千乘之國，這常用的話。

大乘小乘這兩個含意都可以用。要當交通工具講，就是說這個工具很大，那個工具很小。拿它當動詞用嘛，小乘，這是修小教的人所成就的；大乘，就修大乘的人所成就的。

PH居士問：這個小乘現在東南亞這一帶也很盛哪。

是，而且他們對於佛教很尊重。他們甚至不承認大乘是佛所說的。現在有人寫佛學史，很多佛學人士都這麼說，說只有小乘才是佛說的，這個很不通。那大乘不是佛說的，就變成後人編的了，那還了得。

PH居士問：怎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呢？

小乘是迦葉、阿難在印度集結的；大乘是文殊和阿難在鐵圍山集結的，鐵圍山就出乎咱們世界了，鐵圍山就到咱們宇宙邊上了，不是在咱們的世界上集結的。小乘法是迦葉和阿難集結的，在這個地球上集結，不只他們兩個人，還有很多人在一塊兒，所以人證很多，這個有歷史可考。而文殊以不思議的神變力，他們在鐵圍山那兒集結，這樣要搞歷史的證據材料，那就比較難了嘛，這個比較難了。

大乘經典很多，他們說不是佛說的，那就變成後人假說的了，就變成偽經了，這個說法就很有影響。他們現在對於有些都不相信，不相信說《華嚴》從龍宮取出來的，《楞嚴》也從龍宮取出來的，龍樹取出來的。這些東西有學者不相信。其實現在科學多度空間

一出來之後，這都是客觀存在的，龍宮有什麼奇怪啊？它不是三度空間了，是不是。龍樹他能進入高度空間，龍樹有什麼不能？天界就不是三度空間。咱們這個長寬厚，這不都是色嗎？你到了無色界，那什麼叫長寬厚啊？就沒有形色了，那就不只三度了，它高度的空間嘛。

YA居士問：四度空間是說另外一個世界嗎？

現在還不是另外一個世界，這個比另外一個世界含意還要深，是另一種空間。你看，一個點就是零度，它沒有度，當然現在我畫的這個東西，在世界上它就佔了一個面積。就是一個點兒，也沒有長，也沒有寬，也沒有厚，就幾何上抽象的一個點，這就是零度。一條線，只有長度，當然我一畫就有寬度了，也是一個長方形，我們是三度空間，就不會出現這個。這張紙代表它就是屬於二度空間，

這是一度（長），這是一度（寬），當然它實際也是個立體，還是有厚，咱們就忽略不記了，就幾何上一個面。那麼這就是體，一個長、一個寬、一個厚，這是一度、二度、三度，就三度空間。

四度空間呢，愛因斯坦就說，這三個再擱時間加在一起就是四度空間。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四度空間。四度空間的實際情況，在三度空間你沒法理解，你所能理解的都是三度空間的事物，這是科學家承認的。再高度的空間你更不能直解，但是現在我們可以去推，可以去分析，可以知道好些。現在科學家承認到第十一度空間，那就很什麼了。

這個四度空間，比方像鬼啊，什麼什麼無線電波，無線電波就四度，它雖然是咱們世間的東西，它就具有四度空間的性質，所以牆壁擋不住，什麼東西也擋不住，鬼他牆也擋不住，他從地下待

著，這就空間不一樣嘛。像無線電波，實際上在咱們這個地方，一切電臺的電波都在這兒，莫斯科、紐約、Tokyo、北京，各處各處都在這兒，你這一旋扭就來。

愛因斯坦這些東西，最近又回頭，就是因為有些天文上現象用他的公式才能夠算得準。他這裡面的空間不是個絕對獨立的，它隨著東西變，當物體運動的速度很高的時候，他會算，就好像什麼地方的星到某一個地方需要多少時間，後來算出來就不對。他說這個實際的時間比用一般計算的時間短！解釋不了，那麼用愛因斯坦的這個學說就解釋得了。當速度非常高的時候，這兩個之間的距離在縮短，這不就快了嗎，我現在又很快，距離又縮短，時間就不要那麼多了。把這關係考慮進去之後，你再算就準了。那麼愛因斯坦這個就成立了。成立了，那你這空間就不是絕對的了，它是可變的。

時間也是一樣，它是可變的。當速度近於光速的時候，等於或超過光速的時候，情形就全不是這個情況了。光速太快了，我們這個速度跟光速不能相比，一個這麼大，一個小得比粉筆末還小，這等於不存在，不影響，兩個可以忽略不記。但是如果你的速度也接近於光速，在咱們地球上出來了，在加速器裏加速給電子，加速器有幾里長。美國現在搞的這些新的設備，多少多少億伏的電壓，電子那邊是正的，這邊電子是負的，吸引，給它加快，這個吸得更快更快，就出現接近光速的情況。這就可以去印證愛因斯坦的這些學說，也就是對的嘛。他說都不是絕對的，時間與空間都可以變的。

所以過去認為這是常數，就不對了，都是可以變的。那佛經就好辦了，一念萬年，萬年一念，時間的長短都可以隨時變化，空間也可以變化。不起於座你可以跑什麼地方去了，這空間都可以變

的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黃老設問：怎麼選根本上師？

主要就是依法不依人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。這個上師他說實相，那這是了義的上師；這個上師從來不說實相的，那這就是應當……。這個上師他說實相，所行也跟他所說的言行是相符的，那麼這樣的上師就殊勝一些。他說的話跟實相的道理相違背，就是只談一些因果報應、談一些……，很少談到第一義諦，他的理解只到這兒，這般的上師他的成就就低。那麼我們在這個之中就要挑根本，根據個人的因緣、個人的善根，你選一個根本。（1987年講於維州蓮舍）

十二、禪宗

㈠黃老設問：什麼叫『表示』？

什麼叫「表示」？密宗他要「表示」，咱們最好的「表示」例子就是釋迦牟尼佛第一件公案拈花，所以禪宗怎麼出來的？拈花啊。禪宗這個事兒自古就有人反對，宋朝就有人反對，寫了書。宋朝天臺宗的人認為我們這個登峰造極了，《法華經》是圓教，這個三止三觀種種的，圓頓三觀，空假中，即空即假即中，這沒有法兒再殊勝了；現在禪宗說我們這是叫如來禪，他禪宗叫祖師禪，禪宗的祖師禪要比我們如來禪還高。他不服氣，就要反攻，就說你禪宗是假的。所以這些事情古時候出家人也難免，他就寫了書，說這個拈花公案沒有根據，他好些好些地方來反駁。其實拈花公案真是佛

經裏說的，在《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》，這確實是佛說的。所以他這一來不知不覺在這一點上，當然不是有心的，但是在這上頭就有點毀謗了，毀謗禪宗了。

這個在經上說得很詳細，大梵天王把自個兒的身體做為座位，請佛坐在他身上，供養了花，請佛說法。佛就把他所供的花拿起一枝，所謂「拈花」，拈起花來就給大眾看。大眾都不明白，「怎麼回事啊？這佛沒說法呀，就拿著一枝花給大家這麼看？」這迦葉他嘿嘿一樂，他一笑，別人都莫名其妙，你迦葉嘿嘿一笑，佛就說了：「吾有涅槃妙心，正法眼藏，……付囑摩訶迦葉。」「涅槃妙心，正法眼藏」，這法就傳了，所以叫傳心嘛，從釋迦牟尼佛就傳到迦葉。

《涅槃經》也說，將來佛法上這個解釋權在迦葉那兒，所有我

的經教，你們要是有了問題要爭要解釋，你們找摩訶迦葉。這《涅槃經》說得很清楚。這《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》裏就是佛一拈花，迦葉一笑，「拈花微笑」就是這件事。就是涅槃妙心、正法的眼藏給誰了？給摩訶迦葉了。

摩訶迦葉後來第二傳就傳阿難了，阿難沒有從師父那兒得法，從師兄那兒得的法。古德就常有這個事，師父死了之後，依止師兄得到法益。釋迦牟尼佛當時是這樣，後代也有這樣的。儒家也有這樣的，孔子死了，很多人就從子貢那裏得到很多法益，從師兄那兒得到法益。阿難是在迦葉那兒開悟的，都是傳佛心印的。

蓮華生大士是從阿難那兒預咐傳授的，你看見沒有，這個心印不是很明顯了嗎？具恩的上師傳了一些燒護摩什麼什麼，這個像手像腳；給你舉行一些大法灌頂的，這個像眼睛；傳口訣的才是心，

如心。就是說在灌頂傳法之上還有一個傳心的師父，那才是恩最重，像心嘛。現在我們學密，能夠尊重給灌頂的老師的人都很稀有了，對於求心要、重視心要的不多，所以我才要大聲疾呼的就是這件事，咱們要把這個事情勘正。

這個「表示」，密宗也是有「表示」，也類似拈花似的這叫表示，依這個表示而成就的還有很多人，那就有很多公案。心印也是這樣，心心相印，也就是沒有語言，就是這樣直接的。那就是不立文字是最殊勝了，所以拈花公案最殊勝了。（1987年講於維州蓮舍）

㈡LK居士問：釋迦牟尼佛拿花與迦葉相視而笑，是代表迦葉他了解……？

大眾就覺得佛拿這花給我們看是什麼意思？大家就發愣。迦葉他會心的一笑，嘿，他一下懂得了。本心，離開言說的那個本心。這個時候就等於兩個電視臺完全調諧了，通了。

LK居士問：那是表示兩個思想已經溝通了？

這就比那個還要殊勝一點，就是完全心和心相印了。這老的話，說他思想溝通也可以，說「思想」就還落在思想上。心不生思想而相印，這不就還要高一點了嗎？你說一落在思想上，還有個思想的心；離開了思想而兩個心自然相照，兩個鏡子似的相照，就心和心相印，這麼著這個心就傳了，所以不一定要有文字。

LK居士問：那麼迦葉這樣子就等於算開悟了是不是？

那是大徹大悟了，所以佛就說這個涅槃的妙心，正法眼藏都給了摩訶迦葉了，所以禪宗很殊勝的。他信不及嘛，所以天臺宗大德要寫出書來，他說他不相信，說經上沒有，經上有他也信不及，所以禪宗很難信。但是在印度怎麼樣呢？也確實就是一代傳一個，不是好多人都能修的。而迦葉就傳阿難，都有名有姓，一代傳一個，說西天二十八祖，傳到第二十八代。第十二代是馬鳴，第十四代是龍樹，就是咱們密宗的祖師，然後到第二十八代就達摩，都是一個傳一個，一個傳一個。

達摩知道說東方有大乘氣象，印度當時法要滅，到後來就不行了，所以拿著佛給的衣缽來到中國。這完全是怕你不信，這個事兒難信哪。佛就把佛穿的衣服、佛的缽給迦葉了，看見沒有？所以傳衣缽就這個意思。這《涅槃經》也說了「你們都找迦葉」，還怕你

不信，就把衣缽給了迦葉，迦葉就給阿難，一代一代傳，一直傳到達摩。達摩就把這衣缽帶到中國來了，這事我們很光榮嘛，佛的衣缽到這兒來了。衣是早毀了，缽是現在這次恐怕也沒有了。蔡元培的女婿還看見這個缽，他親眼見到，他當時去南華寺還親眼看見這個缽。

佛這個缽很殊勝，佛成佛之後，四天王天四個天王一人獻了一個缽給佛，這天王是有分別心的，都希望佛用他的缽。四個天王都把缽給釋迦牟尼佛了，佛用哪個的好呢？用了這個，那三個不滿意，佛就把這四個缽摞在一塊兒一壓，成了一個缽。林文錚告訴我這四個缽合成的痕迹還看得出來。林文錚這人也很有意思，這件事他親眼見的。

再一件事，他很淘氣，他看見六祖的肉身，跑去問：「六祖你好嗎？」他捏他一下。他是留學生，博士，剛從外國回來，他這人

很淘氣，說：「六祖你好嗎？」嚇一跳！他說一摸，這六祖肉身有彈性，跟他摸活人一樣，摸著活人的肉，不像摸著木頭，木頭沒有彈性的嘛，六祖的身體跟咱們活人一樣有彈性，他嚇了一跳，這兩件事是他親自跟我說的，這人還活著在。

當時這個缽就在南華寺，現在經過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沒了。衣早就毀了，大概早讓武則天要去了，後來沒有了。武則天那個時候是傳到了六祖，六祖就不傳了，衣缽不再傳了，後來就不只一代傳一個，而是一花五葉。禪宗在那個時候大興，那時老太婆、小孩子都開悟，那時在中國大盛。所以現在人家說道教和禪宗歸到中國名下，研究中國的東西，道教跟禪宗這是拔尖的。印度是梵和佛教，梵是婆羅門了。現在在美國學婆羅門的人也很多，學佛教的也不少，這兩個都學，兩個都重，這是一個源流，古代不分。（1987

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㈢ST居士問：要怎麼放下？

你……你……放下（註：黃老輕拍桌子），就放下，哈哈哈……。放是最快，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」這《涅槃經》。《法華經》度了一個畜牲的女兒，龍女，八歲，龍女算畜牲，度畜牲的女兒。《涅槃經》他度了一個屠夫，是動刀的，拿著刀，給他說法，就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」這是大量文學都常用的，這出於《涅槃經》。所以問題就是說，你拿著屠刀就不能成佛嘛，你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。要快，你立地成佛就快。

我們應該放下，連應該放下的這一念也放下。有一個人到了禪宗和尚那兒，他說：「放下。」他就放下。還說放下，他說：「就你

這個放下也放下。」這是實話，所以赤裸裸、淨灑灑，一絲不掛。我們壞就壞在添東西，所以放下就是把你所添的都放下。有人問趙州：「我一物不將來時是如何？」我一個東西都不來還什麼？「放下。」他說：「我都一物不將來，我還放下個什麼？」我一樣東西都沒有拿來，你叫我放，我還放個什麼？「放不放你挑走。」（註：禪宗頌古聯珠通集：「放不下擔取去。」）這就是說，既然去掉這些添的東西，你本來就是，你也就不再放了。都放下，完了我就夠了。

TC居士問：可是他是屠夫，他以前造的那些殺業，他還要償這個果報嗎？

昨天說的，你坐船，僱了船夫撐船，船走了之後把好多螺螄、

蚌殼都壓死了，說這是誰的罪啊？是坐船人的罪，還是撐船人的罪？壓死那麼多生物。祖師回答這問話的人：「就是你的罪。」

所以這些問題都是超情離見，跟我何干呢，怎麼變成我的罪了？你不心裏有這個事嘛，這證明你沒有空嘛，你沒有空那就是你的罪。所以了則罪性本來空，了的人，頓悟的人，那個罪性就空了，殺了一個生，他不是一個物質嗎？愛因斯坦說物質是你的錯覺，本來沒有這個東西，都是夢境。

底下還有一句，了則罪性本來空，未了還需償宿債。你心裡沒有了，你還要償一切舊的債。所以釋迦牟尼佛成了佛之後，還要受報，他因為打了那個魚，敲它三竹竿，等人家帶兵打來的時候，他也頭疼三天。這個是示現，因為阿修羅他們的壽命很長，他過去就看見釋迦牟尼佛打了這個魚了，他就必須要看見釋迦牟尼佛也受

報，他就認為這有因有果了。而如果釋迦牟尼佛不受這個報，他是可以不受這個報，那麼就會使他們認為造因可以不受果，所以這個是示現。真正了了的人，沒有這些事。

這就是說如何能夠快，所以剎那際成佛，一了一切罪性皆空。這就是最快了，沒有法子再快了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㈣ST居士問：像禪宗閉禪七，可能剋期取證，七天內就可能開悟，那開悟有一種比喻，說就像一潭水上面的一層油一樣，丟個石頭下去，那油散開看到水了，一下子見實相。但他可能馬上又被凡情，過去的煩惱擋住了，密宗的即身成佛會不會有這種現象？

密宗也一樣有這個現象。所以禪宗分為好幾種關，初關是到法身邊，這用書裏面的「達到法身邊」，法身哪裏有邊呢，只能到

法身邊，就他見一見，就你剛才這個比方，見一見法身而不是證法身，不是安住於法身。這跟從來不能夠見的人就大有不同了，他這個信也就真信了，確實是如此，確實本來是佛，確實離開妄想那你就是，而確實這本來真是一絲不掛啊，什麼是眾生、什麼是佛這都是第二義了，這就是見法身。所以說，你開悟之後正好修，正好看經，正好找善知識，正好念佛，正好持咒，正好修法。因為什麼，他已經見了一見法身了。

第二步呢，就安住於法身，這常住了，那這個境界就很高了。那麼安住於法身，禪宗說你還落在法身這個量裏頭了，所以法身向上。法身向上，這就是第三關的情況，所以禪宗的成就還是很大的。但是一般的禪宗祖師，往往有只是破初關的，也有破重關的。真正到了向上的，這禪宗書裏頭的祖師之中，也不是各個都達到

的。到了這一步，他的見跟佛一樣，見與佛齊，稱為素法身，法身他已經證了，但是素法身，他不是萬德莊嚴。素白的素，素法身，就是沒有萬德，沒有圓滿之莊嚴，差別就在這。

ST居士問：重關既然有法身的觀念，怎麼可以稱為法身呢？

他既然有法身觀念，就不是安住於法身。安住於法身就離開這些，不但在重關是如此，你要有一個法身的觀念，你就不會見法身，所以赤裸裸、淨灑灑，貢師老說這些話。都離開這一切，所以禪宗就形成一個不叫人看經。

有一個公案，藥山看經，他徒弟就問說：「師父你不叫弟子們看經，你怎麼看經哪？」師父說：「我是遮一遮眼。」呵呵，遮一遮眼，他們這都很什麼，一意好問，這個對啊，他不是輕易放過的。

弟子：「弟子我也找兩本經遮遮眼，好不好？」哈哈哈……，你不用這個問題，你引不出下文來呀，他就是淺入淺出了。藥山說：「若是你，牛皮也穿。」就你遮不住眼。所以這些問答都是很有啟發的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㈤TM居士問：《金剛經》八句偈的後頭四句？

《金剛經》有一個偈子，八句，玄奘大師全都翻出來了，鳩摩羅什只有四句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後頭還有四句，這四句很重要，不然就只是離開色，離開了聲。那怎麼能曉得它後頭這四句？

TM居士：我問過某法師這個問題。我說如果只這四句的話，那有

點就斷滅了。後來那位師父說後面還有四句。所以玄奘他要再翻譯就是這個事。這表示我們這兒大家佛教水平不低啊，你自己能看到這兒很好。

TM居士：沒有啦，這個經要看好幾次，才有點感覺到那四句話的不足。

是啊，玄奘之所以要再翻譯，就是為了補足這個不足之處。這個地方是少了一點，確實是少了一點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SH居士問：《金剛經》本來有八句偈子，玄奘法師譯的，後來鳩摩羅什簡化成四句，請您老開示一下。

這個是這樣，好像是應觀佛法性……法性是不可知，也不可

說。你不要觀這些個，應該觀法界性，這個法性你是不可知的。回頭可以找出來（註：據《谷響集》後四句為「彼如來妙體，即法身真性，法性不可見，法體不可知。」）。玄奘譯的就是《能斷金剛經》，《能斷金剛經》你查，把這四句補上，那就全了。不然就是說，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這就好像覺得趨於斷滅了。沒有色相，不能音聲，這都沒有。

那麼應觀什麼？觀法界性，但是這法界性你不能認識。少了這四句，這四句來了就圓滿了，不是斷滅。這個法界性你不可以色見聲求，那你給我看法界性，可是法界性你看不到的。所以說這補足就全了，很多翻譯都有這四句，文字稍有出入，意思沒有出入。這點可以放心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客問）

㈥YA居士問：開悟以後，並不一定可以往生極樂世界嗎？

它是兩回事。開悟的人要求生淨土，保握性就大了，比一般人大了。但是開悟的人他不一定求生淨土，有的還再來。

有這麼一個例子，一個人前生開悟了，答覆他師父三個問題。他前生的第二世又投胎了，投胎之後他還記得前生答的三個問題。他前生的師父跑去問他，見了他說，誰誰誰啊，你還記得前生所答的三句話嗎？他點頭。師父再問，他每一句答覆都是不對的。而且這個孩子後來毀了，這樣大家就……，因為名聲很大，說這是開悟的人再來，廟裏頭就把他接去，很多人就供養，所以就有一種很優厚的待遇，他也就很自滿。結果這個人並沒有成功，這個人毀了，所以說轉一次世，危險就在這兒。他不但是前生開悟，而且第二生他沒有迷，他記得。就第二世大家太恭敬他了，太什麼什麼了，生活太舒

服了，所以貪瞋痴慢，這慢的根不斷，他就是有我慢。連悟達國師一念我慢，就長人面瘡。

TC居士問：他那個悟是小悟，並不是大悟嗎？

他那個悟不是徹底的悟。悟有分小悟、大悟、解悟、證悟。證悟還要分三關：初關、重關、末後牢關，向上一路，所以這雖然都是悟，證的程度很不相同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㈦YA居士問：衆生本來是佛，現在是迷糊掉了，悟了不迷的話就是佛，那悟了還會不會再迷？

《圓覺經》裏頭，有一個大菩薩問過這個問題，跟你問的這個問題一樣。釋迦牟尼佛當時就回答了，說礦石裏頭有金子，代表人

都有佛性，你從礦提煉，把那金子煉出來成了金條了。成了金條之後，金條再也不會變成礦石了。這是釋迦牟尼佛當時對這菩薩的回答。人都有佛性，如這金的礦石中有含著金，但是經過提煉，把這金子提出來了，既成了金子了，不會再變回礦石。

YA居士問：那是不是等於說我們以前根本不是佛？

以前這個頭是找不著的，甚至我們曾經說的這個頭叫做「無始」，剛才說的「你從無始以來」。用「無始」這個字代表這個頭，這是很好，很有趣味的事。一般所謂的頭就是有始，而你這頭卻叫做「無始」，所以這一句話就把那個頭的概念根本否定了。有個頭是眾生的概念，實際上都沒有始。

我曾經跟人家辯論，我說現在你是圓的，你說哪一點是頭？你

任何一個都可以當頭，你只要走下去，當走回來之後，就走到原來一點了，這起點就是終點。起點是終點，終點它就自己否定了。既然起點還是終點，還有什麼叫起點？任何一點叫你走回後之後都是終點嘛，所以這頭不可得，所以是無始。

我們一定要找個頭，這常常是直線的概念，一定有個頭。事實上宇宙根本是曲線的，所以愛因斯坦說，高維物質的宇宙，空間都是彎曲的。我們就都很簡單的、機械的一個直線的概念，反正都一定有個頭，有個什麼，實際上咱們在的是一個曲線，一個圓的東西，它就沒有頭。

YA居士問：剛剛講無始，找不到頭，但我們不是說已經輪迴不知多少次了，那總有第一個嘛？

你這已經快要「到底先有雞，先有蛋了？」哈哈哈……，第一個。還有一個現象就是人類的起源，現在科學家是還沒有明白。人類的起源有多種原因，人類可以有四種起源：胎、卵、濕、化，這個胎的起源大家都明白了，父母所生嘛；有的就生個蛋，跟鳥一樣，蛋裏出來是人；有的濕，這地方潮濕就能出人；還有世界出生的時候，人是化生的，化生就是忽然間就有了。地獄就是化生的，入地獄之後，馬上就你的身體，不要誰生出你來。你馬上有一個身體在地獄中受罪，在地獄那個你就是化出來的。業感身嘛，也是化身嘛，一個化身不一定就是功德所感，佛也有化身，所以地獄是不可思議境界，地獄中是一個人也滿，多人也滿啊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十三、臨終津梁

㈠TM居士問：金剛沙、陀羅尼被以及助念的功德？

陀羅尼被過去很多，最初是皇帝賞給大臣的，印了很多咒在上頭，所以稱為被。人在過去不是有棺材嗎，棺木都入好了之後，最上頭蓋上這個陀羅尼被，加持力很大。金剛沙也是，把念了咒之後的沙子撒在上頭。這個總之是對於亡者有好處，但最大的好處還是做子女人的修持。為父母臨終助念，為父母祈禱、迴向，這個功德最重要。這一切都可以，都是增上，使得這一切變得更好，但是很決定的幫助力量，是子女的發心、子女的修持，這個功德是最決定的。

助嘛，就是別人幫助。有時候自己的功德，正好是要爬那個牆

上不去，有人後頭托你一下，你就上去了，所以有的需要助一助。一般說來，助一助和拖後腿的，出差別就很大了，有的人助一助他就上去了；底下揪，本來勉強可以上得去，揪就上不去了。

所以我常常說，人生最大的福氣莫過於後代能信佛，就是後代能夠助我。人生最大的不幸莫過於後代不信，他就不按這個辦理。你信，到時候他給你做一些相反的，使你不得成功，這是最悲痛的事情。大家願意給先人做這一些，都是很好的事情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YM居士問：助念的功德？

這個功德很大，一方面這病人因為你念，他就見好，所以佛法就是不可思議。這就是利樂有情，在他最後有人幫助念一念，有的

時候真可以。他要平常自己是個修行人，真可以幫助他往生，至少你可以減少他好多好多罪業，而且給他子女也種個善根，所以助念是很好的功德。

他在這個時候確確實實是很痛苦的，很多人都有這個經驗，有人就是在臨終的時候真見鬼，鬼來跟他要債，有人給助念，那這些問題大家就緩和了，這個痛苦也減少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㈢YM居士問：助念時，是念顯教的《往生咒》，還是密宗的《往生咒》？

這個法本裏頭有《往生咒》，你現在要再念《往生咒》就改念這個。《往生咒》有的時候我就不勸人換了，因為你現在《往

生咒》也不是很熟，那在不熟的時候換成這個就更好。這個音準多了，那就變成都一致了。你就是給他念咒，不分顯密，誦《往生咒》、念佛號都行，我們要念「阿彌爹哇唅」也行，念佛號也行，這都是可以，這都是助念嘛，助念功德很大。

還有一個情形，他家裏人會念佛號，我們這時候就可以帶他們念佛號，大家一齊念。我們念，這亡人所得到的百分數很少，所以大家自個兒不用功，要等別人助念，這他是在幫助你，可是你能得到的很少。子女為父母念，父母能得到十分之三。你要請助念團別人來念，那連十分之三也沒有。所以我們就不要只等待這個、依靠這個，要自己解決問題。等別人念，請法師念，請什麼什麼，關係更遠，百分數就更小了，所以至親念真是如此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㈣ＹＭ居士問：幫亡者助念八或十個鐘頭後，將遺體送去殯儀館，遺體沒先洗，也沒先換衣服，這樣做對不對？

這個就要看美國的規矩。從法上說，最好等這個人全部身體各部份都冷了，才能去動他，要從佛法如法上說就是這樣子。他有一個地方還熱，那你動他，他還是痛苦的。但是這個呢，要看當地的習慣，你不能說是佛教的要求，要違反他的衛生條例、衛生習慣，那也做不到嘛，所以就是要看情況。能夠維持到我說的這個，要等他全部都冷，一般說需要二十四小時。

ＹＭ居士問：不能摸他，怎麼知道他全冷了？

你不是那麼很硬的去摸他，輕輕的碰，不要捏一把、動一把，這干擾得很厲害。他那個熱的地方、冷的地方，你稍微接觸一點就

知道。死人的冷是冷得很怕人的，不是活人的冷，死人是十分冷的，所以就很容易觸覺察到。不是我們的腳很冷，手很冷，那還都是活的，還是很熱。

YM居士：那多不容易。

就是說。所以這一點儘可能做到吧。美國做不到，那就儘可能的推到最後，就他所允許的時間，他允許十小時我們就等十小時，他允許十二小時就十二小時。助念我們八小時沒有關係，但是洗澡、換衣服就推到那個極限，你要再不洗不什麼，就違反規則、規章了，那再洗。我就給你補充這一點。

有一個經驗，這是蘇州的經驗。有一個人死了之後很好，種種瑞象。後來這個人很慚愧、很懺悔，他是那邊的一個負責人，一

個醫生。這個醫生就是四眾弟子來他不收診費，有的時候還可以施藥，真窮他把藥給你，有的時候你再窮他給你錢。不是病人給醫生錢，是醫生給病人錢。他一件事很後悔，他動早了，他以為這個時間夠了，時間還不夠，一下子變成凶相了，渾身都發黑、發紫，獠牙青面。所以就是這個時間很有關係，但是我們不能違反規章制度，我們總是做到能夠做到的最後（時間）。

我們最近一個人死了之後，他家裏頭很什麼，不報。不報，沒有人知道哪，他住公寓房子，不報誰知道呢。在家裏待了七天，大家輪流念，都是輪著念，做了七天佛事。在美國恐怕還也不到，所以儘量在規章裏的時間保證。助念是在什麼時候？主要是在他臨將要斷氣的那個時候，那個時候是最須要助念的時候。那個時候你能念到八小時，那很不簡單了。你還是按你的八小時，但是送的時

候，就按那個規章制度所允許的最後那個時間送去就完了。底下你蓋陀羅尼被什麼等等，都是好事。

YM居士問：比方醫院不能給那麼久，殯儀館到醫院接遺體時，把衣服都脫光，不換衣服，只給他蓋一下，這有沒有關係？

不換衣服，還是好的，是對的，這主要是對的。放在地上沒有關係，現在北京他們人死了就給擱在地上。沒有關係，他並不須要穿衣服，衣服都給他脫掉。現在有冷藏室了，所以就不要擔心，過去是給他保溫，他很容易就爛了，這個死屍要爛要臭的，冷藏室就不會了。冷藏室都冷藏著，還怕地那個冷嗎？

YM居士問：遺體送到殯儀館，馬上送冷凍庫可以嗎？

反正能夠維持八小時、十小時，儘量保持維持原狀，儘量維持死的時候的原狀，不得已的時候才送才變化。

YM居士問：一般有兩個方法，一個是念八個鐘頭完了，就把遺體送冷凍去；一個是不先冷凍，而給他換衣服，洗澡，很光彩的讓他躺著，哪個方法好點？

有的是把死屍送到冷凍室去，暫時就可以不管他，這個辦法好一點。因為你給他換衣服觸動他的時候，那就跟刀子割他一樣，而在冷凍室不碰他屍體。

PM居士問：這樣子的話，衣服沒有換，有沒有關係？

沒有關係，這是世俗概念，說是身上有什麼就帶著什麼。沒有

問題，穿不上衣服也沒有問題，這個沒有問題。

KS居士問：可是每個人的死不一樣啊，有的人是車禍死，有的人是生病死。車禍死的話，有的會沾滿身的血，那要八個鐘頭、十個鐘頭不去動他，等冷了之後人都僵了，怎麼換衣服呢？但有些家屬一定要換衣服。

你這樣，這些髒的、沾了血的，拿剪子剪掉就算了嘛，還保持這個衣服幹什麼？

KS居士：那衣服根本就穿不進去。

穿，你就給他披上都可以。穿上就可以？你不要以為穿上他就是真穿了。這個無所謂，他能披個什麼也都可以。我跟你說，現

在不是有陀羅尼經被嗎？你有陀羅尼經被，最後你把這個被子蓋一蓋，比什麼都強。

MM居士問：冰起來那個冷凍很強，可能會結冰。

現在這樣，在這兩個之中還是冷凍的問題輕一點。這「兩害相權取其輕，兩利相權就取其重。」兩個都不是好辦法，我挑一個輕一點的，因為到冷藏室之後，所受的折騰就是一個溫度低，沒有人碰。而又要洗、又要換衣服，這麼折騰他，他這個很受罪。

所以說這個能夠推遲一下，寧可冷一點，推遲一下還是好，就是這樣。而且這個時候就是叫他能夠寧靜，你給他助念，不要叫他感受……，因為人一有痛苦，往往生瞋恨心。

KS居士問：冷凍了他們就不能來了，只能在家裏念佛，他們在家裏念佛，可以不可以？

可以，冷凍室不許有人的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㈤YM居士問：遺體送到殯儀館，家裏念佛，除了照片跟燈，要不要供水果、飯菜？

儘量的豐盛。你要有飯、有菜，這最主要的。水果什麼的，儘量的豐富乾淨。

YM居士問：要供到什麼時候？七天或七七？

隨大家子孫的便。反正最初一個七，天天晚上要供。每天都要換新的，要上供，大家要禮拜，應當點一盞燈，這是最主要的。最

好是素的，他雖然喜歡吃葷，儘量避免再給他增加業力了，所以就不要再葷的了。

YM居士問：大會堂供完，遺體下葬之後，要不要設供再拜？

當然下葬一般對於亡人是應當設供，反正是表示就夠了。已經下了葬了，你擺些供，大家可以圍著前頭去禮拜，也可以念點咒，繞一繞就夠了。這個時候照片就不需要了，因為他人在裏頭了，但你擺個照片也可以，沒有也可以。（1990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㈥ST居士問：是不是人一死了就不要去動他？

就是他暖氣沒斷的時候，正要死，身上還有暖氣。要在全身

都涼透了以後，至少在這個以後，他才沒有痛苦的感覺，才不影響他。在還沒有到這個時候，你就搬動他，給他穿衣服，給他什麼什麼，他就很痛苦。

有人有這麼一個經驗，臨終現種種瑞相。居士林嘛，大家共同都是居士，給他送往生。這個時間估計得不夠，以為是到了，一動之後，誰知道種種的就變了，瑞相轉變成惡相，臉也變黑了，出血了，咬牙切齒，許多的惡相都出來了。那就是太早了，因為你讓他痛苦，他就生瞋恨心了。他因為痛苦就恨：「你們為什麼這樣，你們這太可惡了，我將來非報復不可。」這就瞋恨心了，這個也很自然嘛。

我最近有一個老同學的愛人，她的兒女都信。這很巧妙，她住在樓裏頭。這母親過去之後，他們根本不報告，因為現在不許在家

裹頭擺，時間長了有礙衛生。他們不報告，沒人知道，就家裏七日七夜兒女都念佛。後頭全身都涼透了，到了第七天才給她換衣服，走得很安詳，有很多瑞相，身體柔軟，面色如生，大家聞到香，這是實實在在的事情。

我的愛人死的時候也很好，她走得也很好，而且她的骨灰燒出來是五色的。

CP居士問：她走的時候有什麼異相？

異相我也不想全都說了，當然這是為大家增信，就這是個唯物的。她的骨灰是五色，而且非常之美、非常之雅，顏色不是像這種說有點俗氣，是黃的、綠的、藍的、粉紅的各色的顏色，有堅固子。我們凡夫不稱舍利稱堅固子，真正只有佛才稱舍利，可是現在

就把這個名詞通用了，一般和尚燒也說燒出舍利，這個用字不十分妥當，應該說有很多堅固子。

這就是名詞的使用，就好像佛說的才叫經，菩薩說的叫做論；佛的骨灰叫舍利，燒出了堅固子，其他人的就稱為堅固子，從定義出發。總的說，其他人的堅固子功德沒有舍利的功德大，它是代表一個究竟覺悟者的堅固子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十四、《大經解》答問

（註：1989年7月間，我們在美幾位恩師的弟子赴北京拜見黃老，此篇是根據黃老答覆《大經解》中一些問題所整理的。）

㈠「覺滿異于菩薩之在因」的意思？

佛就是三覺圓滿。自覺、覺他，自覺就跟凡夫不一樣了，凡夫是不覺，而現在佛自覺，跟凡夫就不一樣了；覺他，就異於阿羅漢、辟支佛，阿羅漢能自覺，而沒有佛發起覺他的心，所以是小乘。

「覺滿異于菩薩之在因」，「在因」就是因地還沒有成佛的菩薩。因地的菩薩他覺滿的水平，不能稱為覺滿，他要圓滿了就稱為

佛了。正因為他稱為菩薩，他自覺、覺他還沒有圓滿，而佛是圓滿的，所以佛這個覺的圓滿就不同於因地的菩薩了。所以「菩薩之在因」，就是因地的菩薩，還沒有到果位。

㈡「位後普賢（得果不捨因行，謂成佛仍不捨因地之行）」的意思？

普賢有位中普賢、位前普賢、位後普賢，都稱為普賢菩薩，但是在經中所顯現的有這幾種不同。你發了普賢的大願，還沒有證，這個是位前；已經到了一個最高的菩薩位，十地以上，證了大菩薩，行大願，這是位中；位後，最特殊是位後，已經成了佛了，他還示現為菩薩身，這個稱為位後。

普賢菩薩，實際密法稱為大普賢如來，就是阿達爾嘛，大普賢王如來就是阿達爾嘛佛。從阿達爾嘛佛流出毗盧遮那、阿彌陀佛、

阿鞞佛、寶生佛、不空成就佛。所以這個普賢菩薩，真正是他的位後，是究竟的，是位後普賢。

他既然是如來了，為什麼又稱為菩薩呢？這就他不捨因地。這些佛他已經一切都平等了，一切都無，他本來無眾生可度了，眾生跟佛都徹底平等了。他是因為因地上發願度眾生，所以他還不捨這因地所發之願，這個願是無有窮盡的。

普賢說我此禮讚、我此懺悔、我此身獻這一切，是無有窮盡的，我度眾生是沒有窮盡的，所以他這個願是在繼續，因為這個無有窮盡，所以他還現菩薩身，來示現種種來救度眾生，這就是不捨因地。雖然成佛，一切都寂滅，一切都平等，眾生也無可度；無可度嘛，他又不捨因地，還是終日度生，這就是位後普賢。

像釋迦牟尼佛都是多久成佛了，並不是作為太子、出家，剛剛

才成佛。是多少劫以前久已成佛，但是示現這樣從兜率天下來，到了王宮，這種種種種，來度眾生。因為眾生只有這樣才能相信、接受，得到教化。這都是所謂位後的情況，不捨因地的意思。

㈢「情絕違順」的意思？

這違和順，有的是違緣，有的是順緣。比方這個事很順我們的心，我們要做什麼都能圓滿成功，這個是順緣。但常常有時候是違緣，你做什麼偏偏不行，這是違緣。人都是這個常情，都是喜歡順緣，而不喜歡違緣。

情絕違順是什麼意思？在違順之中，他都絕對的沒有一種生情了。對於順境無所喜，對於違境無所憎，毫不動情念，這就「情絕違順」。

㈣「熾然說」的意思？

世尊說法，有塵說、剎說、熾然說、無間說、說時說、默時說。塵說剎說，一微塵也在說法，一個大的佛剎也在說法。熾然，火很旺叫做熾然，蓬蓬勃勃。說法如雲如雨，浩若江海，滔滔不絕，這是熾然說。無間說，沒有停頓。說時說，默時也說，我說的時候在說，寂然的時候也是在說。不但有情說，無情也在說。怎麼無情說法？你看《阿彌陀經》不是講了嘛，極樂世界水鳥樹林，水跟樹不都是無情之物，它不都在說法嗎，所以就是一切都在說。

所以這個說是什麼意思？說這個法音宣流。不要以為這些菩薩只是用嘴在那兒演說，實際這個說法是更深入的，一切都在說。

像禪宗，龐公是個居士，他財寶沉江，這個最突出了。一家人很有錢，財寶都沉到江裏頭去了，他說我不但不要它害我，我也不

要它害人，弄到江裏去算了。於是乎兒子去種田，女兒賣菜，兩老夫婦也就是做些事情，這麼過日子。龐公就說：「難難難，」說參禪這個事，開悟是「十石麻油樹上攤。」把十石的麻油，一石是一百斤，十石就一千斤，把一千斤麻油都平平的攤到樹葉上，這何年何月才能完成？

龐婆這老太婆，那個時候禪宗很多女的很厲害，女的可以打和尚的耳光。這大法師在那兒說法，來一個老太婆，頂得這個大和尚無言可對，這都是禪宗，當時盛極一時。龐公說：「難難難」，龐婆就不同了，她說：「易易易，」容易容易容易，「百草頭上祖師意。」那百草頭上都是祖師意，因為百草頭都在說法。這是無情說。

一切都在說。有人去看大德，看見廟的旗杆就開悟了；看見個

和尚，他就拿著扇子招呼他，他就過來了。他一看見那個扇子，一招呼他，他就開悟了。這都是在說法。

世尊當初拈花，迦葉一微笑，沒有言語，但是這個事情就了了。迦葉一微笑，佛說我這個涅槃妙心，囑咐摩呵迦葉。

所以我說「常以法音」，我們不要拘束在、執定在言說上或者錄音帶上，所見一切一切都在說法。這些菩薩也是用這種方式來說法。所以熾然說就是形容說得很蓬勃，如火如荼，很盛的意思。

㈤「普賢即是密教初祖金剛薩埵，金剛薩埵即是金剛手菩薩摩訶薩」的意思？

據密教，普賢即是密教初祖金剛薩埵，金剛薩埵就是金剛手菩薩摩訶薩。我那兒有一張四臂觀音相，不是有一個藍顏色的金剛

嗎，那就是金剛手。金剛手是金剛中的第一尊。中國的密教是龍樹菩薩在南印度打開一個鐵塔，親自看見金剛薩埵，受到金剛薩埵的傳承。這是東密的源流，所以東密只知道龍樹。

龍樹晚於蓮華生大士，蓮華生大士是在釋迦牟尼佛涅槃後八年降生，龍樹大概在釋迦牟尼佛後五百年之後降生。這兩個人同時，大家就覺得很奇怪，這怎麼能同時？他不知道蓮華生大士壽一千多歲，龍樹活八百歲。龍樹有一個弟子活七百歲，玄奘法師到印度時還見到。

這兩人壽都很長，所以他們那時候在印度見面，這兩個人互為師徒。蓮華生大士所得的是釋迦牟尼佛預先就交給阿難的，說你將來把這些法傳給蓮華生大士，他是一個來源。

兩個人互為師徒。古時候人沒有所謂一定什麼排班論輩這種概

念，到中國來的那些，兩個印度來的大德，也是在中國這兒互為師徒，交換。因為就是能者為師，誰知道誰就可以做老師。

這兒說普賢就是金剛薩埵，就是金剛手，金剛薩埵就是密教的初祖，這個密教的初祖在一切世界都是初祖。在我們這兒說到龍樹，也確實龍樹的法就是從金剛薩埵得到的。

為什麼稱為金剛阿闍黎呢？這個上師過去也是很少很少，也是跟禪宗一樣單傳，上師就代表金剛薩埵。他不是金剛薩埵，但是他作為金剛薩埵的代表，所以稱為金剛阿闍黎。

我們說是密教初祖是蓮華生大士，這是從咱們中國的密教說的。從一切密法的始祖說，就是不管在什麼時候，在什麼世界上，這個始祖都是金剛薩埵，現在也是金剛薩埵。但是從世界上傳出這個法的人，咱們具體來說，那是蓮華生大士。

他們互相交流，他後來還得了很多很多法。龍樹這一支現在傳到日本，現在是蓮華生大士的法流傳更多更盛。實際上這兩個是一回事，在古時候這兩個人彼此互為師徒。後來紅教和白教也是，都是一回事，沒有分別。和薩迦派有一點不同了。

所以在我們世界上，藏密的祖師是蓮華生大士，就是現在大家所流傳的這些密宗，這點就沒有問題了，蓮華生大士也是代表金剛薩埵來作阿闍黎。一個是永久的、普遍的祖師，具體咱們地球上這個時期是蓮華生大士。這有幾個再大的我們擱到後頭。

㈥「三一相即，不縱不橫，名世自在王」的意思？

法身是最高，在人間王是最高，所以王表示法身。涅槃有三德，一個是法身德，一個是般若德，一個是解脫德，佛最後的成就

就是證涅槃。證涅槃是什麼意思？就是三德都圓滿了。

三德，頭一個是法身德。法身德，本來人人都有法身，人人也本來圓滿，但是現在沒有顯，我們被塵垢所蒙覆，所蒙蓋，就好像冰雪把大陸蓋上了，沒有化。化了之後，大陸出來了。法身不顯現所以就需要解脫才行，被煩惱束縛住了，蓋覆住了。

佛完全是解脫了，綑著的都解開了。都解開了之後，法身德就顯現了，所以從解脫德才能夠顯出法身德。

那怎麼才能解脫呢？要般若。關鍵在般若，所以現在要學，最要緊的就是般若。要成佛就是要三德圓滿，就是要恢復你的法身。但是你纏縛了，粘住了，就好像到了蜘蛛網上粘住了，你撥也撥不開，眼看著蜘蛛就來吃你了，不得解脫。要解脫，誰不想解脫？那要靠般若，所以般若是極關重要，有般若才能得到解脫，才能恢復

我們本有的法身。

般若也不是空的一個理論，這個有相互的關係。你般若只是一些空的理論，不能得到解脫，這是假般若。你口中說一切放下，看見問題來了一樣也放不下，你假放下，這就不行。

這三件德是即三即一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脫這三件事，說是三個，它就是一個。般若就是法身所顯現，法身的作用，解脫是功效，這都是一件事，所以三也就是一，一也可以分為三來說。原來的法身，現在你要得到解脫，解脫靠什麼？靠般若，智慧。所以三也就是一，一也就是三。

這個世自在王如來他就解說，把三德在這名號中都有。「王」，如人中有王，佛中有法身，這個代表法身德。「自在」，你解脫才能自在，你要捆住就不自在了，所以這個代表解脫德，自

在了，從容自在。「世間」，就是對於這些世間都了達，了達世間這是智慧。了達世間，在世間才能自在，所以他就解釋世間自在王如來這個名號之中具有般若這三種德。

王是法身德；自在是解脫德；世間代表般若德，了達世間，於世間自在，這叫世自在王如來。

❼「小乘菩薩之善，慈悲兼濟故是善。然未斷一毫之煩惱，故名為惡」的意思？

這個地方講的小乘菩薩。為什麼稱他為小乘？既然是稱菩薩就再問，既然他肯度眾生，他已經發了利他的心，為什麼叫小乘菩薩呢？所謂小乘教、大乘教，小乘教裏頭我們也說阿羅漢、菩薩和佛，小乘教裏頭也有佛和菩薩。但是小乘教的教義般若講得不深，

《心經》說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這個般若就是一個很深入的般若，這不是小乘他們所能夠理解的般若。小乘也學這一些，也知道有菩薩有佛，但是還都是在小乘教這個範疇裏頭，這個智慧，佛所說的這個教義比較淺。

所以小乘教這些菩薩，他就只知道去行六度，而般若他不深入，偏於前五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。像忍辱仙人節節割截肢解，這不是菩薩他做不到。

比方像舍利弗也修菩薩行，是事度菩薩，他已經修到六住了，不低了，第七住就是不退住了，再進一步就不退了。在這個時候碰見了一個考驗，有人跟他說：「我現在有病，聽說你修持肯布施，你能不能救我的命，你肯不肯布施？」他說：「你什麼病？」「我這個病醫生說必須要用活人的眼睛才能治。」他說：「好吧，我去掉一個

眼睛還有一個眼睛，我還可以活，還可以學佛，沒有這個你就要死了。」就挖了一個眼睛給他。那個人講：「你怎麼這麼性急，你不聽我把話說完，你拿這個左眼不行，我要的是右眼。」一想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右眼也挖給他。這挖了右眼之後，他傷心了。那個人拿來聞一聞，說：「臭的，不能入藥，拿腳一踩，把眼睛塗掉。」他說：「這個菩薩不能當了。」受不了了，就退轉。

這就是事度菩薩，他雖然有這樣救生的心，他缺少般若。他一碰見這種情形，就把這個大事退下來了。退下來之後，他塵點劫的聲聞，像微塵那麼多點的那麼多劫都還是聲聞，上不去了。這是事度菩薩。事度菩薩就是只能夠生心，不能無住，所以無住生心是很難的事情。

凡夫就生種種的心，不能生菩提心，都有住，這是凡夫。阿羅

漢他能無住了，但是不生心。事度菩薩生起好心了，要去利他了，不像凡夫的這種生心，他生心利他。

阿羅漢就寂滅了，他沒有再生度生的心，他入了小乘涅槃了。事度菩薩就是要度眾生，所以把眼睛挖出來給人家，但是他不能無住。再往上的大乘的菩薩，到三賢位的菩薩，只能一段時間生心，一段時間無住。這段時間入定我無住，出來做事情我就生心。到處跟人講經說法就生心，開會、救濟做好多好多事情，這時候生心；一來一清淨就無住了。或者在行動中也可以，但是無住和生心不能同時，必須到別教中登地的菩薩，才能夠生心和無住達成一片。

這個小乘菩薩指的小乘教中的菩薩，不是說這個菩薩叫小乘。小乘教也有菩薩、也有佛，這就解釋清楚了，所以他也有惡。不但這個有惡，後頭高的還有惡，他都有善有惡，你那個不夠的地方就

是惡，這就是這個意思。

㊽「大小聲聞、大小緣覺」的分別？

所謂大小聲聞、大小緣覺的分別，就在於他是不是回小向大。他堅持小乘的觀點，他繼續就寂滅了，灰心滅智去入涅槃了，那就是小聲聞、小緣覺。而覺悟了這個還是不夠，就回小向大，把這個回向，這是一種回向，回自向他。我們要拜阿彌陀佛是回自向他。回小向大就是把小乘的心回轉過來向著大乘，就是他繼續發起大乘的心。大乘的心就是要盡未來際普度眾生，要攝取佛國，成就佛國，救度有情。所以小乘聞法之後，他覺悟而發起這樣無盡的來救度眾生、攝取佛國的偉大的心，這就稱為大阿羅漢。

所以說大阿羅漢在這個經中的名稱也就是回小向大，這個時候

我們就說是大聲聞、大緣覺，就是這個意思。他不僅僅是他小乘的那個水平了，他就突破了，超越了，向大乘心了。

LH居士問：那為什麼這個時候不稱他菩薩，還稱他大聲聞呢？

他剛剛開始，因為他所證所知的還都是聲聞這些，但他在這個時候剛剛發起大乘心，要學大乘，而只是這個方向他對了，這還有萬里長征，還有好多道路哪。他將來一開步就是菩薩道了，就這樣子。

㊾「十念」的意思？

對於十念往生，古人有不同的說法，有的說這所說的都指的是上品。既然說的是上品，就認為下品也能夠十念往生這他不同意，

他認為是錯了。「非也」，這個是錯了，這個是不對的。

有的人說十念指的是下品，因為《觀經》後面不是五逆十惡嗎？五逆十惡稱名也往生，那不就是下嗎？認為這個十念是上品的境界，菩薩的境界的，就認為這十念指的是下品是不對的。非也，就是否定，這個不是的，搖手。

還有的人說，這都是另一面，這個說法古人也是不容易才有了今天這個認識，古人也有好些走過些錯路。所以善導大師糾正，許多大德不斷的來糾正很多的錯誤。不然有人說上品生都是菩薩的事情，不是凡夫的事情，中品是聲聞緣覺的事情，下三品才說的是凡夫的事情，所以凡夫最高只能夠得到下品往生。古人有這個看法。善導就不同意，所以善導是個大德，說這完全是為了眾生嘛，上品、中品、下品完全都是為了眾生，都是眾生可以達到的。這個是

對的，這一類說法都是很有根據的，像這個就是屬於不同的說法。

另一種說法，就說這種十念往生是上三品，這個中的十念，是依十法起十念，這是根據《彌勒發問經》裏頭有個十念，那個用十法而發十念，這個十法所發十念不是稱名十念。所以他們這種說法都是不同意念十句名號就能往生。所以古人也都有個過程。

真正能夠從印度把佛經介紹到中國來，翻譯成中國文字，我們要真正領會這個如實的義，我們總是有好多情見在那兒牴觸，說哪有這麼容易的事情啊？對於這個十念往生就牴觸。一種就說這兒說上品，你說是下品不對。一個更有的說，這又更進一步了，這個是上三品，這個十念是《彌勒發問經》裏頭的那十念，不是普通的稱名的十念。這就說得很明白了，你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是稱名的十念，這樣的十念不行，他不同意。

其實《觀經》是很清楚，《觀經》就是說一個人罪很重，看見地獄了，叫他要觀想，他觀想不成了。在很病苦之中還要觀想，這是很做不到的。只有生病的人懂得這個道理，你生一場病，你就知道觀想之難哪。我們密宗本來是觀想和持咒並重的，但現在特別強調持咒，就是因為在你痛苦之中，在這困難之中，你要去觀想，這個要求是比較難哪。因為觀想是比較在定中的事情，在入三昧耶，心中入了定了，定時心才很靜很細，才能去觀，觀才能觀得清楚。觀到最好的時候，就觀到就是宛然在眼前，所以功德很大。

稱觀想是定善，持名是散善，散心一樣念，「阿彌陀佛……」就念了嘛。你要觀想阿彌陀佛現前，你這心浮，要沉下去不可能，很難哪，這是個比較難的事情，所以稱名十念是最容易的事情了。

在臨死的時候觀想不成了，就念，《觀經》第十六觀就是稱名

念佛。他看見地獄之後，別的都不行了，他這時真懺悔了，真念了十句，這就往生了。這是《觀經》裏講的。所以十念，這個十念絕對說的是稱名。因為他觀念（註：指觀想念佛）不成了，你叫他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這在經文裏頭的，那就是稱名。所以這就是那時候有時翻譯還有的沒翻出來，或者是讀的不普遍，這他就不同意。

⑩「斷德正因」的意思？

發菩提心有事上發菩提心、理上發菩提心。事上發菩提心，就是煩惱要斷、法門要學、眾生要度。無邊無量的眾生，一切煩惱、一切法門都要得到解決，就是這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煩惱無數（盡）誓願斷，這個是指如來斷德的正因，就是大家問的這個問題。

四弘誓願，煩惱無數（盡）誓願斷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法門無上（量）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。煩惱無邊（盡）誓願斷，這是如來成就斷德。如來不但有智慧，而且這個智慧能夠斷煩惱，所以這「煩惱無邊（盡）誓願斷」就是斷德的內容。

你發這個「我要斷這些煩惱」的心，就是你成就斷德的正因。它有個因，有因才有果，發這個心就是將來成就斷德的根，那個因由。將來一切都斷了，就是果，就稱為如來的斷德。所以「煩惱無邊（盡）誓願斷」就是如來成就斷德的正的因，這句話就是這個含義。

十、「定中供佛，不失定意」的意思？

定中供佛還不失定意，在定中可以供養無量無邊的佛，雖然

在供養無量無邊的佛，這個定的意思並沒有失掉。一般定嘛，你就不能到各處去供佛，這不就是跑動了嗎？雖然跑動各處去供佛，可是他沒有失掉入定的這種境界。這也就是極樂世界所謂的「寂而常照，照而恒寂」，寂就是寂寞的寂，空寂的寂，在寂中而能常照，而能起照用；照用之中還是寂，還是無所動。這是佛的境界，一般都是有所偏。

《往生論》解釋這個意思，八地以上的菩薩常常在三昧了，因為在三昧之中，他身體就可以不離開本來的地方，而能夠遍到十方，這是把空間打破了。現在相對論以後，認為空間、時間、物質都是眾生的錯覺，我們有了限量了，就不能到達了。實際上八地以上菩薩有這個定力，他不離開這個地方，可是已經能夠遍到十方各處。所以說「十方不離當處」，十方就不離開現在這個地方；「三

世不離當念」，過去未來現在，現在我們這一念，這個時間也不相離。「我於一念見三世」，這一念之中，三世一切都在裏頭了。

往生之後，往生的人就能定中供佛。他得的神通不是阿羅漢的神通，都是我們普通凡聖同居，因彌陀的願力而得；所得這個神通，所得這個受用，都是很超出的。像定中去供佛，往生的人都可以花開見佛，都可以定中供佛，而定中供佛至少要初地以上，一般說是這樣才可以。而且無功用的定中供佛，要到八地菩薩才可以，但是往生之後的人都可以做到。

LH居士問：無功用跟無度而度有沒有類似？

無功用是毫不作意，不需要自個兒心中起心動念作任何安排。就好像孔子，咱們說孔子是七地菩薩，他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，

他不要安排，不要克制。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」，這個不合禮我不看，一個裸體照我不看，一個什麼不好的音樂我不聽，這就是自己控制自己，管自己了，這個還是有在管。等到孔子，不要管了，我隨便怎麼怎麼都是合規矩的。夠了，到這兒就夠了。

所以八地菩薩不用起心安排，自然就定中供一切一切佛而不失定意，這是自然，那就更高了。

㈡「禪宗所謂之末後句」？

這個願，「圓滿昔所願，一切皆成佛。」這一句話，一切者就無所不包了，那就不但佛是成佛，我們也都成佛，一切皆成佛。蒼蠅螞蟻也成佛，地獄中的眾生也成佛，而且不但有情都成佛，無情也成佛，一切嘛，沒有剩下的了。

所以「一切皆成佛」這一句話不是一句普通的話，不能夠就滑口讀過。《華嚴》，一真一切真。一真，無有一處不真。一成一切成，如染絲，你成就的時候，染缸染個東西，一成的時候，這一缸的東西全染成這個顏色了，都染成了。所以圓頓教一圓滿之後，無不圓滿。

《楞嚴經》叫《首楞嚴》，《大佛頂首楞嚴》，《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，大家有時就是把這個「萬行」分到上頭去了，《諸菩薩萬行首……楞嚴經》，這個斷句斷錯了。「首楞嚴」是個專名詞，這三個字不能分割。「首楞嚴」是印度話，只是把它音翻出來了，翻成我們漢字的音，意思是一切事究竟堅固，一切的事都是究竟堅固的。密宗大圓滿也這樣，沒有一件事是不堅固的。所以這裏就沒有一切取捨分別了。

我們不說《楞嚴》了，就說這兒的這句話，「一切皆成佛」，我

看成一切都是佛，你們這都是佛。而你同事裏頭，跟你好的也是佛，跟你作對的也是佛。所以這一句話是了不起的話呀，在一切皆成佛之後，還有什麼話可說，還有什麼法要修啊？皆已圓滿，皆已成就。

淨土宗《往生論》說極樂世界有三種莊嚴：國土莊嚴、佛莊嚴、菩薩莊嚴，極樂世界就不外乎這三種。國土的種種莊嚴，這黃金為地、七寶樹林種種；教主，菩薩，阿彌陀佛跟觀世音菩薩，這佛也莊嚴，菩薩也莊嚴。極樂世界就這三種，無量的莊嚴都在裏頭了。這三種莊嚴入一法句，是從一個法句所流現出來的。

一個法句是什麼呢？就是清淨句。清淨句是什麼？就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。就是法身，法身是無為，是真實智慧，也就是說極樂世界種種一切一切皆是法身。所以極樂世界的一切皆是法身，就是一法句，清淨句，跟這個願文「一切皆成佛」是同等的事情。

㊳「知無量劫是一念，知一念即無量劫」的意思？

這個地方說這些個大菩薩能於一念住無量億劫，身及諸根，無有增減，這「一念」就是一剎那。這裏頭有幾種說法不一，有找到兩部經論都認為「一念」就是一剎那，所以我們就採用這個說，「一念」就是一剎那。

一剎那是多大的時間？一剎那是一彈指的六十分之一，一個彈指的時間裏頭有六十個剎那，也就是六十個念。這一念之中還有九十個生滅，所以我們不覺。入定我心都無動了，哪裏能覺察得到那裏的動，就不能覺察。這個念頃是極短的時間，可是在這個極短的時間，他就安住了無量億劫，時間打破了。這就是說到這個世界來聽《無量壽經》的這些大菩薩，都是這樣的境界了。

這個就是《華嚴》裏面十玄門的一種，叫做「十世隔法異成

門」。十世，過去未來現在，每個過去未來現在還可以分三個過去未來現在，三三見九，加總起來就是十，所以十法。十法不一樣，過去未來現在，這個本來相隔的，雖然相隔但它相成，所以在六十分之一的時間之內，無量億劫都在裏面了。這是《華嚴》的事事無礙，只有《華嚴》獨有。

㊹「實相正印」的意思？

實相正印，這句話是來源於蕅益大師的話。蕅益在《彌陀要解》中說，這個極樂世界的依正（正報就是佛菩薩；國土是依報），不但是依報正報，以致於我們現在能生所生（能生是我們人，所生是國土），我們現在能聞的所聞的，能信的所信的，能念的所念的，將來我們能度的所度的（我們現在要度眾生，能度的是

我，被度的是眾生），這一切一切無非諸法實相正印之所印。

實相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是真如實相，這一切和法身和妙明真心都是一件事情不同的名稱。為什麼稱為正印？這個正印它是一個譬喻，「印」這個事情有好多含意。過去，你做官就是有個印把子，權威就在印上，公文蓋了印就生效。現在要是憑印鑒取錢的話，你的印鑒對了，他才付款。這些都要靠印，一個就是要靠這個產生作用，一個公文出去，你要蓋上印才有效，你要是沒有印，一點用也沒有。你取錢，印鑒不對，銀行不付你的錢，你本人去也不行。印它就有這樣的作用。

還有一個意思，你寫一個東西，你寫個黃念祖，你先寫個黃字，再寫個念字，然後寫個祖字，一筆一筆寫下來。剛一寫下來還不成個字，寫個草字頭。蓋圖章呢？這個含意很深，一蓋就都出來

了。所以一成一切成就是圓教的特點，同時都成了。像打字，一個字母一個字母打出來才成一個字，但只要做個印一扣，它什麼都出來了，所以印就是這個意思。

實相，做個譬喻，這個印一蓋就出了文了，比方黃念祖就出了黃念祖了，這個字跟那個印是一致的，它就有作用、有效力，現在紙上黃念祖這幾個字是那個圖章印出來的。現在這一切極樂世界種種的，是實相正印的那個圖章印出來的，這句話就這個意思，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。就極樂世界水鳥樹林，以及我們要往生，我們要聞法，我們要度眾生，這一切一切都是實相的那個圖章印出來的，也就是說都是實相所顯現的。但用個正印就很肯定，起作用，決定性，而且同時頓成，一成都成，所以實相正印之所印啊。在這一點上，也增加我們對於淨土宗的信心，這一切事是實相。

佛講四依，經典不一致你們將來依靠什麼？依那個了義經，不依不了義經。不是所有佛說的法，什麼什麼話，你每一句都平等一樣的去依靠。他因為對象不同，所說的就是不一樣。這一點必須得知道，我們現在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分了五教。

小教就教大家修到成阿羅漢，小乘不聞他方佛名，知道我們這個土有個釋迦牟尼佛，他方有什麼佛他都不聞。

始教，法相、唯識這些開始學大乘了，也可以說是從前的大學預科，這個就說是可以成佛，但是闡提不行，他比小乘高，但還有不行的。

終教，《大乘起信論》等等是終教，這說的很深入。一切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，闡提也可以成佛。闡提要是說不成佛，他就是不信，他一信就不叫闡提了。不信的時候當然不能成佛，要是可以

一聽就信就不是闡提了，所以都能成佛，都有佛性。所以是矛盾，但是通的，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矛盾。當他真正是闡提的時候，當然不能成佛；而他去了疑了，生了信了，那他就不是闡提了，不是闡提他就成佛了，心就不是闡提了。他本來是闡提，一生了信，後來成功了，所以都能成佛，就是須要三大阿僧祇劫。

等到圓頓教就剎那可以成佛，一成一切成，一真一切真，一切皆成佛！圓教觀點，這到了圓教，到了最高的地方了。我們要知道，希望大家注意啊，我們有了圓教的觀點，我們圓人要修行，圓人還是凡人，「圓人修一天等於其他人修一劫」。差別有這麼大，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要老說，就是在開大家這個圓的見，真是開了圓的見，那就沒法比了。現在大家這個希望都在。

我們現在所說的都是圓教的法，我們不經過這個過程，一步一

步從小而回小向大，一點點這麼學這麼來這麼來。連法相、唯識這都過不來，這個教海算沙，所以唐三藏來了之後傳到窺基，後來就傳不下去了，很難很難。現在我們這圓頓教，像蓋圖章，一成一切成。圓人真正有了圓見，你修一天等於其他人修一劫，這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，不是我說的。我們現在都存在這個希望，所以我們現在要提高見，不是你得到什麼定，得到什麼神通。

那個仰山跟溈山，溈山是弟子，溈仰宗，禪宗的一宗，他後來就說：「我是見到這兒，我行履還不能做到這兒。」他師父說：「只貴汝見地，不貴子行履。」我只看重你的見地，不看重你實際做的。當然我們不能忽略實際做的，不然就變成了跟那個說的不一樣，當然不看你說的要看你做的，這是絕對的。但要從見地來說，見地代表的是更本質的一些東西，方向性的一些東西。還不看你走

的路是走得多麼快，你腿的速度是什麼記錄，因為萬一方向有了錯誤，你速度跑得很快，這有了偏差了，你跑了邪了，將來還得退回來。越跑得快，跑得越多，你退回來也須要越多。所以見地十分重要就在這兒。所以「圓人修一天等於其他人修一劫」。

我們現在都是在圓頓教裏頭，所談的都是圓頓教的教義，在這個地方大家能夠信受，得的利益是不可思議的。還有能比這快嗎？你說我打點盹、上點班、累了多做點事情，你這個算盤，你要是見上提高一點，你那些個算盤，那些個差別都忽略不計了，就是這樣。

所以說這是一個大事因緣，不要把它看小了。我們也希望真正這菩提之種能夠散佈，大家都放光，再去點別人的亮，光光相傳，光就無盡哪，就是如此。

㊱「佛已超過彼，而依密嚴住。極樂莊嚴國，世尊無量壽」的意思？

密嚴是大日如來的國土，大日如來就是毘盧遮那。《金剛頂經》說，這個國土不像我們這樣，是些木頭石頭沙子形成的，什麼氫二氧、水這些東西所形成的，完全是金剛自性的清淨所成。也就是自性的清淨，清淨就是形容這個自性無染，金剛就形容這個自性是堅固的。

為什麼叫《金剛經》，金剛般若？這個也可以解釋為現在印度的金剛石，鑽石，硬度是十度，最硬的。所以劃玻璃，一劃一條線就拆玻璃了，玻璃也是很硬的。它的硬度最大，可以摧毀一切，沒有東西可以摧毀它。這是譬喻，形容智慧可以破除一切煩惱障礙，但沒有其他東西更可以來破這個智慧，形容金剛般若就這個意思。

密嚴國土是怎麼所成的呢？純粹是金剛自性清淨所成，純粹是

清淨的，純粹是不壞的，這是金剛。這就是自性所成，完全是自性所流現，就不同於我們這個穢土。

再有，這個名字的含義，「密」就是金剛三密，密嚴，三密就是身密、口密、意密。眾生是身業、口業、意業。身三，殺盜淫，都是身體所造的；語四，妄語、綺語、惡口等等的加上四樣；意三，意也有三樣，貪瞋痴。所以就是十惡，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攝在一塊就是十，這是造業。但是到了佛，它就轉變為三密。修密的特點，就是把我們凡夫的三業，使它頓然間同於佛的三密。

佛的身密是結印，我們也結印；佛的語密是真言、是咒，我們也持咒；佛的意密是般若，我們心也住於般若。使我們本來的三業，一下轉為佛的三密，所以可以當下成就，即身成就，就是如此。

但是三密齊修的人還是很難哪，又要結印，又要念咒，「意皆同緣般若空」，那不就都是般若嗎。現在般若體會還很淺，所以三密齊修不是很容易，但是不可思議中的不可思議，一密也行。淨土法門就是從語密解決問題的。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、……」，就老是住於這一句，是語密，一密同樣可以即身成就。當你在成就的時候，那兩個密自然也成就了。不是欠兩個密就不成就，當你從一個密突破了，成就的時候那兩個密自然也圓滿了。

事實上，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，它本來是一體。所以一個密也可以成就，眾生才真實可以得度。禪宗可以說完全是從意密，淨土宗就完全是從語密。你要單結印就老結印，打坐，如果真正能貫徹，那這是從身密入。「密」就是金剛三密，這就說的這個三密。

「密嚴」，「嚴」是莊嚴。《華嚴經》，華就是代表萬行如華，菩薩修萬行，度眾生，這一切因上的一切德，華就代表。用這一切德來莊嚴我們的果，華嚴就是這個意思。密嚴，就是以三密種種無量的功德，萬行如華的功德，來莊嚴國土和自身，這就是密嚴的意思，密嚴的國土。

這個密嚴和極樂世界不二。密嚴有一個《密嚴經》，裏頭說密嚴的國土，「色相無有邊」，遍一切處，「非餘所能見」，不是其他各類的眾生所能見的。自己在業障之中，如聾如盲，看不著。「極樂莊嚴國，世尊無量壽。」這個密嚴國土也就是極樂莊嚴國，這個國土的世尊就是無量壽，所以密嚴國土也就是毘盧遮那的國土，也就是阿彌陀佛的國土。我上次已經說了，彌陀跟毘盧遮那不是兩個，所以極樂世界跟華藏世界也不是兩個，這個地方結合密宗，這個也不

是兩個。

㈥「借識力」的意思？

太虛大師講的法相有五個不講，這五個就是法相宗講不清楚了，借識力是這五個不講裏頭的一個，願力也是不講的。什麼叫借識力？這也很特殊，比方高界的天，他的情況我們眾生瞭解不了。怎麼才能瞭解？你要產生借識這種力量，借他的識。你要借了天界的識，你就可以瞭解天界的情況了。這就很像現在所謂多種空間，多種世界，各個的空間。

三度空間的沒有法子去理解四度空間世界的種種情況，你不能了，因為你所想的都不出乎這三度空間，這就跟借識力很一致。這是從科學得出來的，有多度空間，現在已經證明十一度了。愛因斯

坦管第四度叫做時間，長是一度，寬是一度，厚是一度，這不是三度嗎，一個長，一個寬，一個厚。總之我們世界都是三度的東西。四度空間有個第四度，第四度是什麼？是時間。愛因斯坦一度被大家認為是唯心，被否定，大家輕視了。後來不行，現在又上來了。因為天體中有許多問題，你不用他的原理，不用他的公式，算來不準。你用他這個就正確，所以他又上升了。

他把四度空間的許多公式……，比方電磁波就是四度空間。無線電波就比我們高明，一切牆壁擋不住。這兒擺一個機器，你要收哪兒就收哪兒，不同的發射台的電波都在你這兒，不然怎麼鍵一按就中央台，一按北京台，一按哪個台。收音機就更明顯了，這個還是窄。收音機，世界各處你只要調一調都在這兒。你沒有調到它的時候，一點兒也沒有；一調到它的時候，原來的就沒有了，它就出

來了。所以各個台的電波都在你這裏，你這裏都有，這裏沒有誰擠誰，譬如這個地方你要坐了，另外一個人就不能坐，你要站起來才能讓他坐。現在在這空間沒有這個事，它都在這兒。為什麼鍵一變就來了，這些通通遍一切處。它不播音了，空間也不會就鬆動了，少一個電臺，少一個電波了；等它都播音了，有的空間就不行了，這兒交通阻塞了，沒有這個事，它高明得多。

為什麼我們能夠跟這個東西……？就是我們跟它近，只差一度。現在可以把時間跟空間畫在一個圖上，從這一點到另一點這個對角線用序數表示，代表時間。這樣的一個圖形上，座標上，這個座標就是空時統一了。空時統一了，來進行計算。我們空間跟時間有什麼關係？在我們本來的概念，空間和時間毫無關係，兩件事，而且我們空間時間都是絕對的，但愛因斯坦說是變化的，沒有一個是固定的。

為什麼他要用他的公式？運動快了之後，空間可以縮短。本來有別世界的光到達這個地方的時間，現在是比我們以過去的公式算的要短，用愛因斯坦的算就可以。為什麼？它還有一個因素，這麼快的速度之後，靠近了之後，這個空間它自己在變短。一方面在前進的時候，一方面空間在縮短，所需要的時間這個老的公式就不對了。它都是活的，所以過去那些死的東西就不對了。所以這些多度空間是這樣。

借識力也是這樣子。佛在涅槃的時候，說我入種種禪定，入種種空間，找這個無明是不可得。用唯識的話，叫借識，入某個世界，借用那個世界的識，瞭解那個世界的一切情況。再換一種，又換一個那個識，直接稱為借識。這個借識力也是不可思議的，所以法相是不講的。

《宗鏡錄》也講了這五種力：定力、通力、借識力、大願力、

佛法之威德力，這五種力都不可思議，法相唯識他們不講。《宗鏡錄》是我們最標準的書了，不管各宗各派都不敢輕視《宗鏡錄》。

㊐「以一心為宗，照萬法如鏡」的意思？

永明大師是禪宗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師，他是唐的最後五代時候的人，很了不起。大家說是彌陀化身。他本來是管稅的，所以有很多錢，他在西湖就把公款拿來放生。放生了之後，追他公款，就要殺頭，就問他為什麼，他說：「我管錢，我知道這是公款，但是眾生很可憐，我就不顧了，我就都放生了。」他沒有結婚，只有兄妹兩個人，俗姓姓王。那時錢塘王還沒有歸宋朝，後來投降宋朝。這事就在浙江那邊，在杭州，按法律判殺頭。殺頭這裏也有兩說，一說是到了刑場，刀砍下去，刀斷了；再一說，就是錢塘王吩咐左右，

說你們去殺他，他如果沒有變色，就赦免他。他死而無憾，「我就是要救眾生，我本來是豁著命的，求仁得仁。」所以他沒有抱怨，沒有任何什麼……。後來回報是這樣，就把他放了，當和尚了。這兩說都通，現在也很難去證明，都好。這個是事實，判了死刑，又赦免，又出家。妹妹也出家了。

後來成為禪宗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師。一天念十萬佛號，所以真正的大德禪宗開悟之後，念佛呀。蓮池、藕益都是開悟的人。蓮池走到東昌府，聽見晚上樓上樓房鐘鼓的聲音開悟了。都是開悟的人，是祖師，永明大師更沒有問題了，一天念十萬佛號。我還很有因緣，我到他的墓那兒磕了三個頭，當時那兒已經都駐的坦克部隊，都是兵。還是廟裏的方丈領我去的，我把兩衣鋪在地下，禮拜了三拜。都是戰車，都是兵，都住滿了。有一個和尚終生都圍著這個塔，

就是我磕頭的地方，圍著塔轉。人家問他：「你為什麼對於永明大師這麼恭敬？」他說：「我死了，到了陰間，我看見閻王，閻王拜永明大師。他公事完了之後，就向永明大師的牌位頂禮。我就問他（當然他也是自由人）：『你為什麼專這麼恭敬永明大師？』他說：『這個直捷往生極樂世界，跟我們陰間一點都沒有關係的人，只有這一個人。完全與他沒有關係了，直接就生極樂世界了。』」所以他很恭敬。

永明《宗鏡錄》就是這樣，他說有五種不可思議的力量。你入定，定中所發現的種種力，這個不可思議。得了神通，這個力不可思議。借識力，借某一種世界的識，因此就可以出現那個力量，這也不可思議。大願之力，彌陀大願之力。佛法，我們現在念佛念咒這個大的威力。

現在我們起碼有兩個力量用上了，這五種不可思議起碼有兩個，甚至於不止兩個，起碼有兩個。一個是彌陀的大願力和我們的大願力，一個是佛法的威德力。五個不可思議的力量中，我們現在至少有了兩個了。將來如果念得很清靜，你還可以出點定力、通力。它這有一個都夠了，既然是不可思議，無限大，一個也是無限大，五個也是無限大，你只要到無限大就行了，所以這就成了不可思議。這個不可思議，法相唯識講不清楚的，他們不講。

㈥「因圓德、果圓德、恩圓德」的意思？

「因圓德、果圓德、恩圓德」這三種德，這是《俱舍論》。《俱舍論》是小乘的論，但是一部很好的論，它裏頭在很多名相都下了一個定義，相當準確。雖然是小乘，但是相當準確，這是一個

很難得的論，現在佛學院他們都讀這個書。

現在談佛德，有智者才會重視佛德。有智者他們就思惟到，想到如來有三種圓滿之德，就「深生愛敬」，深刻的生起了愛慕和敬仰的心。哪三種呢？就是因圓德、果圓德、恩圓德。這個也就是四無量心的前三句，上次已經講過一次了，這次還是這件事情。

煩惱無邊（盡）誓願斷，以前說是斷德，其實斷了煩惱是個果，這是果德。都斷了，斷德，所以就是果德，用的名詞不一樣了。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怎麼能斷煩惱？你要學佛法，學佛法是因，你學了佛法才能斷煩惱，你都學到手之後，而且把煩惱也斷了，你這個因圓滿了，因的德圓滿了，煩惱都斷了是果上圓滿了。還有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也就對大家有很多的恩德，所以我們老要念佛的恩，佛老要想惠我們以真實之利。所以我們要學佛，馬上

就要知道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這也是我們的事情。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極樂世界就是最具體的度生的辦法，而且是真實之利，所以這個恩德也圓滿了。因也圓了，果也圓了，恩德也圓了，大家就深生愛敬之心，所以稱為世尊。

其他的宗教也是度眾生，可以教你生天，可以如何如何，但它不是永恒的，不是真實的，不是究竟的，但確實也是在救度。你免入三惡道與生天這個就天淵之別了嘛，你看從油鍋之中生到天堂去享樂，欲界天那是…。其實欲界天說起來水平還是很低，他們享福是享的比我們深，但還是很低，我說一件事就知道了。當然比我們聰明正直，許多能力強。

天界跟阿修羅打仗，打仗是為什麼事情？所以有些事情我們要原諒，大家要知道。阿修羅是男的很醜，而女的極美，比天女美，

所以跟他打仗是搶奪他的美女。天廚，我們獻供念的那個贊子「天廚妙供」，天界的廚房所獻出這些食物極美味，阿修羅沒有，阿修羅想搶吃的。所以你看看，還都是食色的問題。

所以我們不要小看自己，很多大菩薩修行人都到這個世界來變成人。天界他有很多福德是比較勝，我們變成人之後，還有很大的特點，人比天界更能斷欲一點。你看，他為了搶女人還跟阿修羅打仗，但是我們地球上有很多人對於這上頭可以很清淨，超過天。而這是修行上很重要的事情，這個事情我們不要小看。

我們要是不出事情，我說我這上頭沒有出亂子是佛力加被。有些事要原諒人，有些也要原諒自己，佛說如果世界上還有一件事情和這個男女問題同樣難辦的時候，一切眾生都不能成功。所幸者，這個難辦的事只有這一樣，所以還有希望成功，再有一樣就全完

了，都不行了。所以我們有些人這上面很清淡，都是多生的修持。這個世間有些事情就是很難辦，所以天界也就是如此。

所以極樂世界就國無女人了，這些都是恩德，所以就不退了。都是同樣的，沒有分別，都是一類，咸同一類。

十九「生生世世，常憶宿命，不昧本因」的意思？

「生生世世，常憶宿命」，這就是這個大願。我們往生極樂世界之後再來，所以那個偈子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，原來大家是「不退菩薩為伴侶」，夏老師把這後頭改了七個字，「花開見佛悟無生，回入娑婆度含識。」因為我們和這個土有緣，當我們解決問題之後，我們再來度眾生的時候，就不會開錯方子了。趕緊回來度眾生。不一定成佛，就是往生以後，見佛聞法之後，悟無生法，悟了

無生就破無明了，你本有的智慧就大大的…，就是如來的使者了，可以弘揚正法了。

你看願文的本身已經把話說在這兒了。願力宏深，就是說極樂世界一切的菩薩都是可以在那兒成佛的，究竟，除了有大願之人願意到生死的世界來度眾生，作獅子吼。這樣子他雖然生在五濁惡世，示現同彼，示現和這五濁惡世的眾生是一模一樣的，也從父母所生，也聞法，也還有這些貪瞋痴，這一切一切的都相同。可是在五濁惡世，雖然示現同於眾生，他這來一直到成佛不受惡趣，不再入惡趣。因為他業並沒有完全消盡，所以有可能受惡趣，但是不受惡趣。

而且「生生之處，常識宿命。」他一生一生，生的地方，常常能夠知道自己過去的因緣。最主要他知道是極樂世界來的，有的時候程度低的，要在臨終才知道。但是他再一個特點，這裏沒說。再

一個特點，不但是不墮惡趣，以佛的願力加持，你到娑婆世界來，或者到更壞的世界去，你都不退。雖然那個世界裏有好多引誘，好多好多考驗，你去度眾生，你要跟眾生在一塊，示以同事，你才能度他，所以示現同彼，這個時候你會不會因此退步呢？不是有兩個和尚到美國，開始學開汽車什麼什麼，他就不是和尚了，他退了。在極樂世界當然不退，最要緊是不退。

所以為什麼爭取往生？一個就是我們往生之後再來，我們這個醫生所開的方子都是正確的。是不是你的方子一開，就能把人病治好？總之你的方子是正確的，沒有錯誤的，對他是有幫助的，而能不能吃你的藥都好，還要看他的病情。這有兩方面，可是不會害人了，是正確的，只能如此。一個就是你所做的這些事情是正確的，再有就是你不退了，你雖然碰見種種的考驗，種種的誘惑，種種的

什麼，不會因此被這個所染；你不能再有功德，再有增進，至少你保住你的本，這就是這個好處。

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爭取往生再來呢？就是這個意思。現在就是到一個最好的醫科去留學，學成了再來給人治病，就是這個，這我們才能完成給人治病的願。再有就是那個加持的力量，就是你怎麼也不退，到什麼世界都不退了。你要能知道宿命，當然更不會退了，你還記得極樂世界種種情況，我那兒來的，這些世界的一切。這一種雖然有的時候比較晚一點，或者是……，另外一點也表示他究竟和普通人不一樣。雖然示現和這兒一樣，他的智慧、他的願力、他的行持比較殊勝一些。

就是這一個類型。一個就是到了極樂世界所有的人，這一生在那兒就等著成佛，這是一種最基本的情況。但是還有很多就是立大

的誓願，以宏誓志願，而自莊嚴。穿著大的甲冑，到各種苦的世界中去度眾生。我就發了個願，我往生之後，我願意到一切法遭到災難的時候，就在沒有人能繼承的時候，要中斷的時候，願意乘阿彌陀佛的願力，往生之後，我去當班，但這是個苦差。

㊂SC居士問：您剛剛說孔老夫子那個自然，這跟《無量壽經》裏面講的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之有根本」一不一樣？

它是這樣，他這是達到了一個自然，但他不能明知根本，所以有時候說老子是八地，孔子只有七地，就老子恍恍惚惚看到了根本，孔子只是說在《易經》裏頭：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」這就很高了。「寂然不動」理啊，「感而遂通」是事，理事無礙了。但他不是說的心，說的是《易經》那個卦。老子就說：「恍兮惚兮，其中

有物。」我還不很清楚，但是好像有這麼一個東西；「吾不知誰之子。」我不知道他是誰家的兒子。他是上帝之先，造上帝的。就這幾句話就八地了，所以八地見佛性，到了十地看佛性，都是見性，還有一層霧。真正徹見佛性的，那就是咱們的本師，是吧，他是佛。

所以禪宗的明心見性，有的就只有恍恍惚惚，有的看見水裏月的影子，都算明心見性。你還沒見到月，見到月的影子，而見到月的影子和沒見到月的人就大不一樣了，這裏頭好多分寸。雖然你明心見性，你證無生法忍，也有好多好多層次。所以孔老之分就在此，他知道有理事無礙的事，但是他沒有所謂這些法身、這些自心，他這裏頭還是比較疏遠，老子就比孔子親一點。

我見到了這麼一個情況，但不是真有一個東西的這個見。「明心見性」，這見的是「了了見，無所見；而無所見，了了見。」實

際上是清清楚楚的看見，但只是……，所以「賊入空室」就說的是這一句話，開悟的人像賊進了個空屋子，全心想偷、想得，撬門，好不容易把這個撬開了，一進門屋子是空的，才知道我沒有東西可偷，真正證實了無東西可偷，可是他進門了。這是一個比方，就是「了了見」，進了門了，「無所見」，他沒有東西可偷；無所見可了了見啊。那就比老子那個高明了，老子恍恍惚惚，他的是真正知道，所以這裏頭很有趣味，是吧，很有趣味。（1991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十五、其他

㈠TM居士問：蕅益大師的《金剛經破空論》是寫關於什麼的？

他就說很多人理解《金剛經》只是無相無為，他很強調生心，破掉這一切皆空，不是說就是無住，就是無為，就是無相，就是無念……。所以「莫道無心便是道，」不要說無心就是道，「無心猶隔一重關。」《谷響集》後頭我不是寫了四個八句偈嗎，「掩耳不聞末後句，無心猶隔一重關。」底下談末後句，掩耳不聽末後句，別說是無心，無心還隔一重關，現成人家的句子。這就是《破空論》的出發點。不要以為我無心無所住什麼什麼就是了，佛法很深，很多人就在這地方以為是是了。

他還舉了例子，打坐打到什麼都空了，不見人了，不見房屋

了，不見什麼什麼，那是極初步的定。有的人就以為我如何如何，證了什麼空性了什麼東西，沒邊啊！就是「寧可有見如須彌，不可空見如芥子許。」這也是學法要知道的事情。我寧可錯誤有像須彌山那麼大有見，寧可有這個有見，而不要有像一個芥菜子那麼一點兒空見，都不要有。有見像須彌山那麼大，都比那個空見如芥子那麼一點兒還好。

夏老師有四句偈子最好了：「了知諸法空，始信一切有，西方有淨土，有佛無量壽。」我在天津大學的時候，咳嗽、吐血、病得很厲害，病得很難過的時候，想到這四句偈子，病就好了很多，就輕安了。我見到夏老師，我就談到這個事，他說這是八句，當年我寫這八句的時候，大病中我就預備辭世，跟世間告別寫的。寫出來之後，病也好了。他說前頭八句是這樣子：「生已無可戀，死亦奚足

厭；」活著有什麼可羨慕的，死有什麼可討厭的。「本來無生死，生死由心現；」本來有什麼叫生死？六祖一開悟了，本無生無滅，「何其自性，本無生滅」。

這是前頭四句，後頭還有四句，我當時只是想起後四句，實際上它是八句：「生已無可戀，死亦奚足厭，本來無生死，生死由心現；了知諸法空，始信一切有，西方有淨土，有佛無量壽。」因為他要死的時候，他說生死本無。「始信一切有」，這個就很重要，有的人一落空，就不信這些有了。我說了知諸法皆空，才信這一切都有，而西方有淨土，有佛無量壽。他這個信是從一切皆空出發的，這個話慢慢體會，慢慢體會。所以那個《破空論》也就是說，不是到了一切都空就為止，無心就為止。

TM居士問：要空中生妙有？

妙有，還就是要了知，始信一切有，這就跟他那是一貫的。這才是從容中道，才是中道，所以攝佛國、度眾生，實際上是「夢中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」現在我們有六趣，實際上我們還是在夢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說：「如夢幻泡影。」我們現在還都在夢中，我們要醒這一場夢。一醒，心裏頭何嘗有六趣，大千世界也沒有，是不是？到了這時候，真正大覺之後，還要攝佛國土，還要度眾生。

雖然他沒有，但還是有很多人在作夢中，所以「建立水月道場，大作夢中佛事。」這樣我們才不是執著在「有」上，但也不是說既然都是如夢如幻，那我還建立道場幹什麼，做佛事幹什麼，這不多餘嗎？這又落到「空」那邊了。所以「修而無修，無修而

修」，說這些東西才是第一義諦。終日度生，終日也無度。所以最後這四句「了知諸法空」，在了知之後，才真信一切有了，「西方有淨土，有佛無量壽。」這八句很好。

以前我是因為那時候沒有考慮生死，只喜歡這四句，在病中想到這四句就得到輕安。現在老了，前頭四句也有用了，這生死問題也就近了，我現在「生已無可戀，死亦奚足厭」啊，平常得很哪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㈡LH居士問：真的有黑教？

真的有黑教，是苯教。現在我們也還承認他，在西藏他還是都要到廟裏修行，是苯教。

LH居士問：可是他算佛教的一支嗎？

他就是西藏原始的教，就相當於印度的婆羅門，相當於中國的道教。中國的道教在佛教來前是我們原始的教，在西藏就是苯教，在印度就是婆羅門。苯教雖然是外道，但是有一點就是他能接受大圓滿。這苯教還一個特點，他們都有奇異功能，很強調修這些東西，所以原始的東西。這婆羅門也是如此，常常表演很多很多的法術什麼什麼這些東西，像把一個人埋在地下多少天還是活的。

LH居士問：像把鋼刀弄彎。

弄彎。在西藏碰見強盜路劫了，他看見是喇嘛，就扔一把刀給你，你能把這個刀繫成一個釦，打了一個釦。這還不算，繫完釦之後，一拉就直了。你這個表演之後，他就不搶你了，把你放走。在

黑教的廟裏頭，這種彎著釦的刀掛在房上，不知有多少，一般的黑教都會這一手。把鋼刀上打個釦，然後一拉就直。土匪就用這個考驗你是不是真修行人，你要會這一手，就不搶你了，就放你走。這是他們黑教的情況。

LK居士問：這是不是屬於一種邪術？

由於他也入他的邪定，發生一種邪的通。他們也是有通，不是沒有通。所以前五通，《聊齋》不也有五通嗎，它那都是五神通，他就沒有第六通。第六通就是漏盡，漏盡是什麼呢？一切惑沒有了，疑惑的惑，沒有迷了，迷惑沒有了。不得漏盡不能夠成阿羅漢，所以最要緊是第六通，漏盡通。

天耳通、天眼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他心通，這五種通，妖魔

鬼怪都可以得到。天人，生到天界自然有這五種通。人死了在中陰身的時候，也有好幾種通，他就有神足通，想到哪兒就到哪兒，不需要時間，這個速度比光速還快。他想到一個老朋友，一想就到那兒了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㈢LH居士問：我們中國人家裡一般都有所謂的佛堂，常供有觀音、土地公，還有自己的祖先。如果已經學佛了，是否該拿掉像傳統供的送子觀音、金童玉女，還有道教的那些東西，而供上西方三聖？可以不拿，首先觀音哪，沒有問題嘛，觀音還是西方三聖。金童玉女，觀音把他們做為眷屬，因為觀音要度眾生，他有著無量的眷屬，觀音老在度眾生，所以老有眷屬。有些時候，觀音騎一條龍，龍還是畜牲啊，這龍也就是觀音的眷屬。

這個送子就是觀音，當然有的是送子娘娘，娘娘穿的服裝是一般俗人的服裝，頭上戴著頭巾，穿著長袍。觀音是有求必應，求子得子，求妻得妻，求財得財，求長壽得長壽，所以他可以送子。因為觀音普門示現，甚至於變成魔，甚至於變成……，應以修羅身得度者，即現修羅身，變成阿修羅了。從前人死了之後出殯，抬棺材出來，前頭有畫一個大的鬼，嘴裏噴火，俗說是開路鬼，不知道那就是觀音，稱為面燃大士，臉上在著火，面燃，燃燒的燃。面燃大士是觀音的化身，他就是在地獄中度眾生。所以不光地藏菩薩在地獄裏頭，多少佛菩薩在地獄裏頭，這面燃大士也是如此，所以觀音菩薩種種身哪。

我一個老朋友，他跑到靈隱寺，上去就是天竺，天竺就上天竺、中天竺。我也都跑過了。有的天竺寺就有觀音各種示現的像。

他都看了一遍，「哦我懂了，原來一切都是觀音。」他現種種身，所以觀音示現，不但觀音是觀音，送子觀音也是觀音，甚至金童玉女也都是觀音，他一切都是觀音，他可以現種種相。

這個土地，在密宗修法裏頭，安地神。這土地，一切處所主，也是包含在護法裏頭。他在鬼裏面，就等於咱們現在的街道主任，一個街道他是負責的。就好像這兒有一個警察局，這個地方就這個警察負責。他就管這一小方；管一個城市一個縣就是城隍；管的更大的就是閻王，所以稱為鬼神。這個鬼神，這個土地，所以經裏頭還有安土地的法，叫他安一安哪。

所以你供在旁邊也不要緊，現在只是說你不要把呂洞賓、什麼大仙、什麼狐仙都供在一塊兒，這個就變得不分了，這個就稍微差一點了。真正再說起來，都無所謂，因為呂洞賓後來皈依佛教了。

他後來碰見黃龍之後就：「自從一見黃龍後，始悔從前錯用心。」他真是較量過的，呂洞賓後來跟普安法師大鬥法，翻山倒海什麼的鬥法。所以說他皈依佛法了。

LH居士問：那祖先的牌位也在中間？

祖先牌位跟佛像不要完全供在一起，下面。不要管正不正，反正是西方三聖在一個方向，這邊土地公公什麼跟祖宗在一塊，這可以。你把香、供設在西方三聖面前就對了。這屋子裏頭是正不正，並沒有分別，沒有分別。

這圓嘛，圓你怎麼轉它都是中心不動，這個沒問題，沒問題。所以土地公、什麼關公都可以供。關公後來變成大護法，尤其是諦閑法師以後。他找了諦閑法師，請諦閑法師到乩壇給他說法，他問

了問題，他很大的際遇。關公已經是全中國的，大陸的護法的總司令，是中國地位最高的，他是頭，他率領其他一切護法。

LK居士問：所以現在供關公，就是供在旁邊一點就可以？都可以，供關公，供土地，都可以。祂變成護法，土地就你這一方，他是來護持的，都可以。就是有時候供什麼仙，什麼什麼，這真正外道的，很明顯的，尤其還不是道教正規的，而是什麼黃大仙啊，什麼這樣，有的供蛇的仙，這個不要跟佛擺在一塊兒，要有所區別。你要供也是觀想它怎麼樣來護法，比方家裡原來供，現在還要供，那麼攝受他們做為護法。（1989年於北京蓮舍答弟子問）

㈣MM居士問：我是看過虛雲老和尚的年譜，可否請師父談一些虛雲

老和尚的事情？

我將近三十歲的時候，那時正是在抗戰期間，當時請了虛雲老法師到後方重慶來祈禱。那個時候很辛苦，跑山路，皈依了老法師。老法師確實超乎凡俗，我曾經把老法師的照片寄給我的內兄，他並不信佛，他當時是大學教授，他看見這張照片，他說他也要，他說：「一看這張照片，當時我這個心就清淨了。」老法師確實如此，你如果看到他，你自己這種塵垢的心，當時就會覺得好像水似的，髒東西當時就澄下去了。

非常之清苦，在北京那麼冷的冬天，一條單褲。這麼多人供養，你多穿一件不行嗎？他就是一條單褲。不受頂禮，住在廣濟寺，不但出家的大德給他頂禮他都要回拜，就在廟裡燒飯的人給他磕頭，他都一百多歲了，他必須回頭還禮。一生就為佛教不惜性

命，捍衛佛教。

最初，就是民國初年，革命勝利，當時大家打倒了滿清，要學西洋、學東洋，要辦學校。要辦學校沒有錢，當時很風行的一句話就是要「毀寺興學」，把寺廟毀掉，佛像拿走，大殿就可以做講堂，寮房就可以當宿舍，「毀寺興學」之說很盛，政府就要成為命令。當時就是虛老代表佛教徒向政府申說反抗奔走，而使得這個事情沒有實踐；那個時候要實踐了，佛教早就沒有今天了。一生都是如此。

剛解放的時候，那個時候也有很多學生、佛教徒想學日本，日本的和尚是可以結婚的，想成立佛教協會，想通過這個條例，大家學日本，使結婚成為合法化，想要通過這樣的議決案。虛老當時就說：「要通過這樣的議決案」，大殿不是有這麼大的柱子嘛，「我就撞死在這兒。」大家就說不行了，因為虛老的名望太大了，所以這個議決案就沒

有通過。一生就是這樣子。

至於他修持的謹嚴，一步一個頭，背著行李去朝五台，掉在水裡頭，他一生的苦難經過那是說不盡的。

虛老開示非常能契大家的機，很提倡讀《楞嚴經》。有位學者呂澂著「楞嚴百偽」，說《楞嚴》找出證據，一百樣都可以證明《楞嚴》是假的。這個事情不奇怪嘛，釋迦牟尼佛早就說了法將來要滅，第一部滅的就是《楞嚴》，現在有的人說《楞嚴》是假的，不就跟佛所懸記的正好一致嗎？虛老當時叫我們讀《楞嚴》，他說看《楞嚴》你不要急，看不懂就再看，看不懂就再看。

同時也很提倡念佛，對於許許多多這個……，適合參禪的根器就叫他參禪。他是五宗的祖師，禪宗不是一花五葉嗎，一花五葉只剩下臨濟兒孫最多了，還有一點點曹洞。曹洞在日本很盛，中國曹

洞還有一點點，其餘的法眼宗、溈仰宗、雲門宗都斷絕了，現在就是由於虛老，把這五宗都繼續存在了。虛老的道德眾望所歸，不是一般的常情所能及的。

我再舉一件事情，有一個師範畢業的學生皈依虛老，一開始就參禪打坐，幾個月的功夫之後這個人就離開座位了，就懸空了。那麼就報告虛老，虛老說這個人不適合於參禪，換法門。這就跟大家平常的見解大不一樣。大家就說：「這個人好，這是利根，一打坐，人就懸空了，那還不正應該繼續。」虛老說：「不對，這個法門對他不合適，換個法門。」這都是有過人的一種眼光，跟世俗的這些想法不一致。因為他這樣的話，他就覺得特別，就很容易生出一個我慢了。貪瞋癡慢在你心裡有一點點，那就是癌細胞啊。有癌細胞再修持下去，你自己的功德一增長，就和人吸收營養一樣，你有癌細胞，癌

細胞吸收營養比正常細胞快。所以其他也得到營養，但癌細胞得的更多一些，最後就要變成癌症。所以他就說他要從根源上換法門，這一切都是極特殊的地方。

我還親自看見虛老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受傷以後傷勢極嚴重，就是這個肋骨。原先不知道，見到只說他有病。我的岳父是名醫，那時候是在北京的四大名醫首屈一指，儒醫，各方面學問都很好，我就介紹他們相見。後來虛老的病，原來是肋骨的傷，都是吃我岳父的藥吃好了，後來他們成為很好的朋友。那天我岳母就問虛老一個問題，這個問題的答覆，後來我跟夏老師講了，夏老師稱讚說：「這是這個問題最好的答覆。」今天我就轉答。

我的岳母就問虛老，她說：「我念白衣大士咒，我繼續念好不好？」虛老就說：「白衣大士咒在經典中沒有根據。」這是第一句

話。別的咒都在經典中是有根據的，而這個咒是沒有根據的，這是第一句話，「沒有根據」。「但是很多人很相信，很念，很有感應，也確實有這個情形。觀音的化身是無量，有的化身沒有記載。就在中國的陝西，某一個縣，這個縣裡頭就有觀世音菩薩的肉身。」在座的人恐怕沒聽過吧，不知道在中國的陝西有一個觀世音菩薩的肉身。有的事大家不知道，連經典也沒有記載，但是這個肉身你要去找很容易，不管你從東從南從西從北，你只要走到距離這個廟只有四十里的時候，你自然會找到這個廟。因為以這個廟為中心，以四十里為半徑畫一個圓，在這個圓之內，所有的樹都朝著廟長，這個樹這麼長，那個樹這麼長。你只要一到那個區域，按照樹的方向去找，就找著這個廟了。這個事很奇怪，你看這麼奇怪的事，你很少看見記載。

虛老親自到了這個廟，而且看見觀音的肉身。他說到這兒的時候，他就做一個樣子給大家看，說觀音是個什麼樣，他舉起手印，半跏趺，這個手這樣一伸，當時我頓然覺得……。雖然虛老當時穿著這種破袍子，瘦巉的一個老和尚，簡直就跟菩薩一樣的莊嚴清淨。他那種清淨，不是放光，什麼現了佛，就是這一種神情，那只有菩薩才顯得出來，極端的清淨莊嚴啊。

這經典也沒有，大家也不知道這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，肉身存在這兒。觀世音菩薩現種種身，說種種咒，這不《楞嚴》的話嗎。這個咒雖然大藏經沒有，那也可能是觀世音菩薩所說的，因此你要念熟的話，你就照念。如果你並沒有念熟，你就念一個經典上有的咒，好一點嘛。

這個答覆，夏老師稱讚說在這個問題上，這是一個最好的答覆。

你已經念熟了，你就不要換了。所以剛才我說念「哦（音）彌陀佛」念熟了，你就繼續念「哦（音）彌陀佛」，但是你現在並沒有念熟，你開始念佛的話，咱們就念準它，你就念「阿彌陀佛」，不要念「哦（音）彌陀佛」了。你這個白衣咒念得很熟，你要放棄，念個新的咒繞口，所以也不勸你換了，而是你可以就這麼念。如果你剛剛要開始選一個咒來念的話，你就找一個正式的經典上有根據的咒來念。

所以大家將來若碰到這一類的問題，這是一個最好的回答了，最圓融、最殊勝。這一方面說明文獻上沒有證據，但是文獻上雖然沒有證據，卻很有靈感，因此也就不能因為文獻上沒有，你就說這個是偽造的，就一律不要念，也不是如此。你念得很熟、很有靈感，而且確實很多人念都有靈感，可以繼續念。這是剛才問到這個問題，一時腦子裡所能想到的做一個回答。

虛老是代眾生受苦，經過許許多多的苦難，現在平反了，大陸也尊敬了。也就是說凡是一切真實的，終究要放光明的。雲，總不會永遠遮住太陽的，就是這個事情。（１９８７年於馬州《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》法會答與會者問）

㈤ＹＡ居士問：過年過節祭祖，可不可以在上供請他們來的時候，替他們念咒，超度他們？

對，你多念咒他們加持，念念咒，迴向迴向。

ＹＡ居士問：這樣他們能得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嗎？

要看你的功德，要看他們前生的善根，這雙方面相應的。還要看你念的這個時候誠懇不誠懇，所以是幾方面。他要有善根，你又

很誠懇，他有功德，尤其頂要緊的，是你的這個修持引起了他的發心而修持，這種最殊勝，這決定可以往生。

來供的時候，看見你們這樣，他就感覺他們也應該修，也應該念。前生是念過的，把他回憶起來了，你念他也念，那就快了。總之關鍵還在你念，你這時候念決定有好處，至少他可以吃一頓豐富的菜，豐富的飯是至少了，然後又得到不同的法益。總之我們做這一些功德對於先人，能夠迴向他們離苦得樂，往生極樂。

第一個就是離開所受的痛苦得到安樂，最大的安樂是往生極樂，這就都包括了。他的功德夠往生就可以往生；功德不到這個水平，前頭事還是有作用，（迴向）他離開所受的一切痛苦，得到安樂。那麼我們就起了一定作用，而且時間長了，今年過年是這樣，明年過年又是這樣，後年過年……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這

個功德就累積起來了，總有一天他要解脫。所以一子得道，七族生天。還有念六字大明咒的，祖宗都生天，連蛔蟲都解脫，連肚子的蟲都得解脫。

LK居士問：那是要本身念得非常的誠懇，念得很多、很精進才有辦法，還是只要念就有這個效果？

你念的時候，只要念得很清淨就有這個效果，當念的時候就有這個效果，你心裏很清淨，信得很深。所以講了很多很多功德，說什麼什麼有什麼什麼功德，有的就加上一句話「唯除於咒生疑」。不管什麼咒都是有無量功德，它都不可思議。有的時候就是除開對於這個咒生疑的人，你有點念，有點懷疑，那功德打折扣；你一點兒不懷疑，相信它就是這樣，它就有這個作用。所以在利他方面，

就是如此。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❻YA居士問：南贍部洲是不是還包括其他的星球？只包括這地球，只有這叫南贍部洲。

YA居士問：這麼小一個地方？

所以叫它一洲。過去誤解了，以為中國是南贍部洲，蘇聯是北俱盧洲，這是誤解，是錯誤的，以為須彌山是在地球上。有一個時代這種誤解產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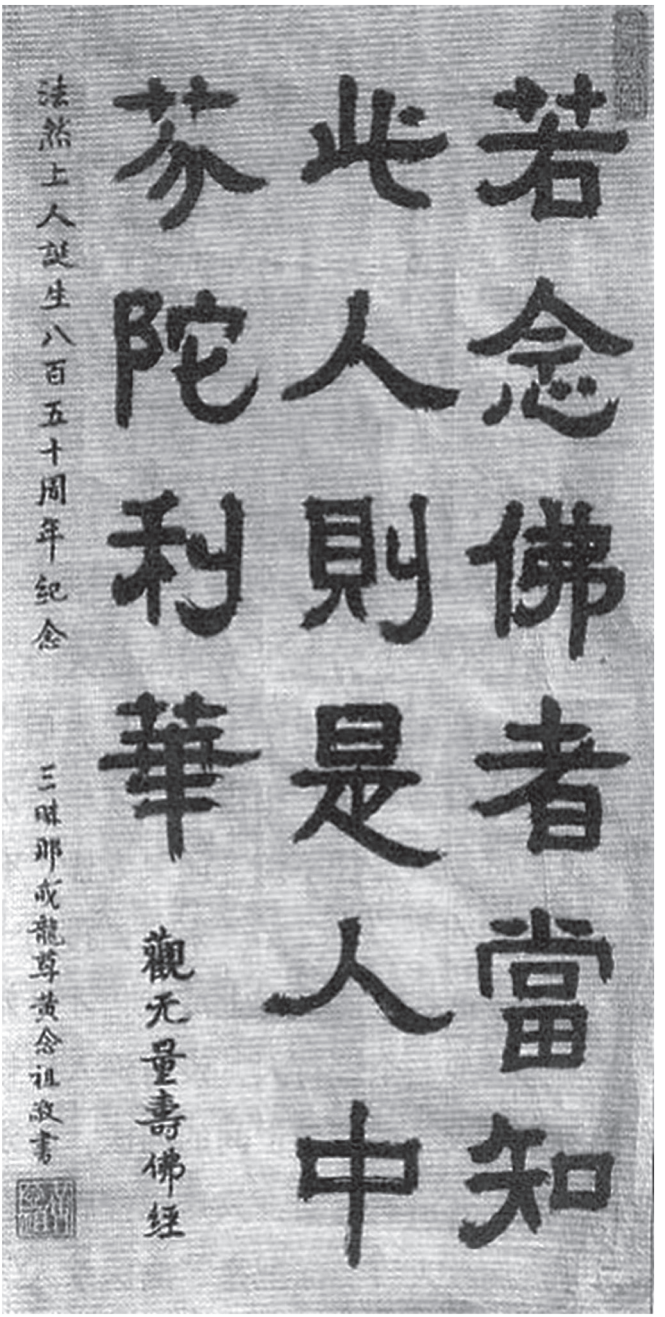
因為不知道地球是繞太陽，過去總覺得是太陽繞地球。這日月都繞須彌，他們就認為須彌山也在地球上，認為太陽是繞我們的，這當然是錯誤了。須彌山不在地球上，我們和太陽一齊繞須彌，所

以須彌是太陽所圍繞的一個中心。

我們現在看來可以這麼假定，天體我們叫黑洞。它崩潰的時候，一切能量內縮，物質內縮，內縮之後就形成了一個黑洞。這個場極強，而且一切東西都被它吸收，所以光也發不出來，都被它吸住，那麼這種沒有光射出來，就叫黑洞。

這個黑洞看來是我們太陽圍的一個中心。黑洞很多了，我們所謂的那個中心，可能也是一個黑洞，現在不敢肯定，都是進一步在那發展。反正太陽圍著一個中心轉是肯定的，而且這一轉需要多少時間都有了，都知道數目了，太陽轉一圈需要多少年。就是這個中心到底是什麼，現在還不明確，有人猜是黑洞，也有這樣的猜法。

（1987年於維州蓮舍答弟子問）


若念佛者當知
此人則是人中
芬陀利華
觀无量壽佛經
法然上人誕生八百五十周年紀念
三昧耶戒龍尊黃念祖敬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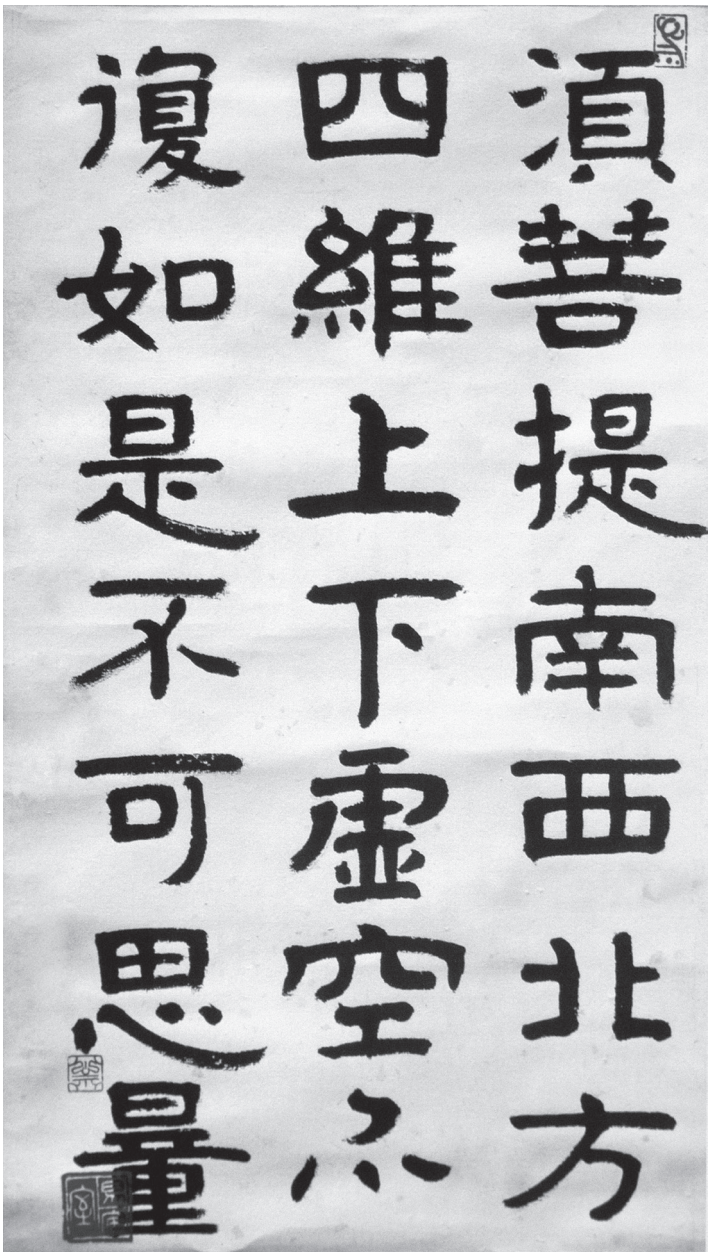

禪淨一如密
迷即凡遇
悟即佛
念是悟
迷
宜自珍
莫蹉跌
直念去
莊嚴路
一詩遺偈
師
示寂書
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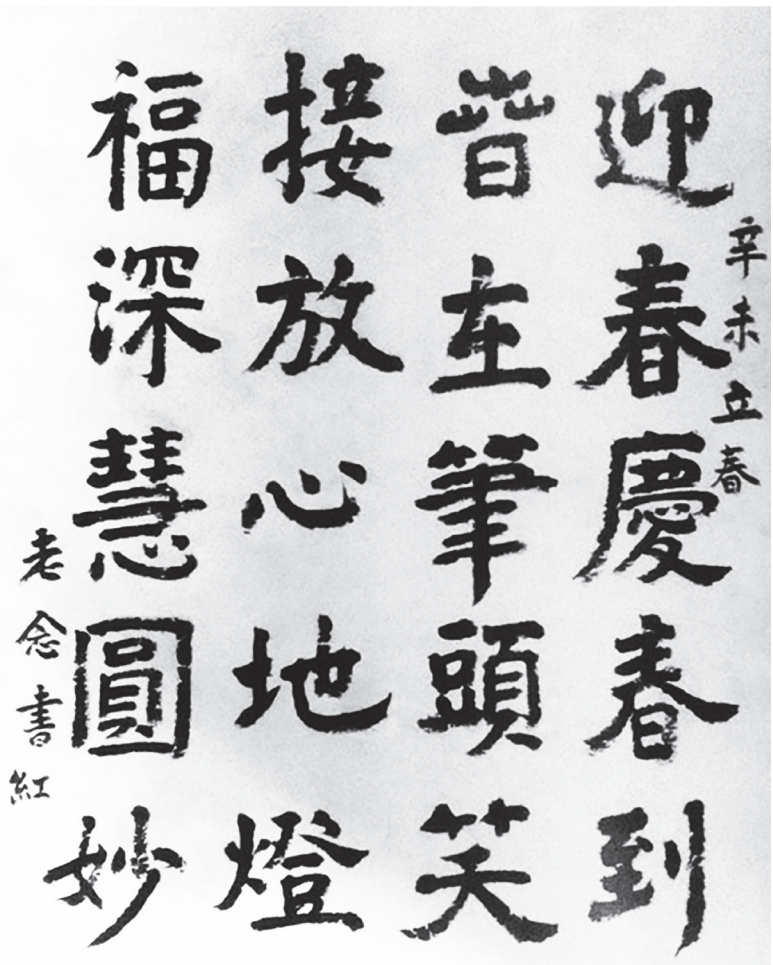

靈光
迴脫塵
拘體詩
常
不
文字
性
無染
本自
圓成
但離
緣
即佛

安樂國土德風香人
民身耀紫金光日夜
清濟常聞道樹聲歌
頌法中王

極樂吟 集漢禮方碑
壬戌初夏心禾居士於易安室




須菩提南西北方
四維上下虛空亦
復如是不可思量


迎春慶春到
辛未立春
普在筆頭笑
接放心地燈
福深慧圓妙
老念書紅

蓮草集（一）—黃念祖居士答問篇功德主名錄

七八、〇〇〇元：[往生者蔡燈燦、往生者蔡張玉葉、往生者陳玉蘭。]

以上計新台幣：七八、〇〇〇元，恭印一、〇〇〇本。

回向：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，風雨以時，災厲不起，國豐民安，兵戈無用，崇德興仁，務修禮讓，國無盜賊，無有怨枉，強不淩弱，各得其所。祝願法界一切有情，所有六道四生，宿世冤親，現世業債，咸憑法力，悉得解脫。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，發菩提心，常隨佛學，勤修精進，利濟群生。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，同出苦輪，共登覺岸。

附記：本會接受善信委託，代印經書、佛像，其必要之費用，均經本會審慎評估；若有結餘，均續作本會之印（購）經書及運費，為施主廣積陰德，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。

流水號：17115
書　號：CH718-21
恭印：一〇〇〇本

佛曆二五六三年／西元二〇一九年十月

莖草集（一）—黃念祖居士答問篇

發 行 人：簡豐文
出 版 者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
地　　址：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
網　　址：www.budaedu.org
E-mail：budaedu@budaedu.org
電　　話：（〇二）二三九五—一一九八　**傳　　真**：（〇二）二三九一—三四一五
劃撥戶名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　**郵局劃撥帳號**：〇七六九四九七九
銀行名稱：台灣銀行城中分行（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）
銀行帳號：〇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三（銀行代號：004）

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親臨本會三樓講堂。（二）利用傳真：02-23965959
（三）撥打電話：(02) 23951198 分機：11、12
（四）網　址：http://www.budaedu.org/books/。（五）寫信指定：本會法寶流通股。

為提高服務效率，請您嚴謹考量，慎選所需經書；儘量少用電話，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，並請詳寫經書名稱、冊數及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郵遞區號，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；若大量申請，請註明用途，且避免姓名、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。

◎本會經書，歡迎翻印（請勿增刪），贈送流通，功德無量。

◎本會交通—

※捷運：善導寺站5號出口，至杭州南路右轉，過兩個紅綠燈。
※公車站牌：審計部站→212、299、232、205、276、605、257、262
台北商業技術學院→253、297、237　仁愛路二段→253、297 開南商工→208
仁愛路、杭州南路(紹興街)口→630、270、263、245、621、651、37、261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

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
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

願以此功德
消除宿現業
增長諸福慧
圓成勝善根
所有刀兵劫
及與饑饉等
悉皆盡滅除
人各習禮讓
讀誦受持人
輾轉流通者
現眷咸安樂
先亡獲超昇
風雨常調順
人民悉康寧
法界諸含識
同證無上道